

孔聖家語圖題辭

常熟王鏊題

予少則讀家語閱它書有云事見家語者  
無之訝焉而莫知所謂一日閱漢藝文志  
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註云非今所有  
家語也乃知家語所有不同編索舊本不  
可得一日至書館有家語曰王肅註者閱  
之則今本所無多具焉乃知今本爲近世



妄庸所冊削也序稱家語皆當時公卿大夫及諸弟子咨訪問荅之語弟子取其正實切事者爲論語其餘集之爲家語屬文下辭頗有繁而不要者弟子材或有優劣故也漢初散在人間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損故使事同而辭異孔衍爲戴聖以禮記不足乃取家語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後人見其文已見禮記則除家語

本篇是爲減其原而存其末也然則家語出諸弟子固有不同漢初則秦之戴聖又秦之近世妄庸又秦之經三秦亂孔氏之舊存者幾何幸王肅本尚存而人間已難得以及何燕泉之好古謂不可得而予偶得之豈亦天之未喪斯文也歟



孔聖家語圖叙

瑯琊王世貞撰

王子曰儒者誦法孔子將統一聖真羽翼  
經傳是務自非好學深思攷究行事有不  
能執則嚴範云願自經統剖而為諸子諸  
子散而為百家駢拇枝指繁於詞哉而至  
是乃諸籍並揭獨弁髦吾孔氏家語置弗  
喙蓋余每觀都人士語玄同譚空相歌楚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矣瓠落雕龍之辯不啻欲表家語為世  
儒範也世儒徒謂家語家語耳平、無奇  
罔念中所載率孔氏當年家法以故浸淫  
百氏百氏之說茂而聖經幾蝕維時吳生  
以家語圖紹介來謁且乞之叙余惟黃鐘  
毀棄瓦釜雷鳴所從來久遠顧諦相魯儒  
行及論禮辨樂等篇揆聖經若出一轍又  
况彼漆園傲吏托大聖為重言世儒至津

、譚之矧家語言、孔氏叻哉舍家語又  
安所尋孔氏枝旗為聖經佐也昔太史公  
周游名山大川及適魯觀仲尼車服禮器  
至低回留之不能去今其言若行與蹟備  
載是編中世儒有能手之作如是思維拊  
樹什勛於經傳獨柰何輕斥去願百氏宗  
也不然尊孔氏之學以臨百氏夫孰能不  
波猶自勤俞兒狄牙善而羞異吾口噍哉



子聖家語圖序  
或曰吳生是編核而真詳而有體王子宜  
為叙其功不在安國下廼胡斤、世儒喋  
也世儒置家語而宗百氏吳生獨否喋世  
儒功吳生也若廼吳生所標次他叙中論  
之蓋詳王子不贅

孔子家語圖敘

余按家語孔安國得之魯恭王壁藏文也  
篇凡四十有四劉更生氏校讐去其二之  
一後王肅復得之孔猛家目與安國合則  
四十四篇其全文也王文格公嘗錄其全  
而家藏之余得其本繹其義遐想其公卿  
大夫所與接聖賢弟子所與遊恍若得於  
心目間而恨不獲一觀其範有季矣歲丁



亥余師澹所楊公捧

冊魯藩過闕里謁孔林獲所傳聖蹟圖歸而授余覽之生平行槩具見於繪帙中昔日羣侯卿大夫之所接弟子之所遊展冊輒了了余感而嘆曰士君子後孔氏而生即不獲坐杏壇中側聞大聖人咳未亦不獲邇邾魯鄉晉接大聖人動止僅口其遺書目其遺蹟而大聖人垂訓範於當年

者一：若面接而躬承則萬世而後幸存聖人之語與其遺跡而俾後學之士宛如化雨中人而大聖人之遺訓遺範亦賴以不泯則圖語皆道之寄也統之不可廢置家語固當與諸聖經並傳而此圖所繪與語中所載大都相表裡必合圖與語而大聖人之言動始全余患目弗獲赴戊子省試養靜山房者數越月因取王氏藏本按



孔氏全書與揚師所授圖考究其槩或不無異同缺畧之差余遂緝為一書圖按聖蹟之遺文仍王本之舊其先後則以孔氏全書為據編年則尊周而次及于魯荀及于列國考古名公釋論而以意按之其毀蝕無考者則瑛博學君子補焉名曰孔聖家語圖僭以摺之剗氏庶同志者統觀家語可以窺聖經之全而首按其圖又可

以見聖人之蹟矧今天子明黜異學諸不在孔氏之書者禁不得進則家語固聖經所散見而此書之行未必無裨于聖教之萬一也或曰安國附會聖經以誣末學而重附會之則誣生平無一樹立而妄以意按其事則僭語與圖本不相類而敢于牽合其說則謬嗟嗟苟其有裨于聖教之萬一則僭耶誣耶謬



耶余又何辭

萬曆己丑歲孟春人日武林後學吳嘉謨  
謹敘

家語圖凡例

一標題何以稱孔聖集覽曰素王之風孔聖之風  
化也故以孔聖標之而曰家語圖者從安國之  
舊名而增其圖耳

一自天子王侯學士大夫幼如童蒙遠如四夷微  
如市販愚如婦人女子莫不欲想見聖人之儀  
容故以孔廟所藏衣燕居服行教闕里小像最  
真繡於卷首

一先聖歷年事蹟雜見傳記諸書者多牽合附會  
莫可據信惟家語史記及孔氏世譜載先聖歷



年事蹟頗詳今謹據其說續以聖蹟圖彙成四十幅而以意按之於後以便考古者稽焉

一按魯壁銘云先聖當周之衰則否屬魯之亂則晦及秦之暴則廢遇漢之王則興誦斯言也廢廢興雖於孔聖無加損而使後世復覩大聖人之道皎然如上古者漢高一祀之力耶故以漢高祀先聖終其圖焉

一歷代贊詠載於諸書者甚多不能盡述茲錄其一二附於一卷末俾後學者覽焉非敢有選擇云

一家語中記載間有闕畧而文不相蒙其雜見禮經子史反為周詳而未經聖賢刪定者分行補註其闕文之下

一家語之文別見於經史百家者其註疏之說辭雖不一皆或可以發明王註之所未及乃參伍其辭以補註之

一語中所引詩書王註多與今文必異今皆以篇章之名係詩書之辭之下以便參解

一王註簡嚴未易卒解者即按經史註疏本文節抄於王註之後



一王註傳寫雖訛無經史可據及毀蝕無文可考  
皆闕之以俟知者

一篇章次序今依何孟春氏編次

家語圖凡例終

孔聖家語圖目錄

一卷

先師遺像

禱嗣尼丘

麟吐玉書

誕聖降祥

天樂文符

戲陳俎豆

筮仕委吏

載官乘田

賜鯉名兒

學琴師襄

問禮楚聘

訪樂莒弘

觀周款器

在齊聞韶

嬰沮齊封

退脩授業



為宰中都

夾谷會盟

誅亂兩觀

請墮三都

受樂過行

圍匡自信

次乘衛靈

習禮宋郊

東門貽誚

陳庭辯矢

寄心擊磬

禮衰去衛

厄陳絕糧

反蔡問津

臨河傷類

觀臺釋戮

楚封見沮

季康幣迎

刪述六經

著作告成

西郊泣麟

夢奠兩楹

葬魯泗上

漢高崇祀

附歷代贊詠

二卷

相魯第一

始誅第二

王言解第三

大昏解第四

儒行解第五

問禮第六

五儀解第七

三卷

致思第八

三恕第九



好生第十

四卷

觀周第十一

弟子行第十二

賢君第十三

辨政第十四

五卷

六本第十五

辨物第十六

哀公問政第十七

六卷

顏回第十八

子路初見第十九

在厄第二十

入官第二十一

困誓第二十二

五帝德第二十三

七卷

五帝第二十四

執轡第二十五

本命解第二十六

論禮第二十七

八卷

觀鄉第二十八

郊問第二十九

五刑解第三十

刑政第三十一

禮運第三十二

九卷

冠頌解第三十三

廟制解第三十四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辨樂第三十五

問玉第三十六

屈節解第三十七

十卷

正論解第三十八

曲禮子貢問第三十九

曲禮子夏問第四十

曲禮公西赤問四十一

十一卷

本姓

一作始

解四十二

終記解第四十三

七十二弟子解第四十四

孔聖家語圖目錄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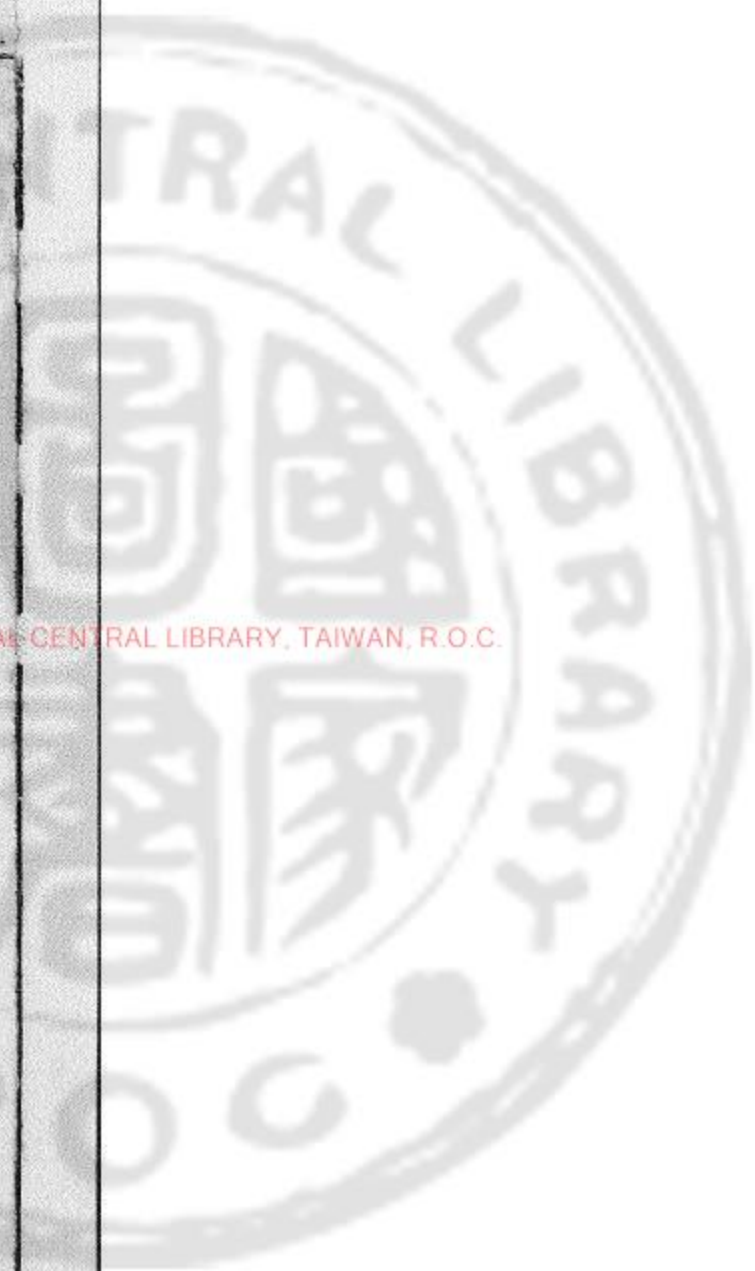


青聖像

新都程起龍伯陽甫薰沐寫

錄人黃組鏡

Small square seal impression at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of the illustration frame.





按祖庭廣記云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反首注  
 面月角日準河目海口龍顙蚪蜃昌顏均頤輔喉  
 駢齒龍形龜脊虎掌胼脇脩肱參膺圩頂山臍林  
 背翼臂注頭阜腴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脩上  
 趨下末僂後耳面如蒙俱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眉  
 有一十二彩目有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蹲  
 手握天文足履度宇望之如什就之如升視若營  
 四海躬履謙讓曾文曰制作定世符身長九尺  
 六寸腰大十圍

武林弟子吳嘉謨謹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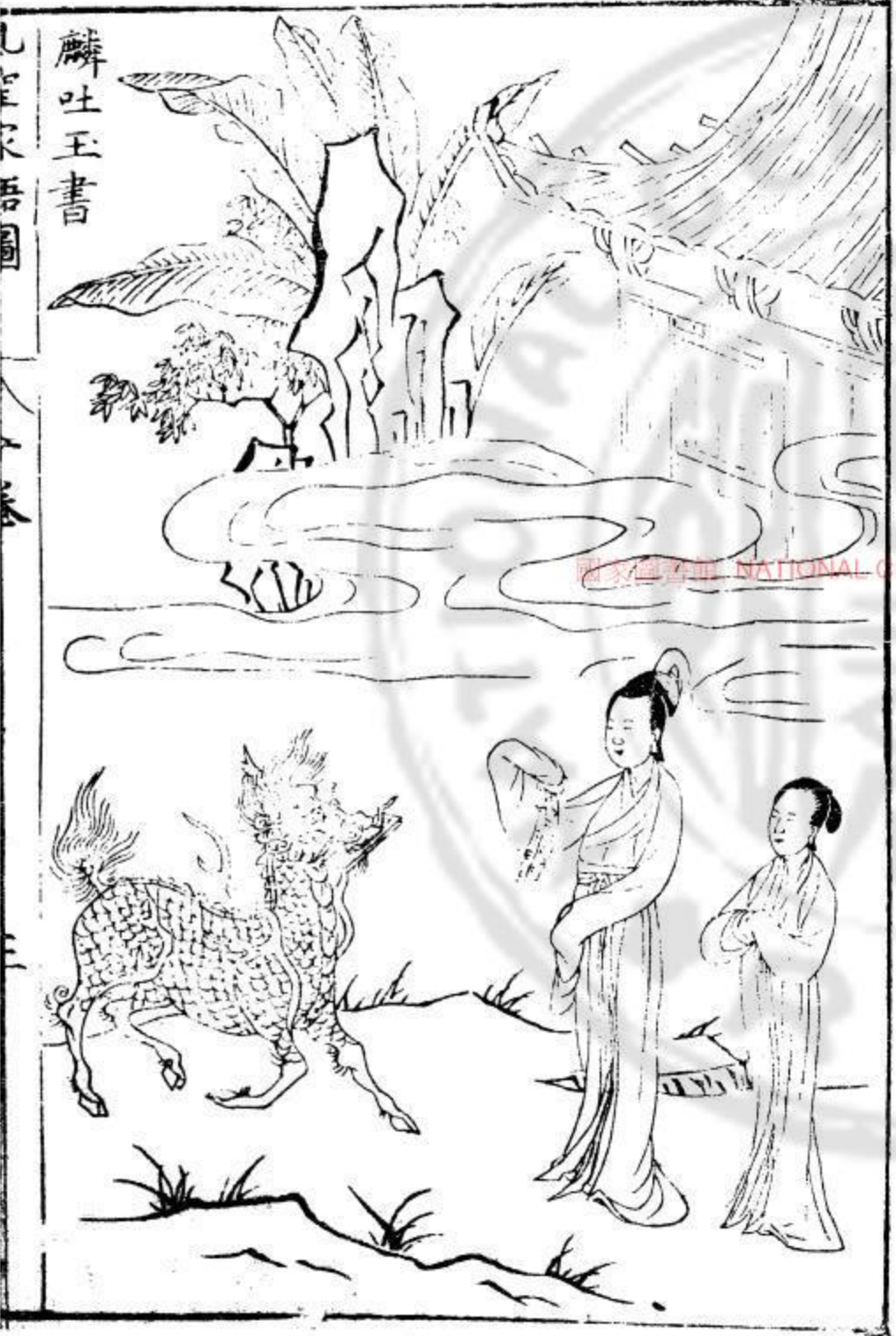


禱嗣尼丘



周靈王之十九年實魯襄公之二十年戊申也是年  
孔叔梁紇與妻顏氏徵在同禱於兗州尼丘山明年  
迺生孔子孔子首上圩頂象尼丘因名丘字仲尼或  
云字迺孔子年長時所取蓋不忘父母禱生之所自  
也

按新安陳氏云孔子父禱於尼丘山而生孔子故  
以爲名若字是獨言父也家語曰孔子<sub>母</sub>徵在禱於  
尼山而生孔子是獨言母也然婦人無專制無獨  
遊境外之理則謂父母俱禱者爲是



麟吐玉書

孔子世家

卷之

五



家傳云孔子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  
水精子繼衰周而爲素王顏氏異之以繡紱繫麟角  
信宿而去懷妊十有一月而生孔子

按玉書天樂五老二龍事不經見先儒以爲異疑  
而不載噫傳說自星生山甫自嶽降古昔賢哲之  
生皆有瑞應而况天之篤生孔聖乎張子曰麒麟  
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鼈聖人之生有  
以異於人何足怪哉故并錄其事蹟云





孔子一歲係周靈王之二十年實魯襄公之二十一年巳酉冬十月乙亥庚辰朔越二十一日庚子甲申時孔子生於魯國之昌平鄉陬邑孔子父爲陬邑大夫故孔子生於鄆邑之宦邸也孔子誕生之辰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

按顏氏懷妊十一月生孔子故公羊氏與史記諸書俱以懷妊之月誤爲誕生之月遂云十一月庚子孔子生殊不知庚戌十一月內無庚子也









周靈王二十三年魯襄公二十四年也聖父叔梁紇卒孔子在魯五六歲時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與同戲群兒迥異蓋天植其性不學而能也由是群兒化效相與揖讓名聞列國七歲入晏平仲學  
按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平仲不欲洩慶封討子雅子尾之謀則知平仲之年實長於孔子但平仲迺孔子友也謂入平仲學者豈爲童子時嘗入平仲所設之鄉學耶





周景王十三年魯昭公十年也孔子貧且賤因季平子代立爲貧而仕始爲委吏則有棗盛之供祭器祭品之設入而助祭於廟之禮故入太廟每事問蓋筮仕之初禮樂度数之詳雖聖人亦有所不知故問耳或人譏之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按闕里誌以昭公六年爲孔子十六歲聖母卒殊不知孔子之爲委吏乘田蓋以家貧親老爲祿仕以養其親也若其母卒於是年則祿仕在不爲矣



載官乘田



孔子先為委吏即以是年為乘田是兩官皆在一年也畜養蕃息朱子曰職讀為楫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孟子所謂乘田

按委吏乘田官卑祿薄而孔子尚屑為之蓋欲祿養其母耳猶欲料量之必平畜養之蕃息未嘗以為職之易稱而忽焉其不苟祿又如此故觀此二事而事親之孝事君之忠胥見之矣



賜鯉名兒



孔子二十一歲生子適魯昭公以二鯉魚賜之孔子  
榮君之貺故因以鯉名其子而字伯魚

按孔孟圖譜不以為委吏紀於此年非也孔子若  
未為臣則匹夫之名不登於仕籍君民禮隔昭公  
何為而有二鯉之賜乎觀此則是年為委吏也明  
矣或云孔子聖人也不可以此禮拘不然則魯之  
委吏者多矣胡獨賜鯉於孔子乎愚曰昭公果知  
其為聖則將委國而授之以政矣何賜鯉之外無  
復寵異終於一委吏乘田已哉

學琴師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孔子三十歲周景王二十二年魯昭公十九年也孔子適晉學琴於師襄十日不進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可以益矣曰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可以益矣曰未得其人也有一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洋非文王誰能為此也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樓史記以學琴事記於在衛擊磬之後夫在衛擊磬時孔子年將六十矣未有至老而後學琴者孔庭纂要諸書以學琴在於是年為得其真也



問禮老聃

孔子家語圖



周景王二十三年魯昭公二十年也孔子與南宮敬叔適周見老聃而問禮焉老聃曰子所言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吾聞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慙色與淫志皆無益於子之身吾之所告子者若此而已

按老子楚之芒縣人或曰老萊子亦楚人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即老聃也註記禮者曰孔子吾聞諸老聃云非著五千言之老聃也二說皆誤蓋老萊子別是一人五千言之老聃即孔子問禮之人也



訪樂襄弘



是年孔子適周問禮即訪樂於萇弘弘謂劉文公曰  
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顙黃帝之形貌也  
脩肱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形體也言必稱先  
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興者乎  
按弘乃資中人今四川成都府資縣是也周敬王  
時為大夫又按春秋左傳魯定公四年衛侯使祝  
鮒問於周大夫萇弘欲令蔡先衛軟之事則弘之  
仕周無疑矣故孔子適周而問禮問樂俱在一年  
也家語其可信乎



觀周敬器



是年孔子至周觀周桓公廟中之歌器問於守廟者  
此謂何器對曰此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  
器虛則歌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至誠故常置之於  
坐側於是告弟子以持盈之道

按家語淮南子云觀於魯廟歌器愚謂韓詩外傳  
劉向說苑皆云觀於周廟者為是不然何杜預謂  
周廟歌器至漢京東猶在御座及漢末衰亂器始  
不復存又孔庭纂要以此事載于孔子四十六歲  
愚謂孔子魯人也豈有四十六歲方入魯廟尚不  
知宥坐為何器而後問歟其非魯也明矣





周敬王三年魯昭公二十五年也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鬪雞故得罪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齊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太師語樂聞韶音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

按孔子因季平子逐昭公之亂而適齊是乃亂邦不入之義也或因以默相昭公於齊歟聞韶音而有三月不知肉味之嘆告景公而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言當在此時矣然語齊太師樂不見於經傳或亦不外于論語所載歟



嬰出齊封



周敬王十季魯昭公三十二年也齊景公問政孔子曰政在節財公說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民也後景公語孔子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遂行

按孔子在齊最久前後與晏平仲處者八年又稱其善與人交久而敬之至是沮尼谿之封豈亦忌孔聖之見用而軋已之位形已之短歟





周敬王十一年魯定公元年也魯昭公卒定公立季氏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以教弟子弟子彌衆

按季桓子嬖臣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虎執懷桓子怒虎囚囚桓子與盟而釋之由此虎益專恣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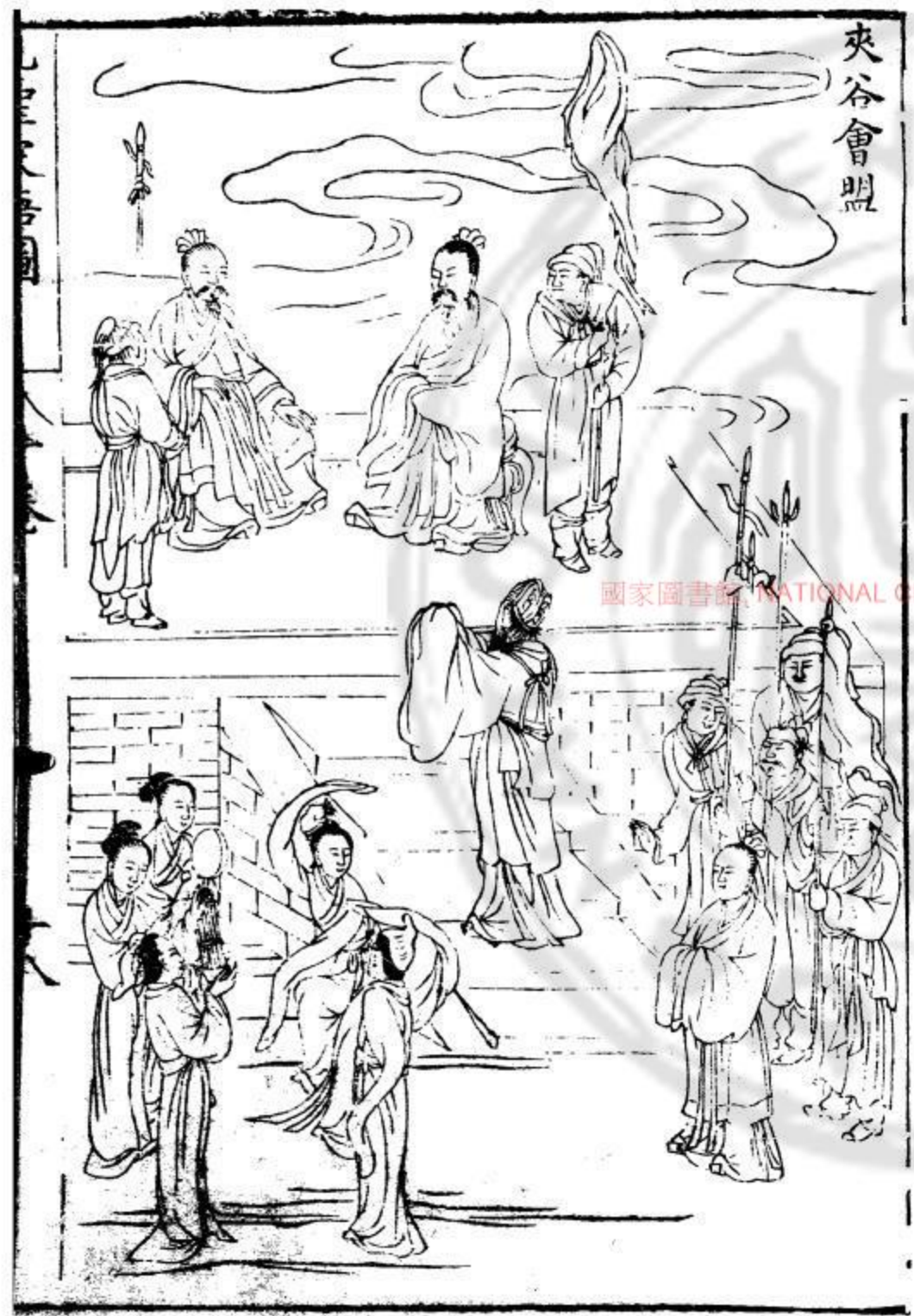


周敬王十五年魯定公五年也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彫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

按

大明一統誌謂定公九年孔子宰於中都史記謂公山不狃之召在定公九年孔子未為中都之前是矣若云在為宰之後則孔子既尊用於魯君又見信於季氏乃欲舍魯背季而赴不狃之召豈理也哉豈人情也哉

夾谷會盟









周敬王二十二年魯定公十二年也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與聞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於兩觀之下三月而魯國大治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道不拾遺

按家語云子貢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夫子告其故曰天下有大惡五而竊盜不與焉心逆而險行辟而堅言偽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此乃人之之姦雄也也觀夫子去惡除姦之速如此則凡有裨於君國故不可放也也民者無不舉矣宜乎國人有衣衣章甫之誦歟



請墮三都

孔子家語圖

卷一

十一



是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聞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

按朱子曰孔子之墮都亦因其機而為之季氏是時自不柰陪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斯言得之矣或曰費邠固因夫子之言而墮矣何成之不肯墮邪曰欲損三家之過制以強公室夫子之本心也因其機而導之者夫子之術智也當時夫子見信於季孫季孫悅夫子之言則費邠之墮出於不意及公歛處父次第喚醒孟氏故不肯墮成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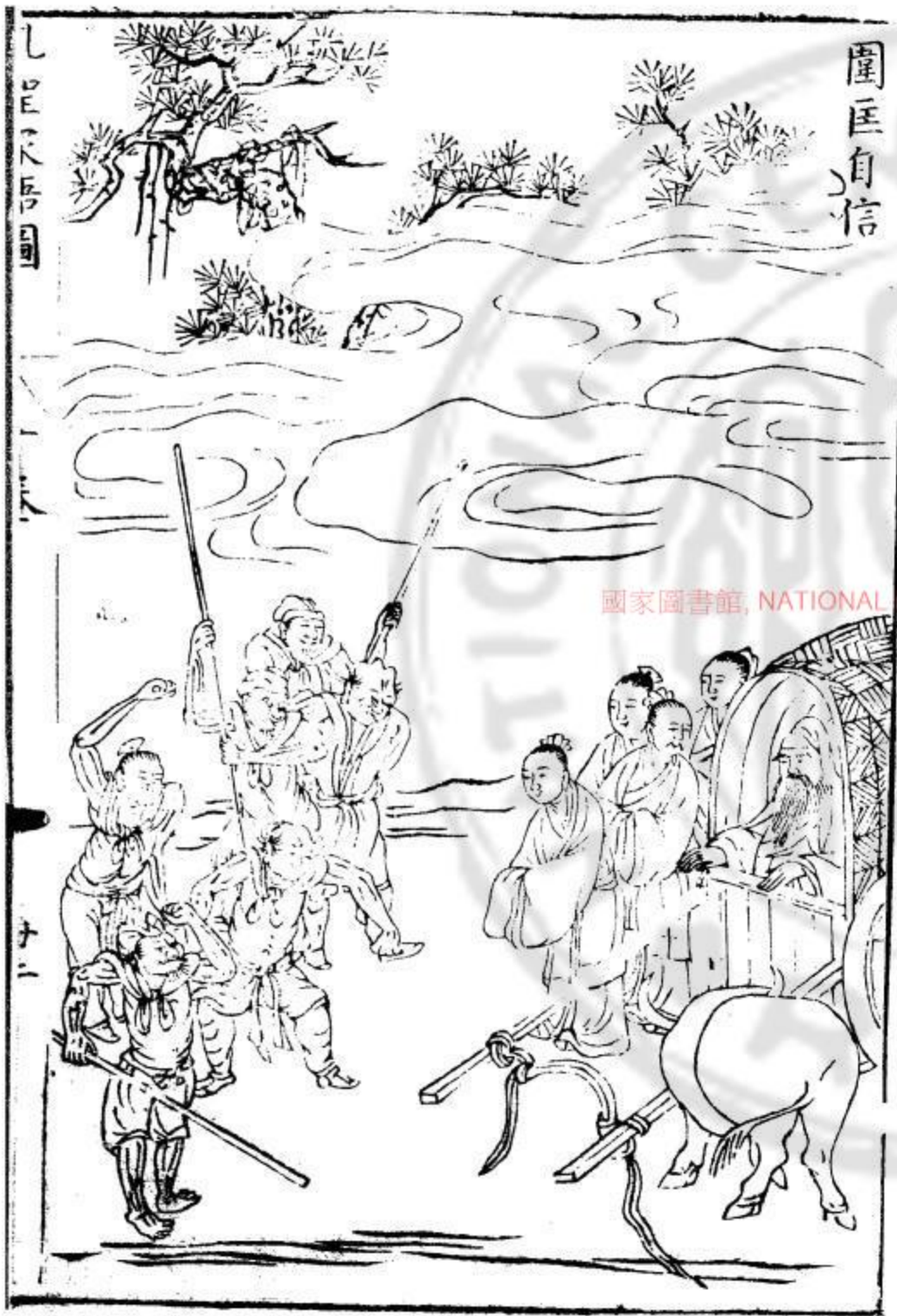
受樂端行



周敬王二十三年魯定公十三年也孔子在魯與聞國政政成化行齊人聞而懼焉乃用黎彌之計選國內美女文馬以遺魯君魯君為周徧道路之遊因出觀女樂若不為女樂專往者遂受之怠于政事孔子遂行

按孔子一言大夫過制而遂墮三都之城再言顓臾之不可伐而遂寢季氏之謀至於女樂之受則不能諫止吾于是而知淫聲艷色比之貨利充足以惑人而為人情之所易溺雖聖人亦末如之何也此貴德者所以先遠色而為邦者所以欲放鄭聲遠之故不為其所欲溺矣

圍匡自信





是年孔子去魯適衛去衛適陳過匡陽虎曾暴於匡  
孔子貌類陽虎匡人拘孔子五日孔子絃歌不輟曰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既而甲者進曰吾初以為陽  
虎也遂解圍

按史記以為陽虎嘗暴於匡孔子貌似陽虎而拘  
焉則陽虎去魯即自齊奔晉仗趙簡子簡子勢方  
強橫匡人豈敢犯之况陽虎聲勢氣焰自與孔子  
不類匡人何至惑于貌而悞其人耶蓋欲解孔子  
非自取者而不知橫逆之來雖聖人有所難免也



次乘衛靈



七

天

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吉





周敬王二十四年魯定公十四年也孔子自蒲反衛  
主蘧伯王家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招遙  
市過之孔子醜其所為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遂去之

按靈公方逐世子蒯瞶夫人南子願見孔子孔子  
見之人但知入國有見小君之禮而不知孔子微  
意將啓其母子親愛之端雖子路猶不能知故不  
以見南子為悅蓋聖人一身道全德備渾是天理  
理可見則見之何計其孰為善孰為惡孰為男孰  
為女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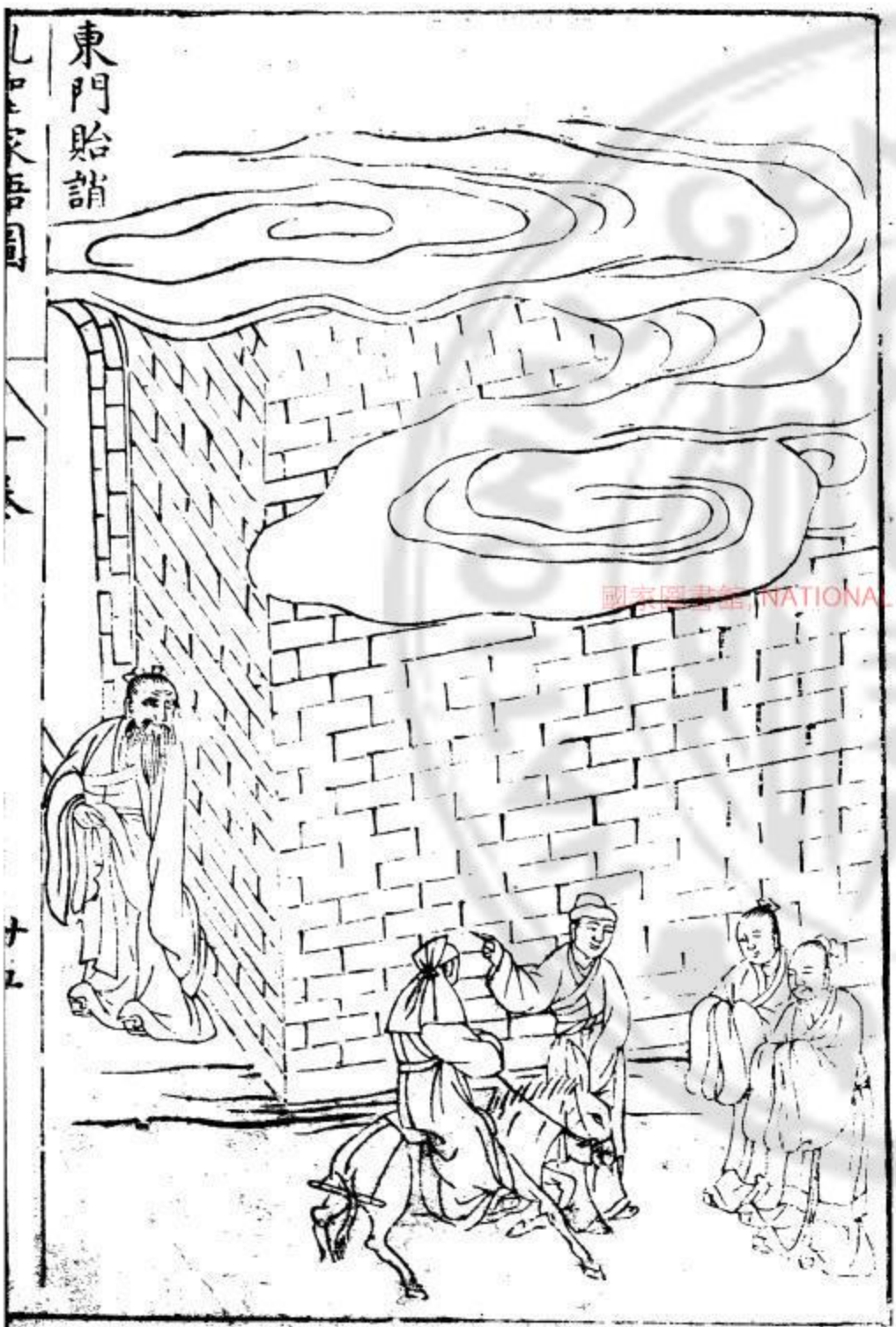


習禮宋郊



是年孔子去衛適曹曹人不答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伐其樹孔子微服而過宋去之時弟子欲速其行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按孟子云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主於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則過宋適陳之事在去衛之時可證矣年表既曰定公十四年至陳而又曰哀公三年過宋與孟子文共愚謂孟子去孔子時甚近其傳聞必真也





周敬王二十五年魯定公十五年也孔子去宋適鄭  
 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謂子貢曰東門  
 有人其顙似堯其項似臯陶其肩似子產自肩以下  
 不及禹者三寸累累若喪家之狗子貢告孔子孔子  
 笑曰形狀末也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

按孔子生亂世道不得行故有累然而不得志之  
 貌鄭人識而譏之亦賢矣哉殊不知孔子當宋之  
 厄不得已而過鄭適陳以司城貞子之賢庶幾有  
 望焉陳侯周卒不可與有為乃假其力以反魯耳



陳庭辯矢

孔聖家吾圖

卷一

十五



孔子至陳主司城貞子家歲餘有隼集於陳庭而歿  
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憫公問孔子對曰此  
肅慎之矢也試求之故府果得之

按肅慎之矢昔武王克商道通九夷八蠻使各以  
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楛矢石砮長  
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  
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  
遠方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矢家語國語  
作孔子答惠公此作答憫公之問為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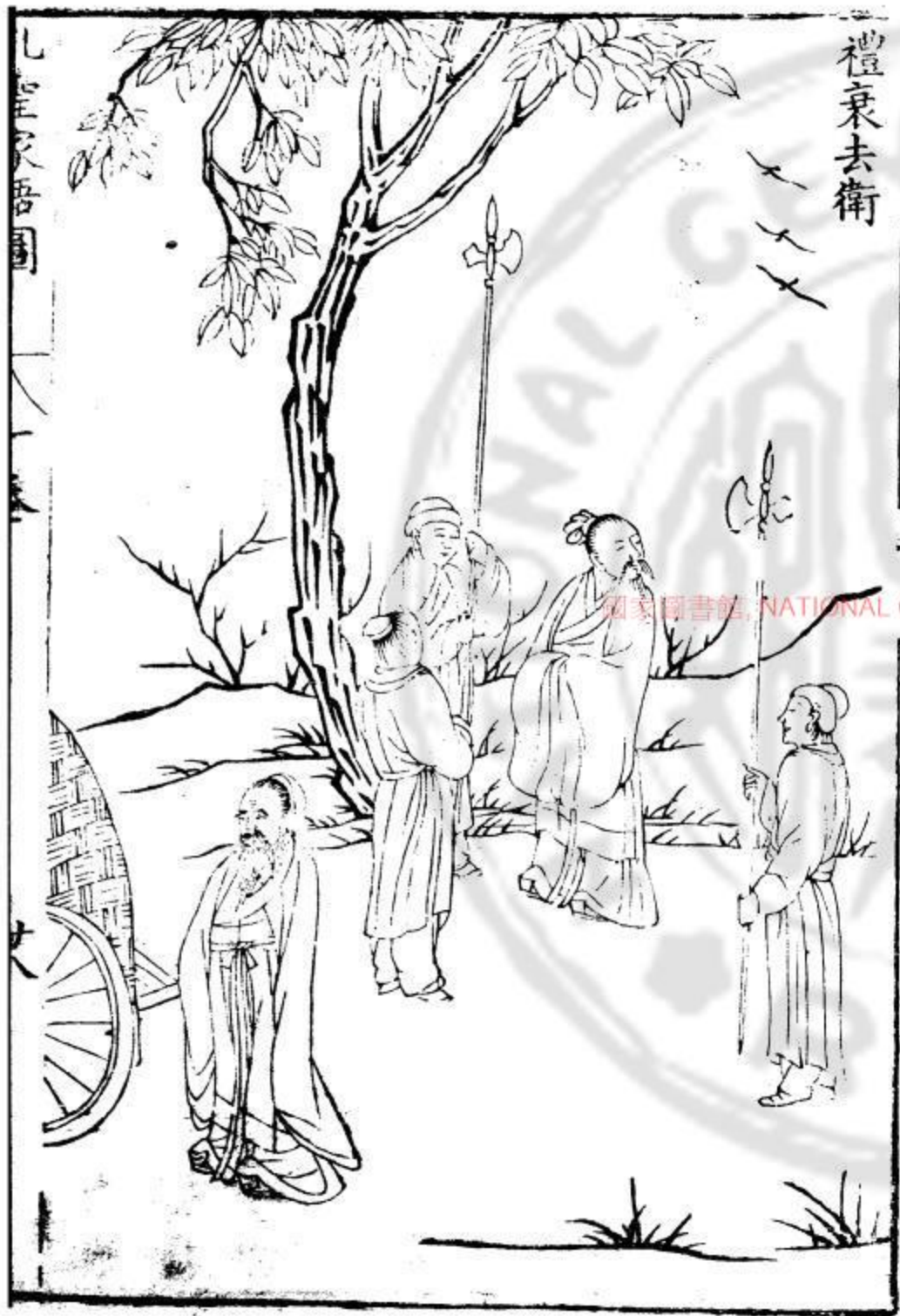
寄心擊琴



周敬王二十七年魯哀公二年也孔子與弟子擊磬于衛有荷蕢而過門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鏗鏗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按朱子云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荷蕢聞磬聲而知其有心則亦非常人矣殊不知聖人憂時憫世之心正挽回治道之微權也烏敢以莫已知必天下也耶

禮衰去衛





是年衛靈公問陳孔子對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見禮貌衰遂行復如陳

按舊以靈公問陳孔子明日遂行載於哀公三年非也哀公二年春秋書曰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若謂事在三年則靈公之卒已踰一載孔子因兵陳之問蜚鴈之視而去衛如陳皆不得通矣



厄陳絕糧



是年孔子去衛適陳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  
陳蔡大夫謀曰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危矣於是相與  
發徒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  
講誦絃歌不衰於是使子貢至楚昭王與師迎孔子  
然後得免

按危邦不入孔子何依依於陳蔡間歟噫此豈衆  
人所能測哉蓋聖人造物之心猶之天然苟可與  
焉削弱非所計也其萬物一體天下一家之心可  
想見矣若夫危邦不入之言迺為未至於聖者左  
則耳聖人體道之大權則不可執是議之也





周敬王三十年魯哀公五年也孔子去葉反於蔡忘  
葉邑濟渡之處見長沮桀溺耦而耕使子路問津焉  
沮溺不告以津處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  
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  
而不輟

按沮溺丈人

大明一統志以為葉人是也朱子以為蔡人吳氏以  
為楚人者蓋當時葉蔡俱服楚故以為楚人亦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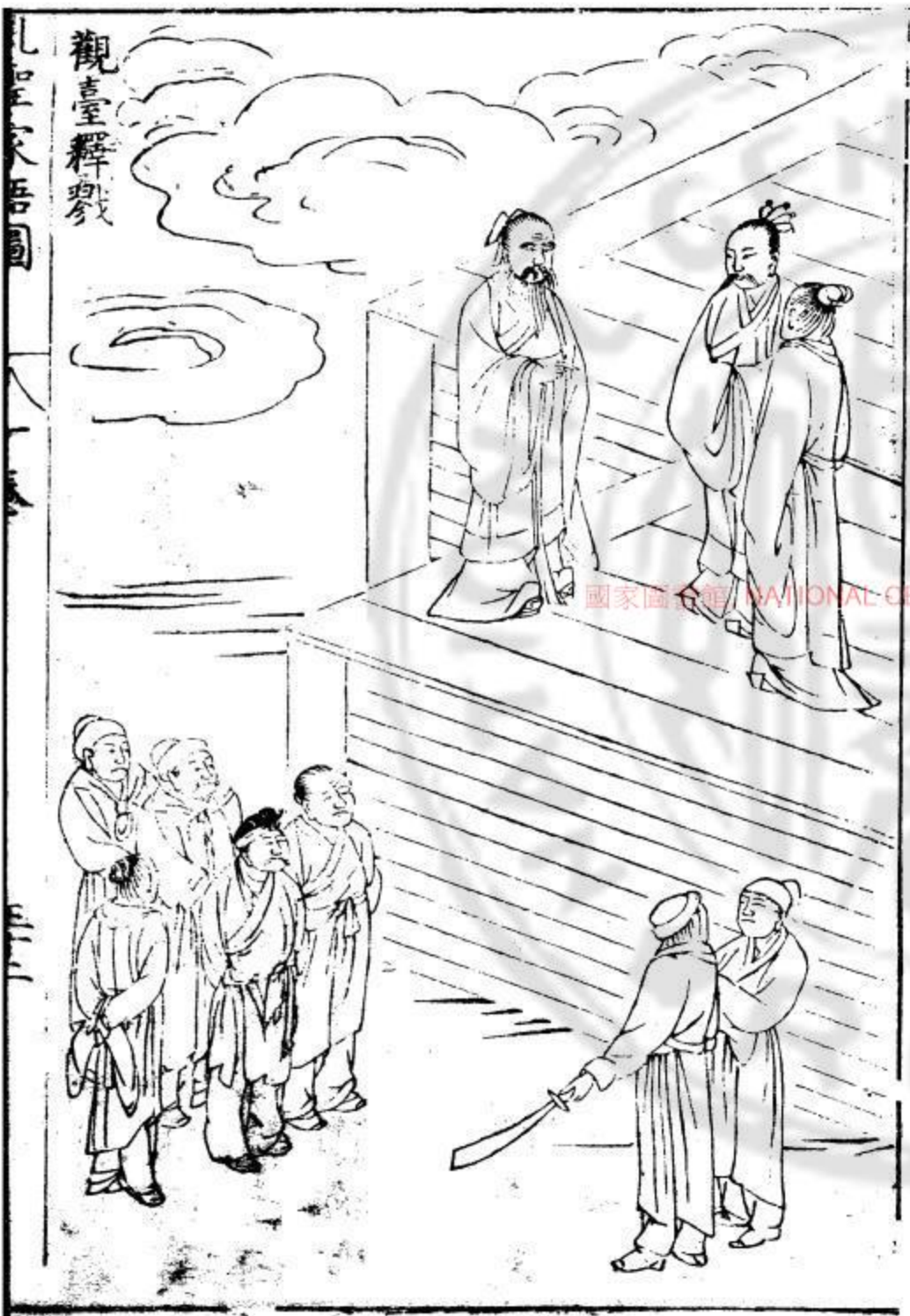
臨河傷類

孔子家語圖



是年又反衛趙簡子使人來聘孔子孔子將西見簡子至於河許聞竇鳴犢舜華之歿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佯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子貢曰何謂也孔子曰君子惡傷其類也乃弗濟河回車息於衛之鄆鄉作臨河操以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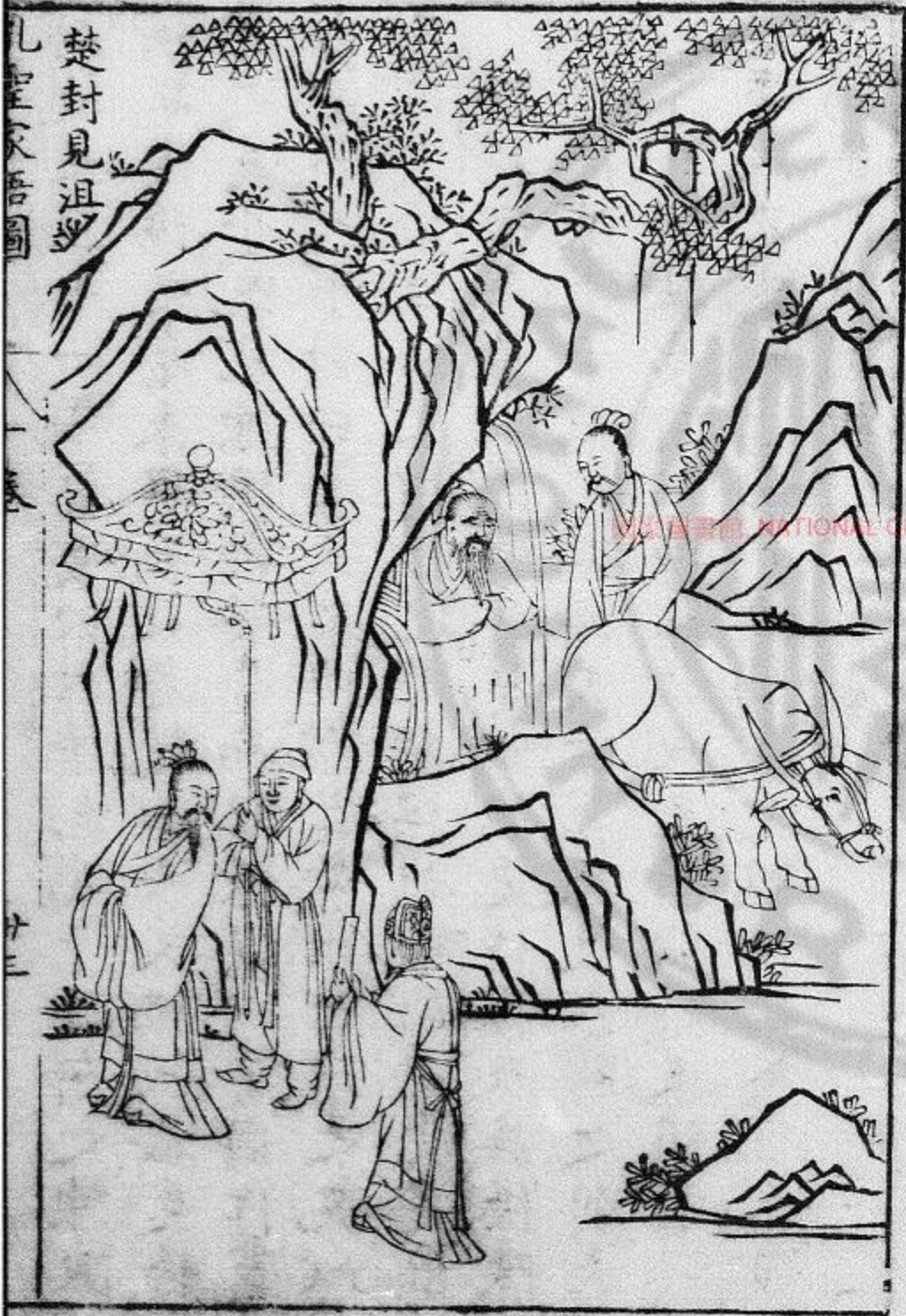
按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湏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故孔子聞之曰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遂返于衛主蘧伯玉家



觀臺釋戲



周敬王三十一年魯哀公六年也孔子自衛之陳陳侯起陵陽之臺未畢而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將殺之夫子既見陳侯與登臺而觀陳侯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對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以子道來不日成之何戮之有陳侯赦所執之吏遂罷按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強更伐陳及吳侵陳楚救陳軍于城父地名聞夫子在陳使人聘之則夫子久留陳蔡矣何陳蔡諸大夫所設行未聞有一事謀及於夫子惟見陵陽臺之觀而已矣宜乎後為楚所滅也歟



楚封見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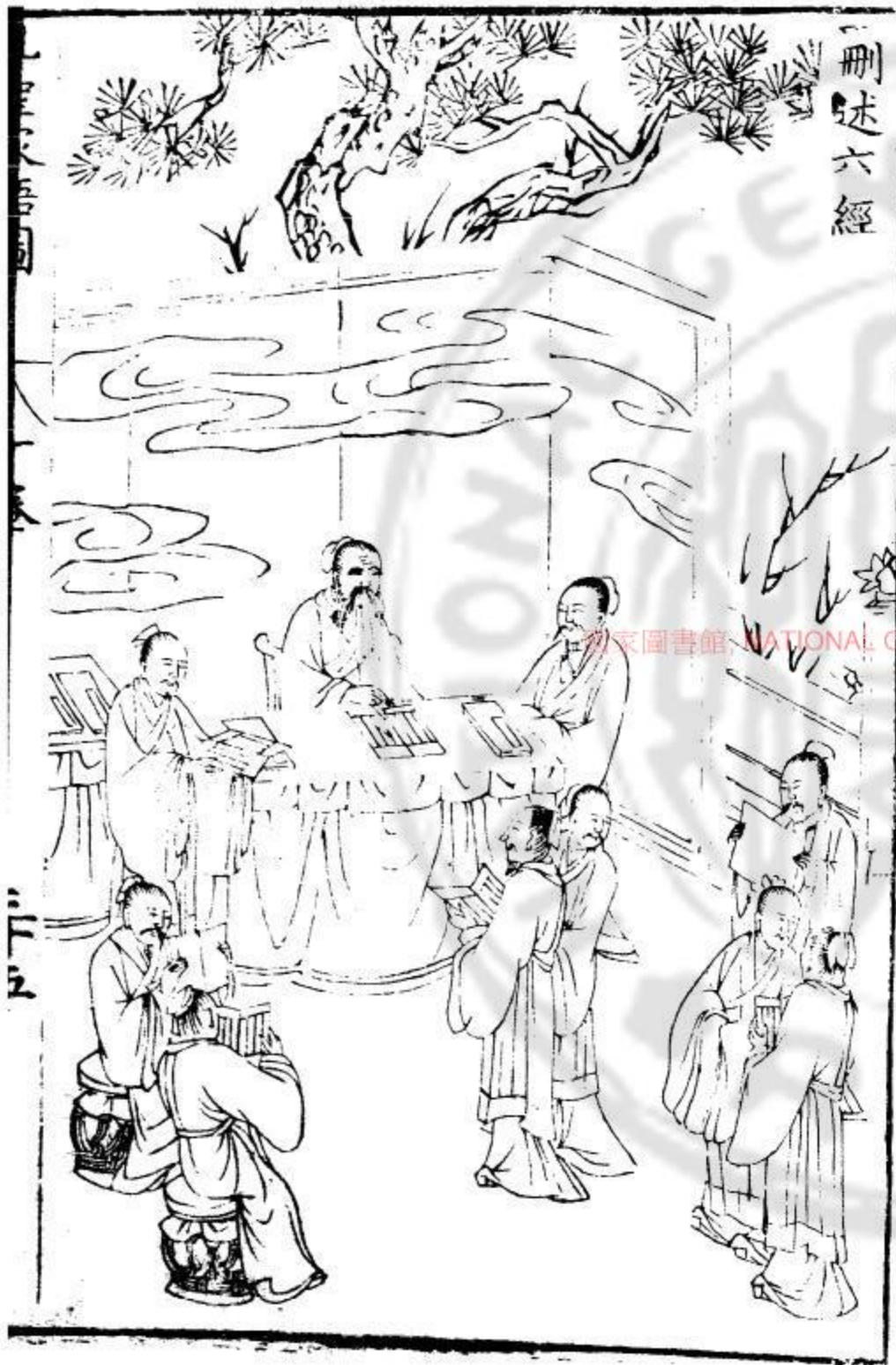


是年孔子至楚昭王將封以書社之地令尹子西諫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輔相有如顏回者乎將帥有如子路者乎官尹有如宰予者乎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迺止孔子自楚反乎衛

按昭王將以書社七百里封孔子朱子以為恐無七百里之理索隱云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必立社則七百里者七百社而二萬七千五百家也愚謂昭王欲封孔子以百里之地觀子西止之曰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其土為壤非楚之福則







孔子在衛季康子以幣迎歸魯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窈窕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四顧題彼泰山鬱確其高粱甫四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滋蔓延惟以永嘆涕洟潺湲

按季康子追憶父桓子可召孔子之命欲召孔子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終是又為諸侯笑康子乃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子貢送求則誠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求為季氏宰於是乃幣迎孔子孔子亦不久而歸魯矣



周敬王三十六年魯哀公十一年也孔子自衛歸魯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序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象繫說卦文言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按孔子序書傳上紀唐虞下至秦繆凡五十九篇編次其事刪古詩三千餘篇上采契稷下迹殷周止存三百十一篇其理樂也追嘆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又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晚而喜易序彖象繫辭說卦文言讀易之勤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以學易大可以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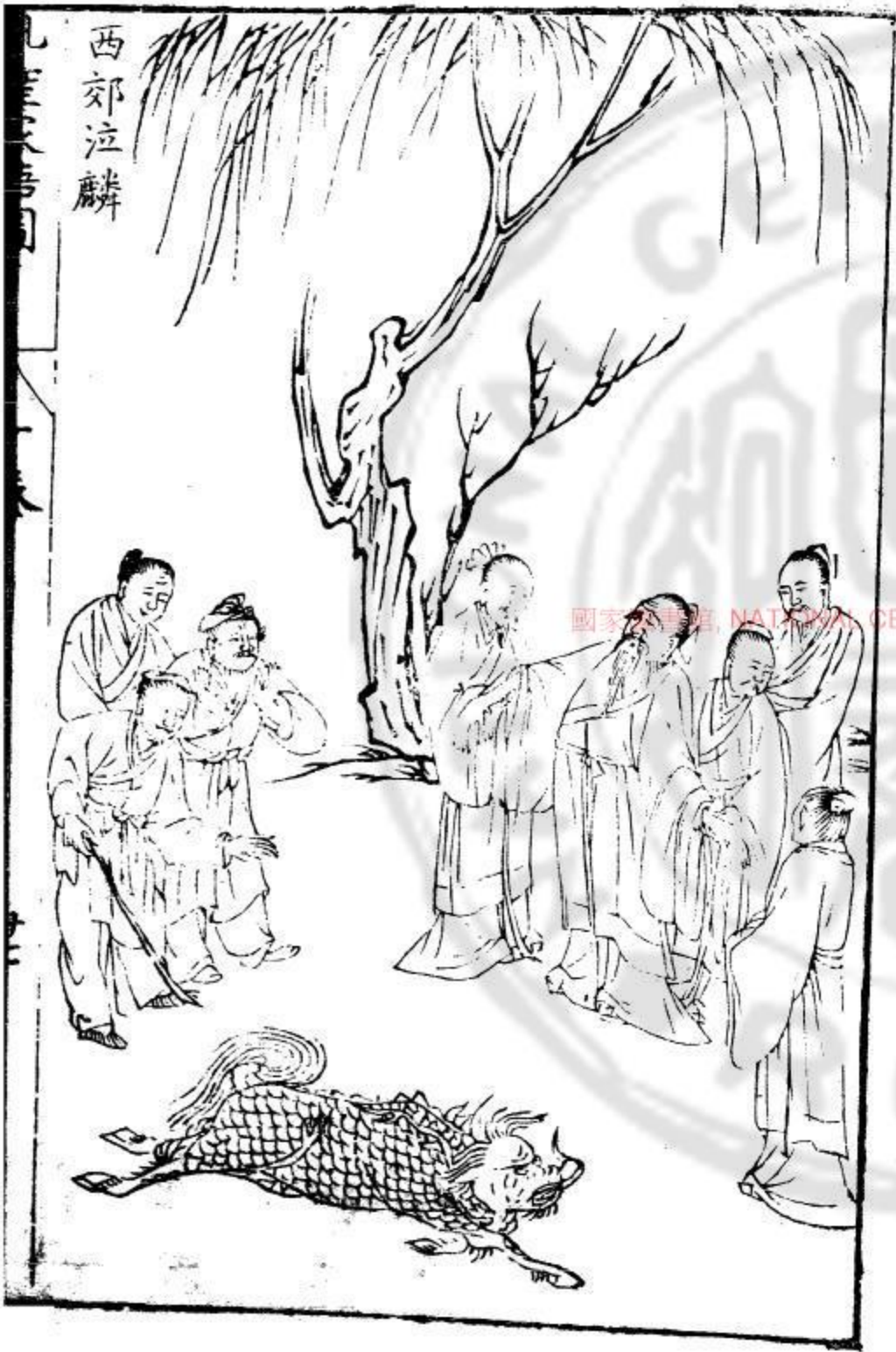
著作告成





孔子自衛反魯之後三年因著作既成乃齊戒向北  
斗告備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為黃玉刻文孔子跪  
而受之

按六經告備而虹降或者以為近誣噫蒼頡制六  
書之字而龍蛇為之泣淵宋藝祖開文學之端而  
五生為之聚奎是皆精誠所格上致日星之應而  
下召物產之禎也况孔子德配天地而道合陰陽  
六經之文又所以明帝王之道而洩天人之祕闡  
鬼神之奧者也則其北斗呈祥赤虹化玉又何疑  
哉





周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也春哀公西狩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打其前左足載以歸衆莫之識棄之五父之衢孔子往觀之泣曰麟也麟仁獸出而歿吾道窮矣乃作春秋

按胡傳曰魯史成經麟出於野則春秋之作在於獲麟之先及按林堯叟解曰孔子先有制作之意又為獲麟所感乃作春秋非是文成而致麟也則春秋之作在於獲麟之後愚謂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仲尼之言高遠難繼又為之作傳則其脩史之年月必得其實故以作經在獲麟之後者為是



魯哀公十四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孔子七十四歲壬戌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也是年四月丁巳夜孔子夢坐兩楹之間而見陳奠知其為將亡之徵也明日戊午孔子蚤作反手卻後曳杖而行逍遙於門而有泰山梁木之歌子貢來遂語以昨暮坐奠之夢自解夢奠之占云果寢疾七日而卒卒於是年四月十八日乙丑午時

按左傳作己丑日孔子卒然是年四月乃戊申朔有乙丑而無己丑己丑在五月十一日蓋己與乙字相近故誤書耳

葬魯泗上



孔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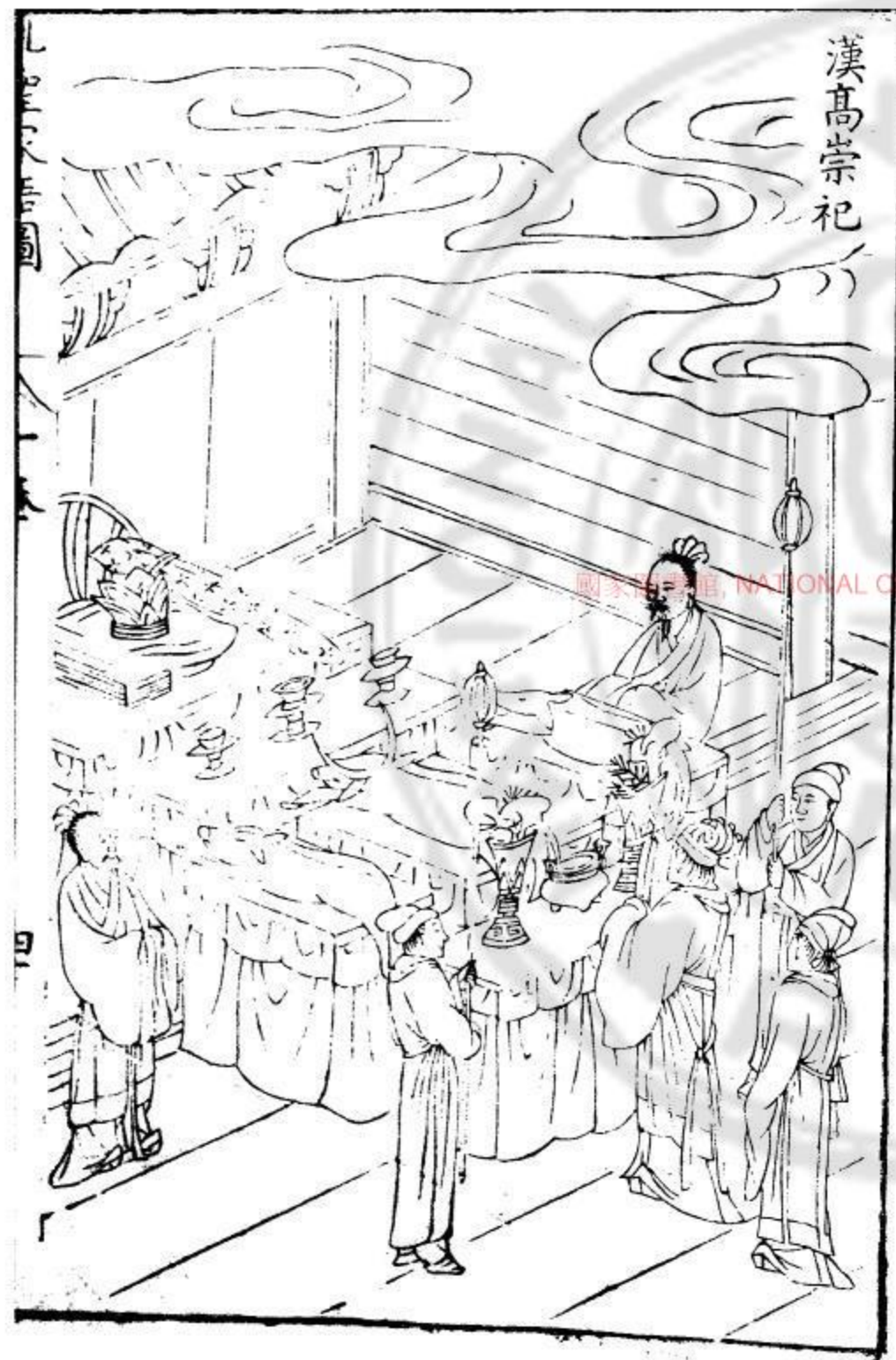
葬魯

廿九



是年六月丁巳日葬孔子於魯城湖北上弟子皆服心  
 喪三年畢相訣而去各復盡哀惟子貢廬於冢上凡  
 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上而家者百餘家  
 按大夫士三月而葬者古禮也孔子嘗為大夫四  
 月卒而六月葬則亦三月矣又按門人公西華為  
 志以孔子聖人也乃兼用三代之禮以尊榮之其  
 飾棺也以素為楮楮外加牆車邊置翼恐柩車傾  
 虧又設披繩以維持之此用周制也及其送葬也  
 乘車所建之旌旂則刻繒以崇牙之飾此用殷制  
 也網盛旌旂之竿而以素絲練於扛首則設尺之旒此用夏制也

漢高宗祀





魯自哀公十七年立廟歲時奉祠孔子冢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書至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祖過魯以太牢祀焉

按湘王聖蹟圖讚曰穆穆廟庭聖德斯尊肅肅衣冠聖澤斯存漢祖崇儒躬拜闕里太牢之祀百代伊始

附歷代贊詠

唐睿宗御製宣聖贊

猗歟夫子實有聖德其道可尊其儀不忒刪詩定禮百王取則吾豈匏瓜東西南北

宋太祖御製宣聖贊

王澤下衰文武將墜尼父挺生河海標異祖述堯舜有德無位哲人其萎鳳鳥不至

真宗御製宣聖贊

立言不朽垂教無疆昭然令德偉哉素王人倫之表帝道之綱厥功茂實其用允臧升中既畢盛典



孔聖家語圖 卷一  
載揚洪名有赫懿範彌彰

徽宗御製宣聖贊

厥初生民自天有造百世之師立人之道有彛有倫垂世立教爰集大成千古允蹈乃嚴斯所乃瞻斯宮瞻彼德容云孰不崇

高宗御製宣聖贊

大哉宣王斯文在茲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則春秋道由忠恕賢於堯舜日月其喻惟時載雍載此武功肅昭盛儀海寓聿崇

理宗御製宣聖贊

聖哉尼父秉德在躬歷聘列國道大莫容六藝既作文教允崇古今日月萬代所宗

正考父贊

王粲魏侍中

恂恂正父應獨孔盛身為國卿族則公姓年在耆耄三葉開政誰能不怠申慈約敬饘粥予口偃俸受命名書金鼎祚及後聖

小引贊

尹復臻府學教授

夫子之像其初孰傳得於其家幾二千季仰聖人之容色瞻若人之衣冠信所謂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若夫其道如神其德如天則自生民以來



未有如夫子蓋吾得而名言

石刻像贊

高天下於無者必以夫子為卑顯天下於有者必以夫子為微乃夫子之矩大中至正而無所踰非循循以從之不疾而不徐又何以瞠乎見夫子於卓爾有無高卑隱顯之間之妙用哉有來瞻衣其諦思之

謁廟贊

甄彙佳台山東魚事

於戲天地吾知其大也料數莫逃乎管圭江河吾知其至廣也泳游不過乎航葦吾夫子之德出乎

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不江不河潤則有餘非日非月光無不及微夫子則不知其所以始微夫子則不知其所以終儀範百王憲章後世祀典常奉歷代有之孔林茂密子孫保之釋奠廟貌神其歆之

顏母山贊

孔公璜三代學錄

厥初顏氏飽天地春毓鍾至聖卓冠群倫有光前烈垂裕後昆惟木與水探本尋源井冽泉廟闕白雲千秋萬禩永格明禋

手植檜贊

米芾宋太常博士



煒東皇養百日御元氣昭道一動化機此檜植矯  
龍恠挺雄質二千年敲金石紀治亂如一日百代  
公蔭圭壁

元明善

手植檜聖像贊

乙巳冬十二月拜林廟還得手植檜把握許就刻  
之為宣聖顏孟十哲像且以文楷為龕像出於手  
檜為難其得於煨燼之餘又為難合是二難宜為  
儒家世寶迺百拜而為贊云

體則微理則全望之儼然就之溫然見其參於前  
手所植焉形所寓焉歛之管規浩浩其天是倚以

為甘棠之賢邪抑與夏鼎殷槃而傳也

杏壇銘

高德齋金開州刺史

周室下衰王綱解紐非大聖人狂瀾莫救天挺夫  
子生民未有立言範世木舌金口三千之徒義由  
此受我瞻道壇實為教首萬代護持天長地久

手植檜銘

張頴元導江人教授

宣聖手植檜燬於丙戌之火根或戕之歲久無遺  
後八十歲在癸巳是為至元三年頴來為教授甲  
午春仲東廡頽趾甃隙間茁焉其芽躬植復於故  
處矢之曰此檢日茂則孔氏日興明年春翠色蔥



然又明年丙申秩滿去喜矢言之有相也銘以識  
之其詞曰  
茲檜之幹高參於天茲檜之根深及於泉是為手  
植自古有傳去聖伊何曰歲二千氣芳而達色殷  
而堅誰為崑岡良王以瘳誰謂斧折美茹以連嘉  
種載衍有芽其卷茁乎甕間東廡之偏乃徙故處  
全其天然孔子以興矢言有焉粵若三祀葱々芊  
芊聖道以續聖澤以延肫肫其仁淵淵其淵自今  
以始千億萬年

魯壁銘

在天成象壁星主文聖人藏書所以順天也噫乾  
坤不可以久否故交之以泰日月不可以久晦又  
繼之以明文籍不可以久廢亦受之以興我夫子  
當周之衰則否屬魯之亂則晦及秦之暴則廢過  
漢之王則興其廢也賴斯壁而藏之其興也因斯  
壁而發之矧乎三墳言大道也述乎君則堯舜禹  
湯文武之業備矣述乎臣則臯夔稷契伊呂之功  
盡矣濟乎世則六府存矣化乎人則五教立矣向  
使不藏魯壁盡委秦坑焰飛聖言灰竭帝道則後  
之為君者不聞堯舜禪讓之德禹湯征伐之功文



武憲章之典將欲化民不亦難乎後之為臣者臯  
之述九德夔之和八音稷之播百穀契之遜五品  
伊之翊贊呂之征伐復欲致君不亦難乎世之不  
知六府則無火食之人有卉服之衆與夷狄攸同  
矣人不知五教則忘父子之慈孝兄弟之友恭與  
鳥獸無別矣欲見熙熙之國政平平之王道不亦  
遠乎嗚呼金有羸王有積防之以關鍵固之以緘  
滕人必有竊而求之者蓋重利也斯壁藏君臣之  
道父子之教人無求行之者蓋輕義也恐壞斯壁  
毀斯文命共王以壞之伏生以誦之使夫皎然如

上古之道其大矣哉銘曰

據山高兮為秦城鑿池深兮為秦坑城之高兮胡  
先壞池之深兮胡先平伊斯壁兮藏家書歷秦亂  
兮猶不傾壞之者共王誦之者伏生發典謨訓誥  
之義振金石絲竹之聲如天地兮否而後泰如日  
月兮晦而後明秦之焚兮未盡我不為燼秦之坑  
兮未得爾滅其國江海涸竭乾坤傾側唯斯文兮  
用之不息

詩禮堂銘

明李東陽

闕里孔廟之東有詩禮堂蓋舊名也按察僉事黃



君繡重建茲廟嘗聞故衍聖公弘泰言金章宗謁廟時為行幄以駐蹕比去有司請撤之章宗云留為孔氏延賓齋遂止勿撤近燬於火今稍移而東南數武許加崇廣焉因為銘以遺今衍聖公聞韶俾識之銘曰

惟孔有庭聖訓攸在父立子過其徒是賴其訓維何維詩及禮手所刪定教自家始聖不可作庭名固存萬世是師矧惟子孫有齊延賓金所駐蹕彼夷則然矧我中國新廟既闢斯堂亦遷有來繩世守勿愆

### 金絲堂銘

金絲堂舊在孔廟左廡之東東直井前直詩禮堂嘗握地得石刻知為孔子故宅蓋世傳魯共王聞金石絲竹者也歷代之樂器藏於其間北者廟毀而堂猶存新廟之闢堂地皆入左廡金絲則移而西與詩禮正相直東陽既各為篆額復為銘余絲之銘曰

惟孔有宅曰惟聖門魯共何人欲壞更存惟壁有書四代之文維堂有聲八音是聞此事茫昧書則真有有堂載新宅固其舊聞樂知德斯言已久金



絲在馬名不可朽昔堂在東今堂在西歆寃厥初  
視我銘詩

唐玄宗詔追謚文宣王仍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  
故作此詩

夫子何為者棲々一代中地鄰鄒氏邑住近魯王  
宮嘆鳳嗟時否傷麟怨道窮今看兩楹奠嘗與夢  
相同

太祖高皇帝遣國子祭酒孔克堅代祀宣聖回京  
御製詩以遺之

孔氏曾孫祭祖四但言農務野荒開我知蓋世民

容喜必解春風每歲來

宋人詩

題祖聖詩二首

孔道輔四十五代孫

秦火自焚寧害聖金絲堂壁闕家書典墳啓發皆  
天意非謂共王好治居

門有詩書不彩華素王留得好生涯行人莫訝頻  
回首天下文章第一家

題祖聖手植檜詩

孔舜亮四十六代孫

聖人嘉異種移對頌誦絃堂雙本無今古千年任  
雪霜右旋符地順右紐象乾剛枝覆詩書府根蟠



禮樂鄉盛同文不朽高與道相當洙泗滋榮茂龜  
蒙借鬱蒼毓靈金木蒂鍾秀極勾芒氣爽群居席  
烟凝數仞墻陰連槐市綠子落杏壇香布露周千  
尺騰凌上百常傍欺半林小遠笑嶧桐黃屹若擎  
天柱森如出日桑風中雕虎嘯雲際老龍驟直欲  
驚魑魅瑞疑待鳳凰鱗差闕翠甲幹錯羽林槍  
大節忠臣槩堅心志士方魯宮侵不得秦火縱何  
傷宣子休誇樹姬人謾愛棠松卑虛視爵花賤枉  
封王誰念真儒跡何當議寵章

題手植檜詩

趙鼎宛州府知府

擢秀真儒宅垂陰數仞墻封培因聖力茂達得靈  
長根踞龍蛇勢枝冥鶯鶯翔勞躬師禹稷蔓草蕪  
韓莊偃蹇明堂幹蕭森岱嶽陽圍欺漢武栢愛奄  
召公棠日月成塵劫乾坤屢戰場恩深感樵牧忠  
厚及牛羊云有神明護寧逃剪伐傷歲寒千古色  
宜並子孫昌

謁孔廟詩

錢伯言

接得丹枝黼座旁至今衣袖有天香猶嗟不及成  
均謝先擁朱幡拜廟堂

二首

高詡



帝王而下幾興亡銷盡繁華作戰場惟有東家詩  
禮在子孫萬古讀書堂

六經不幸火於秦日月曾何礙片雲用舍從來關  
治亂皇天本不喪斯文

題孔林詩

靈光殿右生秋草曲阜城荒噪暮鴉惟有孔林殘  
昭穆至今猶屬仲尼家

元人詩

二首

名亡

周室東遷嘆黍離篤生元聖在當時六經載籍斯

文主萬世攸宗帝者師慶衍魯邦綿子姓轍環天  
下仰容儀謁來瞻拜門墻下得遂平生願學私  
龍顏帝子駐鑿輿曾謁先師舊宅居孔道日隆王  
業盛秦坑火冷霸圖除空傷筆絕麒麟史高載壁  
藏蝌蚪書還憶宋金仁聖主崇文親幸五車書

三人相和詩

楊奐

會見春風入杏壇奎文閣上獨凭欄淵源自古尊  
洙泗祖述何人似孟韓竹簡不隨秦火冷楷林空  
倚魯成寒飄零踪跡千年後無分東西老一簞

韓文獻



萋：野草翳零壇回首尼山一倚欄空想文風復  
鄒魯豈知俗學尚申韓虛堂晝夜禽聲雜高閣春  
深檜影寒樂道獨憐紫陽子忘情軒冕羨壺簞

劉詡

棄閑策杖上郊壇絕勝登樓靜倚欄千古遺踪思  
孔孟百年雅集數揚韓泉通鯨背波汶冷月照龍  
門夜色寒此去關西有東魯柳塘沙路走壺簞

劉惠淵

七十遑：席靡安周流列國始旋轅發明天理見  
經旨整頓人倫窒亂源比德唐虞賢更遠齊仁覆

載道彌尊君王師範渾無報世：榮封裕後昆

范雯

玉振金聲仰素王此生何幸謁門牆魏：道德乾  
坤大耿：文章日月光楷木四時榮俎豆檜枝千  
古蔭珪璋淵源洙泗聞孫衍壺：吾伊舊講堂

吳啓

道大如天信莫登恩酬罔極竟無能徽垣不添斯  
文柄闕里何由拜孔陵千頃祭田香黍熟半林楷  
木綠陰層一坏黃土留遺迹直與乾坤共慶興

楊文郁



悠々往古繼來今天地無窮照孔林兩下金絲堂  
下拜門生無負百年心

國朝詩

二首

彭勗

秦火靈光羨獨存斯文萬古配乾坤沂流泗水今  
猶昔聖道淵源孰與倫

魯國成榛莽惟餘闕室存年深林愈茂世遠道彌  
尊地湧奎文閣天開毓粹門問今承繼數六十大  
仍孫

李下

轍還天下去遲々忘食忘憂老不知道學振揚天  
地鐸文章經緯帝王師騰蛟起鳳周文廟擊玉敲  
金漢古碑獨有素王臺上月夜深猶似照當時

汪舜民

乙未進士

幾載窓前讀舊書今朝方造杏壇居豐碑喜在文  
明日老檜還同手植初秦火暫焚亡二世宋星復  
聚啓諸儒升堂歆繼三千末貽麩庸材愧不如  
杏壇北去無多路泰岳南來第幾岑大地一朝收  
間氣晴嵐千古鎖幽林六年築室人何在三世題  
碑跡可尋獨幸遺經能載道至今不朽淑人心



劉濬

久坐儒瓊講孔書承恩喜造聖人居杏壇下拜慚  
無補闕里從遊幸有餘道學萬年資領袖斯文千  
古賴權輿也知聖德同天地歷世君王復幾如

黃仲芳

山東  
參議

路入垣門一經幽素王高墓幾千秋山林岱嶽佳  
城壯樹入青齊泗水流華表麒麟來故宋穹碑鳥  
篆自東周鯀生何幸躬瞻拜不薦蘋蘩答聖猷

徐源

工部  
主事

百畝青丘葬聖賢繫々三墳世八珠璣桓魋石榔成

何事子貢茅廬獨幾年闕里光華同皎日沂清  
派接長天書生不忝斯文裔端拜穹碑古木前  
祖陵懷古

孔公璜

清暇重臨駐驛亭儼然空仰聖儀形水通洙泗淵  
源碧山擁尼防秀氣青馬足風雲開輦路螭頭苔  
蘚獲碑銘楷文古木成孫子挺拔層霄億萬齡

孔壇老杏詩

潘禎

古木參天黛色新祖庭深處自無塵千年道德猶  
宗聖百世絃歌尚有人花戰東風成化兩樹留西  
日醉暘春遙遙駐節躬瞻拜盡是清朝老縉紳



題尼山毓聖祠詩

陳國瑞

承詔尼山寵錫封為言毓聖時褒崇五峰鴈列崗  
巒秀一洞龍蟠氣象雄河潤應知流澤遠頂圻猶  
見肖形同生民未有如夫子釋奠春秋代代隆

題宣聖墓詩

李東陽

墓古千年在林深五月寒恩霑周雨露儀識漢衣  
冠駐驛亭猶峙巢枝鳥未安斷碑深樹裏無路可  
尋看

孔聖家語圖卷之一





孔聖家語圖卷之二

武林後學吳嘉謨集校

相魯第一

孔子初仕為中都宰中都魯屬邑制為養生送死之節生定

事死葬之禮使無不及故謂之節長幼異食如禮五十異糧六十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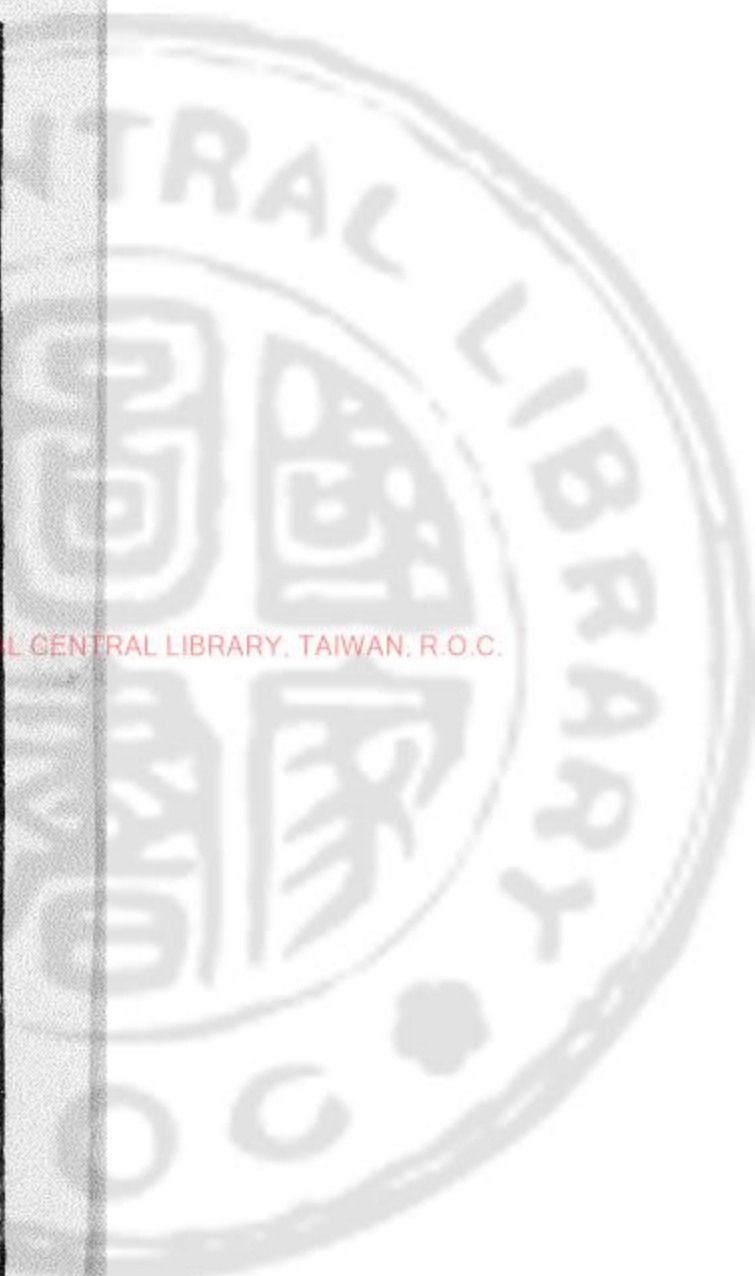
過不及故謂之節男女別塗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路

強弱異任從所謂任不用弱也無拾遺器不彫偽器尚質不彫飾不詐為四寸之棺

五寸之槨棺喪之具木厚四寸槨因丘陵為墳因地勢

界不封不樹不聚土為墓不植松行之一季而西方

之諸侯則焉魯國在東故之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





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

而已哉於是二季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

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此夫子分別五土之性如此也而物各得其

所生之宜地百物各得而生咸得厥所所得其地皆先時季氏

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先季平子遂昭公於于乾侯平

鷙曰生不能事或又離之以自旌也孔子溝而合諸

墓焉溝水道季氏始欲溝昭公之墓以別於群公兆

孔子為溝于公墓謂季桓子曰桓子平子貶君以彰

已罪非禮也彰已罪即駕鷙之意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

不臣所以蔽平子不臣之由司空為大司寇設法而

不用無奸民

定公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攝權也相事曰臣聞有文

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文者乃本武者乃衛

古者諸侯並出疆必具官以從必具文臣武請具左

右司馬定公從之從其請也至會所同至夾谷為壇位土

階三等以遇禮相見遇禮簡畧揖讓而登實主揖讓

獻既畢齊使萊人萊人東也以兵鼓諺劫定公張虞以

懼定也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使定公曰士以兵之吾

兩君為好修禮也裔夷之俘裔夷秋俘敢以兵

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謂非齊侯所以與裔不



謀夏邊人不得與夷不亂華夷人不得素俘不干盟

俘虜之人不得與盟會之事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

在神為不於德為僭義在德為過於人為失禮在為人

禮之君必不然言齊侯必齊侯心忤言齊侯聞夫子之

麾而避之使萊人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

於前俳優雜劇之人侏儒矮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

盡一等立於中階不飲曰匹夫熒惑諸侯罪當誅請

右司馬速加刑焉於是斬侏儒齊侯懼有慙色將盟

將盟誓齊人加載書人乃執筆曰齊師出境言齊

修好齊人加載書人乃執筆曰齊師出境言齊

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使三百乘兵車從

者齊侯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選茲無選魯對曰而不

返我汶陽之田言汶不還前時所侵吾所供命者亦

如之我使齊供我之臣亦不齊侯將設享禮齊侯將

禮孔子以梁丘據曰也齊魯之故舊事吾子何不

聞焉吾子指丘據也言事既成矣已盟事而又享之行

燕享是勤執事是徒勞執且犧象不出門夫犧象之

出嘉樂不野合樂之嘉者不享而既具是棄禮享禮

則失若其不具禮苟是用粢糠則如用粢糠也

用粢糠君辱禮用粢糠棄禮名惡名不美子盍圖之

言汝亦指丘據也夫享所以昭德也夫燕禮者不昭不

言汝亦指丘據也夫享所以昭德也夫燕禮者不昭不

言汝亦指丘據也夫享所以昭德也夫燕禮者不昭不



如其已不享不明德乃不果享乃不行齊侯歸齊侯責

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魯國臣用君子而

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責群臣言汝用夷狄使得

罪使我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

齊乃還魯四縣及汶陽之田

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不得蓄兵甲邑無百雉

之城城有百雉過制也古之制也如此法今三家過制三家

孟孫叔孫季孫也請皆損之其過制君損乃使季氏宰

仲由隰三都使路為季氏宰城孔子叔孫不得意於季

氏叔孫不得志因費宰公山弗擾公山弗擾率費

人以襲魯糾率費邑之人民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

孟孫公孔子待定入于費氏之宮入費中登武子之臺

井武費人攻之及臺側費師攻魯公孔子命申句須

樂頎勤士眾下伐之孔子使二人率費人北師敗遂

隰三都之城乃壞三疆公室尊魯國弱私家弱三家

尊君卑臣君臣有政化大行而教化

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

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

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敢

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

禮記卷之九



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於邑者求有司有司常供其職客皆如歸焉言如歸家無所不

始誅第二

孔子為魯司寇定公十四年公攝行相事有喜色有說之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言氣足以配道福至不喜其心也動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得行相也故行也其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而不言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魯國有亂政大夫少正卯者故夫子戮之戮之于兩觀之下殺之于兩尸

於朝三日陳正外尸使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少正卯魯國人也今夫子為政始誅之政而即誅之或者為失乎託或人言夫子孔子曰居吾語汝此我為汝天下有大惡者五美者五事而竊盜不與焉盜竊不美之事亦一曰心逆而險險心奸二曰行僻不在此五惡數內一曰心逆而險險詐二曰行僻而堅如此則不至於敗乃公事者未之有也三曰言偽而辨文且詐偽四曰記醜而博惡而行非義其五曰順非而飭又順意為飾此五者有一於人已上其五則不免君子之誅子不免為君而少正卯皆兼有之正卯一身兼其居處足以概徒成黨其居處與小人成有此五惡其居處足以概徒成黨群會集此則邪道



漸長其談說足以飭褒榮衆其言談足以文其強禦

足以反是獨立為是剛強抗禦反非此乃人之奸雄者

也此是長者也不可不除夫殷湯誅尹諧

成湯誅之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別篇

不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

付乙史何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異世言其人

除惡也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

足憂矣妨賢病國斯以為可憂矣

孔子為魯大司寇為大司寇有父子訟者有父子夫

子同狴執之孔子收父子獄三月不別辨其是非有與

故也其父請正夫子赦之焉殺謂之

子故也季孫聞之不悅季孫以夫子赦父曰司寇欺

余周我寇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國家必

務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使知孝不亦可乎而

又赦何哉赦何為冉有以告孔子子喟然嘆曰嗚呼上

失其道在上之人失其而殺其下而殺戮其下民不

之其非理也國之道不教以孝民可使由之今既不

可而聽其獄是殺不辜無罪也三軍大敗乃三軍之

有不可斬也敗而斬之獄行不治牢獄不可刑也

刑不可施何者上教之不行蓋是在上罪不在民故也



非百姓之罪乃夫慢令謹誅賊也做慢君令專於徵

歛無時暴也無時取於民財不試責成虐也不試用

則謂之虐政無此三者為政無此失然後刑可即也而

就刑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刑殺皆當合義

之所惟曰未有慎事有慎事言必教而後刑也先告

安教之不行而既陳道德以先服之既施道德而猶

不可而民尚賢以勸之尊尚賢才有又不可勸之

從即廢之則棄又不可而然後以威憚之然後用

之若三年如此三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

者若有奸民不遵然後待之以刑乃用刑則民咸知

罪矣則百姓皆知有詩云山雅南天子是毗以此道

輔於俾民不迷使百姓或是以威厲而不試於是刑法

刑錯而不用無所施而今世則不然如古法亂

其教亂法紛繁其刑故用刑亦多使民迷惑而陷焉

使百姓昏蒙又從而制之以制之法故刑彌繁於是刑

而盜不勝也而民為盜者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

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也

陵遲猶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王言解第三

孔子問居孔子時魯子侍孔子曰參乎魯子今之君

孔子問居孔子時魯子侍孔子曰參乎魯子今之君

孔子問居孔子時魯子侍孔子曰參乎魯子今之君

孔子問居孔子時魯子侍孔子曰參乎魯子今之君

孔子問居孔子時魯子侍孔子曰參乎魯子今之君

孔子問居孔子時魯子侍孔子曰參乎魯子今之君

孔子問居孔子時魯子侍孔子曰參乎魯子今之君

孔子問居孔子時魯子侍孔子曰參乎魯子今之君

孔子問居孔子時魯子侍孔子曰參乎魯子今之君



子唯士與大夫之言聞也但聞有官之大夫言語至於君

子之言者希君子之正也於乎嗟嘆吾以王言之其不

出戶牖而化天下王者之言不必出戶庭曾子下席

而對曰敢問何謂王者言孔子不應然夫子嘿曾子肅

然而懼參凜然掘衣而退整衣服負席而立倚所坐

起身有頃頃史孔子顧謂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

請因所聞而學焉請因夫子所子曰夫道者所以明

德也人所通行之謂道足於己之謂德德者所以尊

道也人依道而行者所以昭吾之德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

雖有國之良馬不以其道服乘之不可以趣里雖有

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

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

行然後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乎千里

之外其征也則必還師衽席之上故曰內脩七教而

上不勞在內能脩七教外行三至而財不費在外既

則國無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明王之道曾子曰不勞

不費之謂明王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

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如此

上之政之不中君之患也政教不得其令之不行臣

勞哉

五音



之罪也號令不行則是人臣若乃十一而稅古者稅

其一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君數役於民入山澤

以其時而無征斧斤以時入山澤關譏市廛皆不收

賦關市但譏異服異言及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鄒

之此國家主財之道也何財之費乎何至費曾子曰敢

問何謂七教參問夫子何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

上之人尊敬老上尊齒則下益弟上之人尊其年齒

上樂施則下益寬上喜於博施上親賢則下擇友上

近賢者則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好有德之人上惡

貪則下耻爭上爭利為羞耻上廉讓則下耻節上清

遜則下亦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

政教定則本正矣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

正是故人君先立仁於已然後大夫忠而士信民敦

俗樸男慤而女貞六者教之致也布諸天下四方而

不窳薄也納諸尋常之室而不塞室也等之等之齊以禮

立之以義行之以順則民之弃惡如湯之灌雪焉曾

子曰道則至矣弟子不足以明之孔子曰參以為姑

止乎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也法必裂地以封之

分屬以理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

日省而時考之進用賢良退貶不肖則賢者說而不



肖者懼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弟選才能此七  
 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  
 於腹心足與腹心相親近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  
 慈母矣赤子之親於君王如慈母慈上下相親如此此君民如故  
 令則從號令則民施則行民施行則民懷其德君百姓懷  
 近者悅服悅誠服遠者來附遠方亦附政之致也夫布  
 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斯不遠之則也周制三  
 百步為里千步為井三井而埒封道曰埒淮南子曰  
 埒三而矩此說里數不可以言井五十里而都封百  
 里而有國乃為穡積資聚焉恤行者有無是以蠻夷

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賓故曰無市而  
 民不乏無刑而民不亂田獵罽弋罽魚籠弋繳射也非以盈  
 宮室為祭與養也徵斂百姓非以盈府庫也養人倫慘怛  
 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  
 言可復其跡可履如饑而食如渴而飲民之信之如  
 寒暑之必驗故視遠若邇非道邇也見明德也是故  
 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王之守折  
 衝千里之外者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參又問何  
 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極之禮不在讓至  
 賞不費而天下士悅至極之賞不費而至樂無聲而



天下民和而極之樂無聲音明王篤行三至明哲之

此三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由是天下之王天下之

士可得而臣得天下之士可天下之民可得而用百姓

可得而如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敢問此三至之言孔子

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古先哲王必皆

也既知其名又知其實既知其名譽然後因天下之

爵以尊之因朝廷官爵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

此是至極之禮不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因其

而富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此是至極之

夫喜悅如此則天下之名譽興焉能若此則天下此

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此所謂至極之樂無

樂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也所

謂天下之至明者能舉天下之至賢也此三者咸通

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乎愛人智者莫大乎知

賢賢政者莫大乎官能有土之君脩此三者則四海

之內供命而已矣夫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

是故誅其君而改其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故明王

之政猶時雨之降降至則民悅矣是故行施彌博得

親彌衆此之謂還師衽席之上言安安而無憂

大婚解第四



孔子侍坐於哀公孔子侍魯公坐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

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惠也百姓受公之惠臣敢

無辭而對夫子稱臣豈敢人道政為大大於為政莫夫

政者正也正夫政者所以君為正則百姓從而正矣行

政於上則百姓皆得其正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

別宜夫有分別男女親相親宜君臣信君臣之三者正

則庶物從之皆得其從而公曰寡人雖無能也願知所

以行三者之道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夫子

人之為政所以治愛人禮為大道所以治愛人之所以

治禮敬為大道所以治禮之敬之至矣禮至敬大婚為

大婚禮又為大婚至矣禮之至大婚既至冕而親迎

親迎者敬之至也敬身親之至是故君子與敬為親捨

敬則是遺親也弗親弗敬弗尊也愛與敬其政之本

歟政愛之根本也乃為公曰寡人願有言也然冕而親迎

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

先聖之後以為天下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

魯周公之後得郊天故言以為天下之主公曰寡人實固不固安得聞

此言乎寡人欲問不能為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

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夫婦婚娶乃君何謂

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



之神

言宗廟天

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

夫婦正則始可以正人者也

禮足以振之恥事

振救之

國耻足以興之耻國不知禮故為政先乎禮

禮其政之本與昔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盖有道焉

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故

君子無不敬也者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支也敢

不敬與不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本也傷其

本則支從之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言百姓之所法而行身以

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以修此三者則大化愾

愾乎天下矣昔太王之道也太王出亦姜女入亦姜女國無鰥民愛其身以

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行則民作

則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恭敬以從命若是則可

謂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何謂成其親孔子

對曰君子者也人之成名也百姓與名謂之君子則

是成其親為君而為其子也孔子遂言曰愛政而不

能愛人則不能成其身不能成其身則不能安其土

不能安其土則不能樂天安土樂天易中盡性之事

又樂天既知天命而公曰敢問何能成身孔子對曰

夫其行已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辦合天道也公

信言云



曰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曰貴其不已也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而能久無極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久言是天道也公曰寡人且愚冥言愚也幸煩子之於心是天道也公曰寡人且愚冥言愚也幸煩子之於心欲煩孔子議識孔子蹴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其心所能行也物孝子不過乎親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謂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如此言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子及此言是臣之福也

儒行解第五

孔子在衛冉有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言

國有聖德之夫子而不能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正如退行又欲追及前行之人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國也有才而以資鄰國吾國有賢人而不能用是國也難以言智也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季孫以冉求之言告於哀公公孔子既至舍魯傳舍哀公館焉就孔子公自阼階自東階孔子賓階夫子自西升堂立侍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公謂子曰衣服孔子對曰丘少居魯魯國也衣逢掖之衣衣深衣長居宋及長則冠章甫之冠章甫儒冠之名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君子廣博其服以鄉俗以所隨鄉俗丘未知其為儒服也知不



其為儒衣言非所重公曰敢問儒行孔子曰畧言之則不能終

其物猶事也悉數之則留更僕未可以對留僕也則

正位掌擯相更為之義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曰儒有

席上之珍以待聘席籍也資也能籍先夙夜強學以

待問蚤夜勤力務學懷忠信以待舉心懷忠信以力

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大

讓如慢所以自抗故小讓如偽所以致曲故大則如

威小則如媿大不可以貌言大則有所不敢為難進而易退

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

畏難也其起坐恭敬言必誠信行必中正也道塗不

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也怨愛其死以有待

也養其身以有為也不爭近小其備預有如此者儒

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也土地而仁義

以為土地不求多積而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

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

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情如此

者儒有委之以貨財而不貪淹之以樂好而不淫劫

之以衆而不懼阻也之以兵而不攝見利不虧其義

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其勇鷙猛擊也蟲疑

蟲攫左手握也搏引重鼎不程其力喻勇足以任重也



往者不悔行必當理來者不豫知足以應過言不甫

流言不極以止之詎可知窮不斷其威常嚴不習其謀

物來順應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惟可以

其威也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相迫不可殺而不可辱

其居處不過多溢其飲食不溇濃溇其過失可微辨

而不可面數也勝疏曰此句似尚氣好其剛毅有如此

者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干櫓大戟也戴仁

而行抱義而處躬行則以仁不殘暴也雖有暴政不

更其所何外侮已禦內志已定其自守有如此者守記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堵方丈曰堵一室篳門圭窬篳門

編荆竹為門也圭窬蓬戶甕牖以編蓬為戶甕為牖也易衣而

出更相易衣并日而食并一日之糧上答合之不敢

以疑道合即信而就上不答之不敢以諂不合則去

其為仕有如此者儒有今人以居古人以奢奢指今

世行之後世以為楷法若不逢世上所不援下所不

推詭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其志不可

奪也雖危起居猶竟信其志乃不忘百姓之病也身

危而必行其志道雖塞而不忘其民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

窮不知窮篤行而不倦可久故禮必以和優游和以

法有節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陶瓦者毀其圓則

法也



而有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  
辯也 怨程功積事不求厚祿報上不求 推賢達能不望其報  
下不責 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澡身浴德致其潔淨以 陳言  
而伏入告其君 言而正之上不知也默而翹之又  
不揚於外 為急也以清靜事君因事而正則君不知 不臨深而  
默而發之不急所以為不為也 為高不加少而為多言不因勢位 世治不輕世亂不  
而自矜莊也 沮同已不與異已不非違而必以其道窮而必行其  
志不以同已而與不以異已 而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  
諸侯慎靜尚寬砥礪廉隅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

服力 近文章雖近文 雖以分國視如錙銖十絛為銖  
行也 弗肯臣仕其規為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營  
也言輕 道同術竝立位相等也 則樂相下位相讓也 不厭與齊也 父別則  
聞流言不信義同則進不同則退同謂與友也 其交友有  
如此者夫溫良者仁之本也慎敬者仁之地也寬裕  
者仁之作也作為 遜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  
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  
施也儒行之八者既歷數以告哀公 儒皆兼而有之  
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儒有不隕獲於  
貧賤頤獲墜割也一說 不充訕於富貴充訕驕吝也



擾之不溷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也溷辱也累聖礙  
受於君長有司也故曰儒術者布道今人之名儒也妄常以  
儒相詬疾詬疑作謬為人之所毀惡也妄竊哀公既聞此  
言也言加信行加敬曰終歿吾世弗敢復以儒為戲  
矣

問禮第六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子之言禮何其尊尊猶重也  
孔子對曰丘也鄙人不足以知大禮公曰吾子言焉  
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以生者禮為大非禮則無以  
節事天地之神禮為儀節神兼百神皆以非禮則無以

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焉禮以正名分分之嚴者外  
自長幼必禮而後辨其位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  
子兄弟婚姻親族疏數之交焉禮以順人情情之厚  
有之親族由父子兄弟婚姻有之間見曰疏亟見  
必禮以別其交也是故君子以此禮也為之尊敬  
者謂然後以其所能教順百姓易曰禮非強不廢其  
會節此總前言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既有成事  
成事謂取日筮然後治其彫鏤文章黼黻祭以別  
尊卑上下之等其順之也順謂人無而後言猶明其  
喪祭之紀宗廟之序品其義牲設其豕腊乾肉脩其



歲時以敬祭祀別其親疏序其昭穆而後宗族會宴  
一作即安其居以綴恩義卑其宮室節其服御車不  
彫璣器不彫刻一作鏤食不二味心不滯志疑作以與  
萬民同利古之明王行禮也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  
莫之行也孔子對曰今之君子好利無厭滯行不倦  
荒怠慢游固如固獲也民是盡以遂其心以怨其政  
以忤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言苟求得  
而虐殺刑誅不以其治也夫昔之用民者由前用上  
今之用民者由後用下是即今之君子莫能為禮也  
言偃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乎孔子言我

欲觀夏道是故之也商祀夏後而不足徵也徵證吾得  
夏時焉於十二月之正屬小正夏之書名也我欲觀  
殷道是故之宋封殷後而不足徵也吾得乾坤焉地陽  
陰之書即易也商易曰歸乾坤之義夏時之等也吾  
以此觀之夫禮初也始於飲食記作夫禮之初始諸  
也飲食之大欲人以禮之而由起也太古之時其燔  
黍擘豚於堊石之釜醜以米肉加汗罇而杯飲罇地為  
而蕡桴而土鼓束草為鼓猶可以致敬於鬼神享其  
求備及其死也升屋而號曰高高作皋引其死者復  
然後既下乃行死然後以飲腥苴熟始死含以珠具符  
然後下乃行死然後以飲腥苴熟始死含以珠具符

禮記卷之四

卷之四

七

五百五



形體則降魂氣則上是為天望而地藏也氣上故望

降故穴地而藏故生者南嚮死者北首皆從其初也昔之王

者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拙地而居謂

寒也有柴曰橧在樹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

肉飲其血茹其毛食曰茹未有絲麻衣其羽皮後

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範金用刑範治合土和合泥

也以為臺榭宮室戶牖以炮以燔毛炙曰炮以烹以

炙沈而煮之金曰烹以為醴酪醴醴酒治其絲麻以

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故玄酒在室醴醎在

戶粢醎在堂澄酒在下按禮辨酒之五齊一曰泛齊

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醑

齊五曰沈齊室內在室北太古用水故尊尚之戶在室

稍南堂在室外下則堂下矣去古漸遠故五者各以

等降設之玄酒即泛齊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

瑟管磬鐘鼓以其祝嘏以降其上神神上天與其先

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

所是謂承天之祐言行禮如此則作其祝號按禮祝

神鬼祗牲齋幣也皆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此

美其辭以告神也者法上熟其殺雖有所熟猶有所腥不忘古越

古禮也也熟其殺也至下合烹則無後腥矣越同越

也席以坐疏布以罩當作幕覆酒中衣其浣布凍

也以為醴醎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

嘉善也是謂合莫契合於冥之中也此以然後退而

樂也

禮也

禮也

禮記卷之五十五 禮記卷之五十五 禮記卷之五十五



合烹合其烹熟之體無復腥也體其犬豕牛羊體謂解其牲體而薦之也實其

簠簋籩豆銅羹簠簋詩傳瓦器以盛黍稷籩豆木器以盛果醢銅羹銅器如鼎和羹之祝以孝告祝通孝子語於先祖嘏以慈告嘏以傳先祖語於孝子是為

大祥祥善也合烹以下此禮之大成也

五儀解第七

五儀解第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為治敢

問如何取之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

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曰然則章甫

絢履紳帶搢笏者賢人也章甫冠名絢履頭之飾紳大帶搢插也笏所執以書

命對孔子曰不必然也丘之所言非此之謂也夫端

衣玄裳冕而垂軒者則志不在於食君端衣玄裳齋服也軒軒車

志不在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

服謂此類也言服其服則制其心也公曰善哉盡此而已乎孔

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

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曰敢問何如斯謂之庸

人孔子曰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格

也之言不擇賢以托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闇大

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五鑿為正心從而

壞鑿竅也五鑿謂耳目鼻口及心之竅也雖似於正而耳欲聲目欲色鼻欲嗅口欲味心已從外物所



誘而壞矣一曰此則庸人也公曰何謂士人孔子曰

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通道術

之本必有率也率猶行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

處猶守也是故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必審其

所謂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皆得其所務者知既知之

言既道之行既由之則若性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

言若性之所命形之所賦之不移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

則士人也公曰何謂君子孔子曰所謂君子者言必

忠信而心不怨所言必忠信無怨惡也仁義在身而色無伐躬

仁義而無於伐之色思慮通明而辭不專心思慮昭明通篤

行信道自強不息德行純篤信行油然若將可越而

終不可及者君子也油然不進之貌一作猶舒公曰

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依德而行

行中規繩規矩準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

身其言可為天下取法言滿道足化於百姓而不傷

於本其道可化民富則天下無宛財德惠而天下化

施則天下不病貧德普而天下賴此賢者也公曰何

謂聖人孔子曰所謂聖人者德合於天地其德可配

變通無方隨時變通窮萬事之終始窮萬物協庶品

之自然合衆物自然明竝日月其明可並化行若神神化



天下知神不可測下民不知其德民圍於德化之中觀者不

識其鄰鄰以喻此則聖人也公曰善哉公嘆曰善哉

此凡可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生

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

嘗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若

何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君如此言已知丘

亦無所聞焉謙詞公曰非吾子寡人無以啓其心吾

子言也孔子曰君子入廟如右君入太廟登自阼階

由東階仰視榱桷舉日俯察机筵下視其器皆存

祭器而不覩其人不見祖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

昧爽夙興未明正其衣冠整理其平旦視朝平明時

慮其危難思其危一物失理亂亡之端有一物不待

自此始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于中冥

日出聽事於諸侯子孫往來如賓諸侯子孫行禮揖

讓慎其威儀正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緬

然長思而思出於四門出國周章遠望亡國之墟

必將有數焉觀亡國定域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

夫君者舟也舟如庶人者水也衆人水所以載舟亦

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君能明此五者

君能知思此五者又留意於五儀之事又畧留心五則政治

此五者



何有失矣

哀公問於孔子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任於官

官所司也言各當以無取捷捷無取鉗鉗無取啍啍

捷敏疾也鉗妄對捷捷貪也捷捷不為貧鉗鉗亂也啍

不誠也啍多言也故弓調而後求勁馬馬服而後求良馬

士必慤而後求智能馬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

適言無智雖不慤信不能為大惡不慤信而有智能然後乃可畏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吾國小而能守大則攻其

道如何我欲吾小國能自守而大對曰使君朝庭有

禮上下相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天下之人皆為公之民將誰

攻之何以更苟違此道如或反其民畔如歸皆君之

讎也百姓皆歸將與誰守將與何人公曰善哉於是廢

山澤之禁乃廢其山澤弛關市之稅能罷關市以惠

百姓以惠子

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

之公曰何為對曰為其有二樂一曰物公曰有二樂

則何為不博子曰為其兼行惡道也博有三哀公懼

焉有間復問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至甚也孔子

曰君子之惡惡道不甚則好善道亦不甚好善道不

甚則百姓之親上亦不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惛惛

惛惛惛惛



也擬憂也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甚也如此公曰美哉夫君子成人之善不成人之惡微吾子言焉吾弗之聞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已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公曰善吾子言之豈有其事乎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之世有雀生大鳥於城隅焉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則國家必王而名益昌於是帝辛介雀之德介助也以此雀之德為助也不脩國政亢暴無極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國以亡此即以已逆天時詭福反為禍者也逆此

天祥而暴致之也又其先世殷王太戊之時道缺法圯以致妖孽桑穀並生也于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朝意者國亡乎太戊恐駭側身脩行思先王之政明養民之道三季之後遠方慕義重鐸至者十有六國此即以已逆天時得禍為福者也此逆天也故天災地妖所以儆人主者也寤夢徵怪所以儆人臣者也災妖不勝善政寤夢不勝善行能如此者至治之極也唯明王達此公曰寡人不鄙固此亦不得聞君子之教也鄙固即前篇實固之意

哀公問於孔子曰智者壽乎仁者壽乎孔子對曰然



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已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  
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外傳  
作好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以少犯衆以  
干上弱侮強忿怒不類動不量力兵共殺之此三者死非  
命也人自取之若夫智士仁人將將行身有節動靜  
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不亦宜乎

孔聖家語圖卷之二



孔聖家語圖卷之三

武林後學吳嘉謨集校

致思第八

孔子北遊於農山

山在魯地一作景戎

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

子四望喟然而嘆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

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顛得白羽若月赤

羽若日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旂旗繽紛下蟠於地

蟠委

也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

攘却也

擐旗執馘

擐取也取敵之旂馘也

唯由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

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顛使齊楚合戰於濟瀆



之野大之野兩壘相望兩軍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

編衣白冠尚兵凶事故子貢陳說其間談說齊楚推論

利害釋二國之患言二國之患難唯賜能之使二

子者從我焉夫子曰辯哉顏回退而不对孔子曰回

來汝奚獨無願乎顏回對曰文武之事則二子者既

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雖然各言爾志也小子言

之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蔽薰蕕之草堯桀不共

國而治道不同不相為謀也以其類異也回願明王聖主輔相

之回所願欲明聖敷其五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天

有信五教之目道之以禮樂又禮樂使民城郭不

脩治也溝池不越於此鑄劍戟以為農器言無事於

也農器放牛馬於源藪放牛馬於桃林之野歸馬於華陽

之岐者可以與同室家無離曠之思無離曠怨思也

千歲無戰鬥之患言大則由無所施其勇天下平治

者矣由雖勇也而賜無所用其辨矣天下平治則齊

也賜雖有辨才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

問曰夫子何選焉三子言志各出本意顏回孔子曰

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

魯有儉嗇者瓦鬲鬲曲脚煮食食之自謂其美盛之

士型型瓦甌以進孔子孔子受之而說如受大牢之

也小盆也



饋饋與餽同子路曰瓦甌陋器也煑食薄膳也夫子何喜

之如此乎夫子曰夫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思一作念

其親吾非以饌具之為厚以其食厚而我思焉

孔子之楚而有漁者獻魚焉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

市遠無所鬻也思慮弃之糞壤不如獻之君子故敢

以進焉於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掃地將以享祭

門人曰彼將弃之而夫子以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

諸惜其腐餘餘餼同餼而欲以務施者仁人之偶也惡

有仁人之饋而無祭者乎

季羔為衛之士師獄官刑人之足俄而衛有蒯瞶之亂

事見他書季羔逃之走郭門知禍而避義也刑者守門焉謂季

羔曰彼有缺言彼有空季羔曰君子不踰言君子不可

之喻空也又曰彼有竇刑者又曰彼處有穴可以逃難季羔曰君子不

隧不從穴出又曰於此有室刑者又言此處有室季羔乃入

焉隨迹以難既而追者罷追羔者季羔將去謂刑者曰

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刑子之足我者不可察主今

吾在難今我在患正子報怨之時此正汝復而逃我

者三何哉刑者指刑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柰何曩

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獄

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變色不樂見君顏色臣又



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

悅一作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

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而交益親季平子用孔子田委吏至

鍾司空千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孔子欲

而西觀周敬叔言於魯君給孔子車馬問禮於老子孔子歷觀郊廟自周而還弟子四方來學也故

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既

則立之道殆將廢矣

孔子曰王者有似乎春秋正其本而文王以王季為

父以太任為母以太姒為妃以武王周公為子以太

顛闕天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

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成

矣春秋致其時致推極也春秋以而萬物皆及王者

致其道而萬民皆治周公載已行化載亦行也言行

正不令而行也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

魯子曰入其一作是國也言信於群臣而留可也

行忠於卿大夫則仕可也澤施於百姓則富可也孔子曰

參之言此可謂善安身矣

子路為蒲宰為水備與其民脩溝壑同百姓備以民

之勞煩苦也見百姓勞人與之一簞食一壺漿與人之



一食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乃使子貢往止之子路忿然不

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灾故與民

脩溝洫以備之溝使百姓備之而民多匱餓者是以

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是止由之行仁也

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由不受也孔子曰汝以民為

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何不白於君而私發粟以貸之

以爾食饋之是汝明君之無惠是欲暴陽其君無恩惠及人而見

已之德美矣汝速已則可不則汝之見罪必矣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之為人如何子曰仁也得仁也

子路曰昔管仲說襄公公不受是不辯也欲立公子

糾而不能是不智也按齊襄公立無常無常度也鮑叔牙曰君使民亂將作矣奉

公子糾小白出奔莒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

公子糾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

先入是為桓公乃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

梏而居檻車無慙心是無醜也言不耻惡事所射之君

聞知無知死發兵送公子糾入齊而使管仲別將是

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孔子曰管仲

說襄公襄公不受公之闇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

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知權命也桎梏而無慙

心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於變也不死子糾量輕

重也夫子糾未成君而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義管



仲不死束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於取仁未足多也

孔子適齊中路聞哭者之聲其音甚哀孔子謂其僕

曰此哭哀則哀矣然非喪者之哀也也一作矣驅而前少

進見有異人焉擁鑣鑣鐵也帶索哭音不衰孔子下

車追而問曰子何人也對曰吾丘吾子也曰子今非

喪之所奚哭之悲也丘吾子曰吾有三失晚而自覺

悔之何及曰三失可得聞乎顛子告吾無隱也丘吾

子曰吾少時好學周徧天下後還喪吾親是一失也

長事齊君君驕奢失士臣節不遂是二失也吾平生

厚交而今皆離絕是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

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季也不可再見者親也

請從此辭遂投水而死孔子曰小子識之斯足為戒

矣自是弟子辭歸養親者十有三

孔子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

惟學焉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

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而有大名以顯聞四

方流聲後裔者豈非學者之效也故君子不可以不

學其容不可以不飾不飾無類無類失親類宜為貌

無貌體貌於莊然後親愛失親不忠情不相親則不

可久故曰無貌失親也心無忠誠也則不



忠失禮禮以忠信為本失禮不立不學禮則無以立也夫遠而有光者

飭也近而愈明者學也譬之汚池水潦注焉荏荏也荏荏荏細也

也荏荏也荏荏荏細也荏荏荏細也荏荏荏細也荏荏荏細也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寬其力也家貧

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

之實自食惡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為二親負米於百里之外而歸親喪

之後南遊於楚南遊官於楚國從車百乘百乘之車相隨從積粟萬

鍾俸祿多也累網而坐重席而坐列鼎而食羅列鼎而食願欲食藜

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言不可復

也生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

盡力死事盡思者也生則能盡其力死則能盡其思

孔子之鄉鄉國名少昊之後魯之鄉縣也遭程子於

途傾蓋傾蓋車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

五匹以贈先生贈送也子路屑然屑然恭貌對曰由聞之士

不中間見中間謂介紹也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間

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由詩不云乎有

美一人清揚宛兮邂逅相遇清視清明揚眉上廣宛美也不期而會曰邂逅

也也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

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也

也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於河梁河水有石絕處石梁非謂河有梁也而觀

焉有懸水三十仞八尺曰仞圜流九十里水深急則流深急則魚鼈

不能道行也鼃鼃不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以衣涉水曰厲

又度也孔子使人竝近也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

九十里魚鼈鼃鼃不能居也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

以措意措一字兩義此看也後道也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子巧

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

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措吾軀

於波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

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成身成身成其

也身親之而况於人乎

孔子將行雨而無盖門人曰商也有之子夏名商孔子曰

之為人也甚恇恇同吝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

短者故能久也

楚昭王渡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

取之取之以上楚王也王大怪之遍問群臣莫之能識使使

聘於魯問孔子孔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此萍草可之實也

剖而食之吉祥也吉祥之兆唯伯者為能獲焉使者反王

遂食之大美久之使來以告魯大夫大夫因子游問

曰夫子何以知其然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



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

子貢問於孔子曰死者有知乎將無知乎子曰吾欲言死之有知將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吾欲言死之無知將恐不孝之子弃其親而塋賜欲知死者有知與無知非今之急後自知之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子曰慄慄焉若持腐索之扞馬慄慄危懼貌扞馬突馬也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御一作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如之何其無畏也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金則為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金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贖買也

子路治蒲為邑請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也由願聽受夫子教誨子曰蒲其如何言蒲邑風俗如何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路言蒲人皆壯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以攝能恭其強勇寬而正可以懷強行寬心好



正道可以懷柔其強暴愛而恕可以容困能愛恕可以容其困之溫而斷  
可以抑奸和溫而能斷如此而加之則正也正治不  
難矣

### 三恕第九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恕者反己之謂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  
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  
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士能明於三恕之  
本則可謂端身矣端身正己也正而不為過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不可不察也少而不學長無能  
也老而不教以莫之思也有而不施窮莫之救也故  
君子少思其長則務學老思其少則務教有思其窮  
則務施

伯常騫問於孔子曰騫固周國之賤吏也不自以不  
肖將北面以事君子敢問正道宜行不容於世正道宜行  
而世莫之能貴故行之則有所不容隱道宜行然亦不忍世亂則隱然  
為隱事今欲身亦不窮謂能容也道亦不隱為之有道乎  
孔子曰善哉子之問也自丘之聞未有若吾子所問  
辯且說也辯當其理丘嘗聞君子之言道矣聽者無  
察則道不入聽者不明察則道不入奇偉不稽則道不信聽者  
不能考校其奇偉不群則道不虛行又嘗聞君子之言事  
見信言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矣制無度量則事不成其政曉察則民不保政太曉則民不保

則民不保又嘗聞君子之言志矣剛折不終剛則折矣

命徑易者則數傷則數傷於義浩倨者則不親浩倨

不恭之貌如是就利者則無不敝言好利者必不可久又嘗聞

養世之君子矣從輕勿為先從重勿為後赴憂患從勞苦輕者

宜為後重者宜為先見像而勿強像法也見法而陳道

而勿怫怫詭也陳道而已此四者丘之所聞也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傾欹易覆之器韓詩并說苑云觀於

周廟有欹器焉太平御覽引家語亦然晉杜預博云周廟欹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座當以周廟為是夫

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為宥坐之器

宥與右同言可置於座右也說苑作座右或曰宥與術同勸也淮南子作宥危文子曰三皇五帝有勸戒

之器名也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

覆明君以為至誠以戒故常置於座側顧謂弟子曰

試注水焉說苑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乃注之水韓詩并說苑孔

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中則正滿則覆

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

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

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

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

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振動也守之以怯富有四

海守之以讓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所見大水必觀

焉何也孔子對曰以其不息且徧與諸生諸生謂萬物也而

不為也物得水而後生水不與能而又不德夫水有似乎德其流也則

卑下倨拘必循其理卑一作卑增也倨一作倨方也拘拘同曲也言水益卑而或方

或曲必循其理也此似義浩浩乎無屈盡之期此

似道流行赴百仞之嶮而不懼此似勇至量必平之

此似法盛而不求概概平斛水也言水也此似正綽約

綽綽作綽也微達此似察發源必東此似志以出以入萬

物就此化絜絜與潔同易曰言萬物之洗潔而盡出也此似善

化也水之德有若此是故君子見必觀焉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向也賜觀

於太廟之堂未既輟還瞻北蓋皆斷焉既盡也輟止也○蓋胡閣

切廟戶也觀北彼將有說焉匠之過也孔子曰太廟

之堂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工巧蓋貴久矣

貴文也荀子曰尚有說也尚猶必也

孔子曰吾有所耻有所鄙有所殆殆危夫幼而不能

強學老而無以教吾耻之去其鄉事君而達卒遇故

人曾無舊言吾鄙之事君而達得志而見故人曾無

心者與小人處而不能親賢吾殆之疎賢而近小人

子路見於孔子孔子曰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



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路出子貢入問亦如之子貢對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顏回對曰智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士君子矣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

三問孔子不對不達意故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

鄉者鄉作向君問丘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

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為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

臣從君命貞矣奚疑焉荀作夫子有奚對焉孔子曰鄙哉賜汝

不識也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爭讀作諍天子有三

公四輔則主無過舉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諸侯有三卿內外史

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大夫有室老邑宰相則

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士有爭友不行不義

士雖有臣既微且陋不能以義匡其主故故子從父

命奚詎為孝子順父命豈可以臣從君命奚詎為貞

臣順君命豈詎得為貞夫能審其所從詳審其所從之謂孝之

謂貞矣

子路盛服見於孔子子曰由是倨倨倨與倨同言其

者何也夫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按韓詩外

濫觴言其微也及其至於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



非惟下流水多邪下流水多故使人畏今爾衣服既

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以非告汝乎子路趨而出

改服而入蓋自若也子曰由志之吾告汝奮於言者

華自矜於言者奮於行者伐矜於行者夫色智而有

能者知見於色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言之要也

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至則仁既仁且

智惡不足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披褐而懷玉何如者褐賤

子曰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袞冕文衣

也盛飾也

### 好生第十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孔子不對公

曰寡人有問於子而子無言何也以君之問不先其

大者故方思所以為對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

為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為政事好其任授賢而

替不肖用人則取其賢者而德若天地而靜虛德之大如

天地化若四時而變物也之變化萬物是以四海承

風暢於異類及於夷狄皆仰舜德以鳳翔麟至鳥獸

馴德順其德皆無他也好生故也知人無害君舍此

道而冠冕是問是以緩對



孔子讀史至楚復陳

陳夏徵舒殺其君楚莊王討之因縣陳而取之申叔時諫楚莊

王從之喟然嘆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

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違其義匪楚莊王之賢不能

受其訓

孔子嘗自筮其卦得賁焉愀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進

曰師聞卜者得賁卦吉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

孔子對曰以其離耶在周易山下有火謂之賁離上

為非正色之卦也夫質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賁非吾

兆也飾以其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琱何也質有餘不

受飾故也

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矣

召伯聽訟於棠樹之下民

之作甘棠思其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

子路戎服見於孔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

劍自衛乎子路言古一人必以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

為質仁以為衛古之君子以忠不出環堵之室而知

千里之外居身環堵之中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人有

者我則以侵暴則以仁固之有侵犯暴逆我則何待

劍乎何必以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

教齊自衛乎也齊榮下緝也受教者攝齊升堂由勇人

楚恭王出遊亡烏皞之弓恭王出遊而失其名右請求



之左右請王曰已之舍王曰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

求之楚王失其弓而楚人得之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

夫子聞楚王之言曰惜乎其度量不廣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

必楚也但言一人失弓人得之而已

孔子為魯司寇斷獄訟皆進眾議者而問之曰子以

為奚若某以為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

從某子幾是近也重獄事故與眾議之

孔子問漆雕憑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

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季

為一兆武仲三季為二兆孺子容三季為三兆憑從

此見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所未敢識也孔子曰

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

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能

也而宜為如按說苑憑作馬人孰克如此王註屬憑

說苑作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十乎蓋指三

大夫也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

二季將亡後一季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

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季必亡今過暮而亡夫子何以

知其然孔子曰夫祭者孝子所以自盡於其親將祭

而亡其牲則其餘所吝者多矣若此而不亡未之有



也

虞芮二國虞在河東大陽縣芮在馮翊臨晉縣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

相謂曰西伯仁人也西伯仁人即周文王也盍往質之何不在彼質正

入其境既至西伯疆界則耕者讓畔讓如夫相行者讓路行路之入

相遜而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士遜大夫為尊大夫讓于鄉言相

也遜也虞芮之君曰嘻二國之君莫曰吾儕小人也不可以入君

子之朝不可入君遂自相與而退二國相退咸以所爭之

田為閑田矣孔子曰以此觀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

焉文王之道不令而從不教而聽至矣號令而民

自從不施教海而民自聰可謂至矣

魯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

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斯言也曰二三子識

之孰謂參也不知禮乎

哀公問曰紳委章甫紳大帶委端委禮衣也章甫冠名也有益於仁乎

孔子作色而對曰君胡然焉何衰蔴苴杖者志不

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黼黻衮冕者容不褻慢

非性矜莊服使然也介冑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體

純猛服使然也且臣聞之好肆不守折言市弗能而

長者不為市言為長者之行則竊竊宜夫有益與無

益君子所以知



孔子謂子路曰見長者而不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能入其門矣故君子以其所能敬人小人反是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為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慈以為勇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

可從已二句疑有關誤王曰言人退之而不怨先之則可從足以為師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不得聞既得聞之患弗得學既得學之患弗能行有其德而無其言君子

耻之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而又失之

君子耻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耻之眾寡均而人

功倍已焉君子耻之業與人同而功與人異故君子則其不及也

魯人有獨處室者魯國有男子獨居於室者隣之釐婦釐寡婦也亦獨

處一室隣之寡婦亦處一室夜暴風雨至釐婦之室壞室為風雨所損

趨而托焉趨避風雨魯人閉戶而不納男子閉戶不與寡婦

入釐婦自牖與之言寡婦隔窓與男子言子何不仁而不納我

乎汝何為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男女不六十餘歲不同居也

不可居處同也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納爾也尚少

我亦少是以不納爾也尚少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覆以體

曰不建門不建之名之女柳下惠事見他書魯人曰柳下

惠則可言柳下惠有德吾固不可在我實吾將以吾

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我將以我之不可為學柳下



非他人可比今世人有喻墻相從鑽穴相窺者矣尚何望其婦之趨托而不容入乎然其有見於此其不汗顏者亦幾希矣此非小事乃克已復禮之端自孔古賢人自這裏做工夫其可忍乎學生祭焉可也孔

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凡欲

下惠之人未有若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為心期造至

魯之男子者也習也不可謂明人也可謂智乎哲之人

孔子曰小辨害義辨言小人口小言破道言小人大道

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君子美其詩取其雌雄

之有別取其別鹿鳴興于獸而君子大之以鹿鳴篇

亦大其詩其得取食而相呼取鹿相呼喚若以鳥獸

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如嫌鳥獸之名而不取其義

言之言宜作嫌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強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強

氣則刑戮荐臻幽詩曰殆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

繆牖戶鷓鴣之詩以鳥之為巢喻我國今女下民或

敢侮予今者周公時言我先王致此大功至艱而下

以存周孔子曰能治國家如此雖欲侮之其可得乎

周自后稷積功累行以有爵土公劉重之以仁及至

太王亶父敦以德讓其樹根置本備豫遠矣初太王

都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

不得免焉於是屬耆老而告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



吾聞之君子不以所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  
君遂獨與太姜去之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函人曰  
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焉天之與周民之  
去殷久矣若此而不能天下未之有也武庚惡能侮  
能一作其代庚紂子邶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  
名祿與管蔡共為亂中節蓋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政  
舞驂馬在外服和馬在中也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政  
乎言御法得則馬和也夫為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  
轡馬道得則民和也紕言其動於近行於遠也執此  
法以御民豈不化乎喻周之善御民也竿旄之忠告  
至矣哉飾以素組良馬如組紕之義引之以明紕之

不樂善道也

孔子讀詩于正月六章小雅之篇惕然如懼曰彼不

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

身危時不興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者

既不遇天也時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

是類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

躋此正月六章之辭也高曲也言天至高已不敢不

不敢不累足恐陷在位此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墨家言圖

三卷

三



孔聖家語圖卷之四

武林後學吳嘉謨集校

觀周第十一

孔子謂南宮敬叔

名說孟僖子之仲子

曰吾聞老聃

姓李名耳字伯陽謚

曰聃在周時為守藏吏

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

昭公曰

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於魯君

昭公曰

臣受先臣之命

先臣孟僖子也

云孔子聖人之後也

聖人謂殷湯也

滅於宋

孔子之先去宋奔魯故曰滅於宋也

其祖弗父何始有國而授

厲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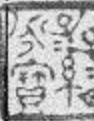
弗父何僖公世子厲公兄也讓國以授厲公春秋傳曰以有宋授厲公始有國謂始有宋也

及正考父佐戴武宣

戴武宣三公也

三命茲益恭

初命考父為士再命





命為大夫三

故其鼎銘曰

臣有功德君命銘於宗廟之鼎也

一命而僂

再命而偃三命而俯

俯偃恭於僂

循牆而走

言恭也亦

莫余敢侮

恭如我也我考父也

其饘於是粥於是

餽其口

此饘糜也為糜粥於此鼎言儉之至也

若此臧孫紇有

言聖人之後若不當世

武仲謂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為宋君

則必

有明君而達者焉孔子少而好禮其將在矣

將在屬

臣曰女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

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

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匹豎子侍御與敬叔俱至周

敬叔與夫子同至周

問禮於老聃

見老子問古之禮

訪樂於萇弘

見周

問之歷郊社之所過郊祀社考明堂之則考究明堂之法則

察廟朝之度

審宗廟朝廷之法度

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

之聖與周之所以興也

周及離去周京也

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

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

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

此今之人

好譏議人者也博辯宏遠而危其身好

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魯道彌尊矣

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

孔子觀乎明堂觀四門墉

夫子觀周明堂及四門之墉

有堯舜之

而反近於死者無他也

孔子觀乎明堂觀四門墉及四門之墉

有堯舜之

有堯舜之

有堯舜之

有堯舜之

有堯舜之

有堯舜之

有堯舜之

有堯舜之

有堯舜之

有堯舜之

有堯舜之

有堯舜之



容桀紂之象

見堯舜桀紂之畫象也

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

誠焉

堯舜為善則興桀紂為惡則廢其形狀可以為鑒戒

又有周公相成王抱

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

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

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跡於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所

以危亡未有異於却步而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

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

焉參

參三也

緘其口

三重封其口

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

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

樂必戒

雖夷安樂必警戒也

無行所悔

所悔之事不可復行

勿謂何傷其

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

言莫

無所聞知神

焰焰不滅炎炎若何

如火方焰焰而小

明已窺伺人

涓涓不壅終為江河

如水涓涓細流若

不絕或成網羅

毫末不札將尋斧柯

木如毫末之

將用斧柯而斫

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誠能謹戒是為福之根本

口是何傷

禍之門也

乃禍之門也

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

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

上也故下之

君子則知天下之人不知衆人之不可

先也故後之

其先故謙已後人

溫恭慎德使人慕

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取彼我獨守此人皆惑



之我獨不徙或之東西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高

人弗我害誰能如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

水以右為尊江海雖在於左亦天道無親而能下人

能為百川長以其能下故也戒之哉言當以此孔子既讀斯

文也夫亦能下人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

而信其言朴實而有理近情而詩云戰戰兢兢如臨

深淵如履薄冰戒謹也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

孔子見老聃而問曰其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

道而今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也道於今難行

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辯過也聽者亂於辭辭一作夫如

如此二者則道不可以忘也忘字亦

弟子行第十二夫子弟子升堂入室者

衛將軍文子將軍衛卿名彌年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

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道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

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盖入室升堂者七十有

餘人造道之多者其孰為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

以吾子常與學賢者也何為不知子貢對曰賢人無

妄謂賢人之知賢即難故君子之言曰知莫難於知

人是以難對也文子曰若夫知賢莫不難今吾子親

遊焉是以敢問子貢曰夫子之門人盖有三千就焉



賜有逮及焉未逮及焉故不得徧知以告也文子曰

吾子之所及者請問其行子貢對曰夫能夙興夜寐

諷詩崇禮行不貳過或再也有不善未嘗復行稱言不苟

舉言有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媚茲一人

應侯慎德一人天子也應當也侯惟也言顏淵之德

大雅下武之辭也與此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是言惟能足

今詩註不類後放此法則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

天子則王者之相也

在貧如客不以貧累志使其臣如借言不有臣不遷

怒不深怨不錄舊非不遷怒於人不深怨於人是冉雍

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衆使也有

刑用也然後稱怒焉子疑衍文言冉雍非有土之君

孔子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大雅蕩之

君疾威其下而言天之生人初無不善而不以善自

終而為疾虐也此與冉雍不怒之意次配故孔子以

是告匹夫不怒惟以亡其身此即上文所引疾威之

思也所以不怒者不畏強禦不侮矜矜與寡其言循性寡其言循性率性而言不

都仲由長以富材任治戎治軍旅是仲由之行也

仲由之孔子和之以文說之以詩曰受小拱大拱而

為下國駿龐荷天子之能不懃不悚敷奏其勇此商



發之詩也拱共同法也驗大也龐厚也慙忌也悚懼也敷陳也奏薦也龍和也此孔子厚和仲山以文之義言受大小法為下國大厚乃可任○天○下道而不忌不懼以敷奏其勇斯為和之以文也○拱居勇切龐莫丑剪切龍強乎武哉文不勝質其勇不勝

恭老卹幼不忘賓旅賓旅謂寄客也敬老慈亦不忘也好學博

藝省物而勤也勤於六藝之文不倦是冉求之行也

孔子語之曰好學則知勤學則可謂明哲故也卹孤則惠孤者

則可謂之惠也恭則近禮恭敬則禮勤則有繼不間絕堯舜篤

恭以王天下其稱之曰宜為國老國老助宣德教者也

齊莊而能肅志通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

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經禮三百可勉能也經禮一威作禮經

儀三千則難也言經禮三百可勉學而能行之威儀公

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謂難

焉擯道也言為相者當觀容貌而擯相其禮度衆人

聞之以為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成猶

成人之成以孔子稱赤能三千之儀故遂以為成也

改孔子曉之曰當擯相之儀則達矣言於治國之大

體則未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

赤也

滿而不盈能持滿而實而如虛雖飽於實理過之如

不及作事雖已足猶如先王難之博無不學其貌恭

言其容貌則恭其德敦執篤也其言於人也無所



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大人富貴者也浩浩廣大有自得之貌是以

眉壽不慕富貴靜虛自得所以為壽也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

之始也悌德之序也言其孝者德之本始弟者德之次第也信德之厚

也忠德之正也信者謹厚之德也忠者正直之德也參中夫四德者也

中之切以此稱之

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以為貴不為樂不侮不佚侮失貪功慕力之貌不

傲無告不侮鰥寡孤獨之人也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

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弊與敝同不弊即不

傲無告也詩云愷弟君子民之父母此大雅洞酌之辭也言師之不傲百姓故

如父母親愛之夫子以其仁為大句學之深謂其仁而至於大

而能入其深也

送迎必敬待賓客能恭敬也上交下接若截焉上與人交接截然

各得其體是卜商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

小人殆式用也夷平也殆危也言用平則止無以小人至於危也若商也其可謂

不險矣險危也言子夏能厲以斷之近小人斯不危也

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廉於行已廉薄也儉也言不自

利其事上也以佑其下言所以事上乃欲以佑助其下也是澹臺滅

明之行也孔子曰獨富獨貴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

夫謂滅明中猶當也

先成其慮及事而用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

先成其慮及事而用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



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善其事當致其詳欲給

則豫欲事給而不礙莫若豫而前定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

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

玷居言其存故止曰仁言有所裁故兼曰義詩大雅抑之篇一日三復慎之至也是南宮縚

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士謂殊異之士大戴曰引之以為異姓

婚姻言以兄之子妻之也

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禮一作履往來過之足不

履影言其往來常正故跡不履影也啓蟄不殺春分蟄始振不殺所以養氣之生也

方長不折春夏草木盛長不折所以養氣之通也執親之喪未嘗見齒

記曰笑不見齒也非以言為見齒也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於親喪

則難能也啓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人也

作仁成湯恭而以恕是以日濟恭即順也成湯行恭而能仁恕故能疾

行下人之道其聖敬之德日升聞也凡此諸子賜之

所親親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賜也固不足以知賢

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庸

之人為乃百姓歸之若吾子之論既富茂矣壹諸侯

之相也壹謂皆也抑末世未有明君所以不遇也子貢既

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文子問二

三子之行於賜不壹而三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

者對矣未知中否請以告孔子曰言之乎子貢以其



辭狀告孔子。子聞而笑曰：賜女次為知人矣。言為知人之次

子貢曰：賜也何敢知人。此以賜之所觀也。孔子曰：然

吾亦語女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者，豈思之所不

至，知之所未及哉？子貢曰：賜願得聞之。

孔子曰：不克不忘，不念舊怨。蓋伯夷、叔齊之行也。伯夷

姓墨名智字公達叔齊名允字公信夷齊謚也

畏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於父母，恭於兄弟，從善

而教不道。蓋趙文子之行也。趙大夫名武

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敢忘其身，謀其身不

遺其友，君陳則進而用之。陳謂陳列於君為君用也不陳則行而

退，蓋隨武子之行也。晉大夫士會食邑於隨

其為人之淵源也，多聞而難誕。誕欺也內植。植自足也足以

沒其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無道其默足以容。蓋

銅鞮伯華之行也。銅鞮邑名伯華羊舌赤也銅鞮一曰官名

外寬而內正，自拯於隱括之中。當作隱括所以拯物也木直

已而不直，人汲汲於仁，蓋蘧伯玉之行也。衛大夫名瑗

孝恭慈仁，允德圖義。允信也圖謀也約貨去怨。利者怨之所聚故約省貨

利所以遠怨也輕財不匱。匱竭也蓋柳下惠之行也。

其言曰：君雖不量於其身，謂不量度其德器也臣不可以不

忠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有



道順命君有道則無道衡命衡橫也謂不受蓋晏平

仲之行也齊大夫名嬰

蹈忠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無口過也國無道處賤

不悶貧而能樂蓋老子之行也

易行以俟命易治也○居下不援其上援拔也上援拔也不援拔也

○援于其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不盡其樂雖有觀

樂常念其親也以不能則學不為己終身之憂學不能得

則無憂矣蓋介子山之行也即介子推史作介山子

何至終身推不聞其入於綿上山子貢曰敢問夫子

之所知者蓋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謂其然亦畧

舉耳目之所及而已矣昔晉平公問祁奚晉大夫羊舌

大夫晉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奚辭以不知公曰

吾聞子少長乎其所於其今子掩之何也祁奚對曰

其少也恭而順心有恥而不使其過宿有心過則速

其為大夫也悉善而謙其端盡善道而謙其為輿尉

也信而好直直正也其功至於其為容也溫良而好禮

博聞而時出其志以時出之悔未公曰曩者問子子

奚曰不知也祁奚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敢

得知也此又羊舌大夫之行也子貢跪曰請退而記

之



賢君第十三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為最賢孔子對曰丘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何如孔子對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智足以治諸國其信足以守之其誠信能守國也靈公愛而任之公愛渠牟而任用之又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有國士曰士林國者見有賢而退與分其祿君而不與則是以靈公無游放之士當國士無靈公賢而尊之公以林國為賢而尊禮之又有士曰慶足

者又有國士曰慶足者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鮒衛大夫史鮒以道去衛有故而去國而靈公郊舍三日必待史鮒之入而後敢入待史鮒反國臣以此取之不亦可乎

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臣今世人者為子貢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但往者齊國有鮑叔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今之賢言管仲齊之賢臣子產鄭之賢臣意者當已然則齊無管仲子曰賜汝聞用力為賢乎進賢為賢乎夫子產乎哉子曰賜汝聞用力為賢乎進賢為賢乎夫子產乎哉子曰賜汝聞用力為賢乎進賢為賢乎夫子產乎哉子曰賜汝聞用力為賢乎進賢為賢乎夫子產乎哉



子貢曰進賢賢哉

言進賢為君子者為賢也

子曰然吾聞鮑叔達

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已之才者也

管仲子產能進人才之賢於已者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忘之甚者徒而忘其妻有

諸孔子曰此猶未甚者也甚者乃忘其身公曰可得

聞乎孔子曰昔者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忘其聖

祖之道壞其典法廢其世祀荒於淫樂耽湎於酒佞

臣諂諛窺道其心忠士折口杜口不言逃罪天下誅桀而

有其國此謂忘其身之甚矣

顏淵將西遊於宋問於孔子曰何以為為猶子曰恭

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

衆信則人任之勤此四者勤行此四者可以正國以之正國可也

豈特一身者哉豈但一身而已哉夫不比比親也於數親也而比

於疎不亦遠乎不脩其中而脩外者不亦反乎慮不

先定臨事而謀不亦晚乎

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子曰

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子路言由聞晉

國有中行氏者也尊賢賤不肖矣其亡何也能尊賢賤不肖其國亦亡何也

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

知其不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已賤而讎之怨讎



並存其國。怨仇之人皆鄰敵搆兵於郊中行氏雖欲無亡豈可得乎。

孔子閒處喟然嘆曰嚮使銅鞮伯華無死。伯華魯之賢人也使

其不灰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人也子曰其

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

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也何難乎哉子路曰幼

而好學壯而有勇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何哉子曰

由女不知也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克也以貴下賤無

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

白屋之士。未受祿命之家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也欲

得士之用也惡有有道而無下天下一有士字君子哉

齊景公來適魯舍於公館使晏嬰迎孔子孔子至景

公問政焉孔子答曰政在節財公說又問曰秦穆公

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孔子曰其國雖小其志大其處

雖僻而其政中其舉也果其謀也和法無私而令不

偷。偷一作偷苟且也首拔五殺爵之大夫。首宜為身五殺大夫百里

也與語三日而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其霸少

矣景公曰善哉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

富且壽也公曰為之柰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歛則



民富矣敦禮教遠罪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

子之言公言寡人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

之父母詩大雅酌之篇愷大也悌長也君未有子富

而父母貧者也論語有若曰百姓足君

衛靈公問於孔子曰有語寡人有國家者計之於廟

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孔子曰其可也愛人者則人

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已者則知得之人所

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已之謂也

孔子見宋君君問孔子曰吾欲使長有國而列都得

之國之列都皆得其道吾欲使民無惑吾欲使士竭力吾欲使

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官府治理為之柰

何孔子對曰千乘之君問丘者多矣而未有若主君

之問問之悉也然主君所欲者盡可得也丘聞之鄰

國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得之不殺無辜

無釋罪人則民不惑士益之祿則皆竭力尊天敬鬼

則日月當時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任能黜否則官

府治理宋君曰善哉豈不然乎寡人不佞不足以致

之也孔子曰此事非難唯欲行之云耳

辨政第十四

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夫子曰政在節財



魯君問政夫子曰政在諭臣葉公問政夫子曰政在

悅近而來遠三者之間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政

在異端乎豈為政之道在於多端乎子曰各因其事也夫子言皆

而對齊君為國奢乎臺榭淫乎苑囿多臺榭之華麗

五官伎樂不懈於時其倡官妓樂無一時必息一旦而賜人以千

乘之家者三人一日賞大夫之官者三故曰政在節財

魯君有臣三人孟孫叔孫季孫內比周以愚其君在

則結為黨與外距諸侯之賓以蔽其明在外則距諸

蒙蔽君故曰政在諭臣夫荆之地廣而都狹荆葉公

地其土地雖廣民有離心莫安其君百姓有離散之

也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為政殊矣詩

不云乎喪亂蔑資莫惠我師此大雅板之辭也王曰

言亂亡之政重富厚與今詩傳不同此傷奢侈不節以

為亂者也又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小雅巧言之

為王不能供職惟以此傷姦臣蔽主以為亂者也又

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此小雅四月之辭也言離散

此傷離散以為亂者也察此三者政之所欲豈同乎

哉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說苑作正

正其事以譎諫其君與說苑合若二曰戇諫戇諫無

譎者詭寄其辭納約自曠之義也



三曰降諫

卑降其體所以諫也

四曰直諫

以直道而諫也

五曰諷諫

借

事引援

唯度主以行之

唯在審度其君意向而後行之

吾從其諷諫

乎諷諫則可遠罪避害者也

子曰夫道不可不貴也中行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

國而能禮賢以活其身

王曰此說倍失義不宜說得道之意而云禮賢與上不相

次配又文子無禮賢之事○按左傳中行文子得罪於晉出奔朝歌從者曰謂此畜夫者君子人也胡不

休馬待後車者文子曰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好佩又

遺我玉是以不振吾過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

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畜夫之所在執而

殺之入朝歌孔子聞之曰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

然後得之身聖人轉禍為福此謂是與

若入將死以不禍為福也

楚王將遊荆臺司馬子祺諫王怒之令尹子西賀於

殿下諫曰荆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拊子西之背曰

與子共樂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願

言有道王肯聽之乎王曰子其言之子西曰臣聞為

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諛其君者刑罰

不足誅也夫子祺者忠臣也而臣者諛臣也願王賞

忠而誅諛焉王曰今我聽司馬之諫是獨能禁我耳

若後世遊之何子西曰禁後世易耳大王萬歲之後

起山陵於荆臺之上則子孫必不忍遊於父母之墓

以為歡樂也王曰善乃還孔子聞之曰至哉子西之



諫也入之於十里之上抑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於子產晏子可謂至矣夫

待<sub>二</sub>子愛<sub>一</sub>敬<sub>之</sub>極也敢問二大夫之所自為夫子所以與之者

孔子曰夫子產於民為惠主<sub>其治民可謂</sub>於學為博

物<sub>其為學乃博</sub>晏子於君為忠臣<sub>其事君可謂</sub>而行

為敬敏<sub>其所行恭</sub>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

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

齊侯大恠之<sub>齊君大以為異</sub>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

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sub>商羊鳥名昔童兒有屈一脚</sub>

振肩而跳<sub>昔有小兒屈其一足振動</sub>且謠曰天將大

雨商羊鼓舞<sub>其歌曰天將有大雨</sub>今齊有之其應至

矣<sub>今齊國有此鳥</sub>急告民趨治溝渠脩隄防將有大

水為灾頃之大霖兩水溢泛<sub>俄而果有大</sub>諸國傷害

人民<sub>他國皆為洪水</sub>唯齊有備不敗<sub>惟齊國之防備</sub>

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微矣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sub>魯邑</sub>衆悅子何施而得之

也子語丘所以為之者對曰不齊<sub>子賤</sub>之治也父恤

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

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

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



兄事者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舉善矣  
 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  
 者五人不能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人之  
 道孔子嘆曰其大者乃於此乎有矣昔堯舜聽天下  
 務求賢以自輔以專務賢人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為百  
福之神明之主也所宗惜乎不齊之以所治者小  
 也

子貢為信陽宰子貢為信陽邑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勒  
 之慎之奉天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  
 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為累哉孔子曰女未之詳也

夫以賢代賢是謂之奪言不必代也以不肖代賢是謂  
 之伐言不足代也緩令急誅是謂之暴取善自與是謂  
 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此下疑申前勤知為  
 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  
 所由生也治民莫若平臨財莫如廉財利莫如清廉廉平之  
 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為蔽賢揚人之惡斯為小  
 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已有  
 之其他人有善也言人之惡若已受之故君子無所不  
 慎焉無是以君子之敬

子路治蒲三年子路為蒲邑三年之久孔子過之過高入其境

列聖家語圖

八四卷

大

四百五十五



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而能忠信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此子路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其清閑公庭清閑無事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雖三稱其美其善不足以盡其美也

孔聖家語圖卷之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孔聖家語圖卷之五

武林後學吳嘉謨集校

六本第十五

孔子曰行已有六本焉本立然後為君子也論語君子

本立而道生易立身有義矣而孝為本孝百行之首喪紀

有禮矣而哀為本喪與其易也寧戚戰陣有列矣而勇為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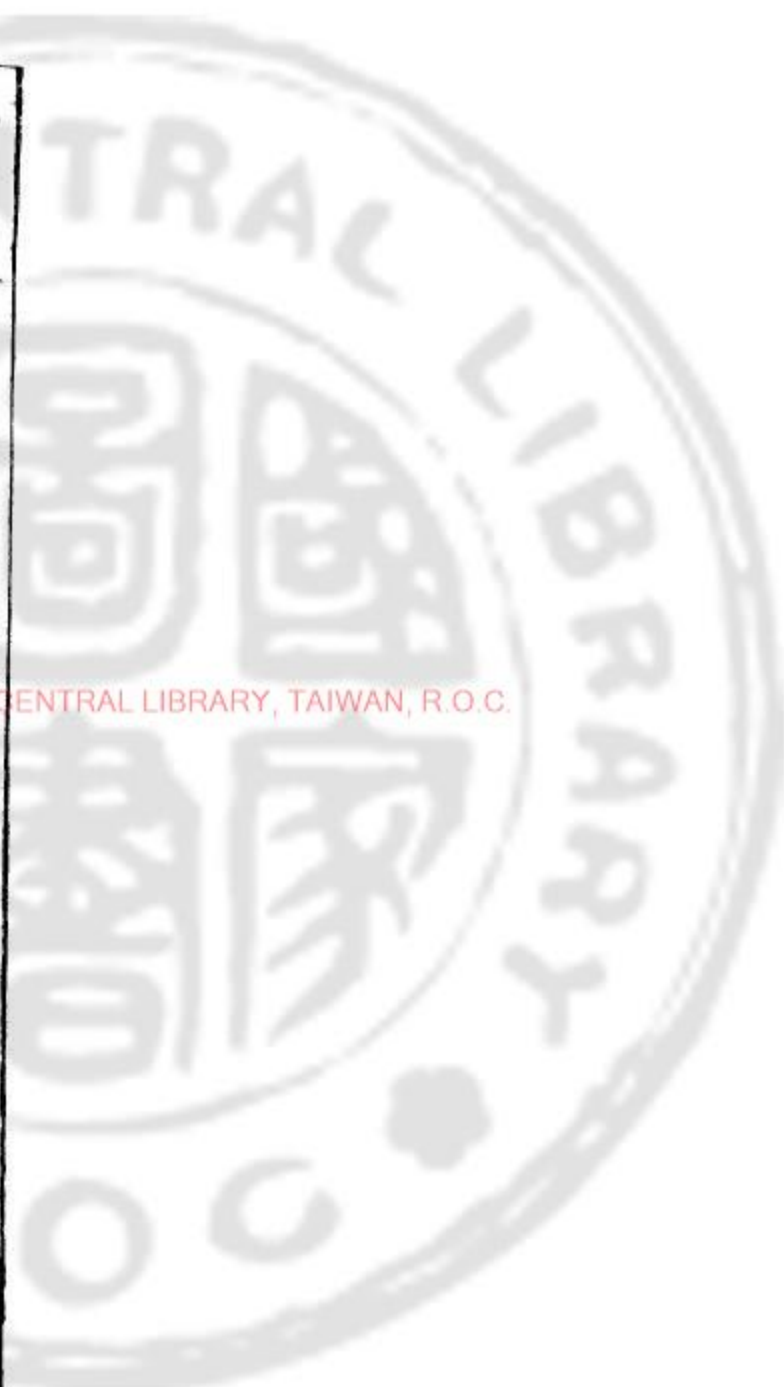
後之發治政有理矣而農為本君以民為天居國有

道矣而嗣為本太子天下之本也生財有時矣而力

為本生財有大道置本不固也無務豐末豐培使

不固末雖豐而必覆大學所親戚不悅無務外交自

謂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





薄矣外交何為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事不終始無務多業記聞而言無務多說但記所聞而言言不出記中故不務多比近不安無務求一作遠是故反本脩邇君子之道也

孔子曰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湯

武以諤諤而昌商湯周武由聽桀紂以唯唯而亡桀

唯唯紂其臣順意惟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士

無爭友無其過者未之有也君父兄士若均無諫爭

也未有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

得之已失之友得之是以國無危亡之兆家無悖亂

之惡國不至於危亡父子兄弟無失而交友無絕也

父子兄弟俱無過失

孔子見齊景公公說焉請置稟丘之邑以為養孔子

辭而不入為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受賞今吾言

於齊君君未之行而賜吾邑其不知丘甚矣於是遂

行

孔子在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而左

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復問災何王之

廟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

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此逸詩也



皇皇光美也或差也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

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振救也故天

殃所宜加其廟焉以是占之為然公曰天何不殃其

身而加罰其廟也孔子曰蓋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

則文武之嗣無乃殄乎故當殃其廟以彰其過俄頃

左右報曰所災者釐王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善

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子夏三季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侃

侃和也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子夏蓋自知其哀之已盡

也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季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

之琴使之絃切切急迫也而而悲而曰先王制禮弗敢

過也閔子自知其哀之未忘也子曰君子也子貢曰閔子哀未盡

夫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又曰君子也二者殊情

而俱曰君子賜也惑敢問之孔子曰閔子哀未忘能

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雖均之君子不

亦可乎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哀也無聲之樂歡

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夫句鐘之音怒

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其志變者聲亦隨之故

志誠感之通於金石而况人乎



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夫子問之曰大雀獨不可得何也羅者曰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善驚以遠害利食而忘患自其心矣而以所從為禍福故君子慎所從以長者之慮則有全身之階隨小人之慙則有危亡之敗也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二卦喟然而嘆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嘆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自益自益者必有益以決之易卦之序損次得益次得夫二者決也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

曰非句道益之謂也所以自損者求益其道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德愈盛而心愈下也夫學者損其自多不自有也以虛受人虛如虛象故能成其滿受之益博哉天道成而必變成謂成必變未嘗得久比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持滿者不能虛受天下之善何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昔堯居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書帝堯允恭克讓允信也克是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愈彰迄至夏桀昆吾昆吾國名助桀為虐自滿而無極亢意而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湯放桀併誅昆吾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成滿也是非損益之徵與日中則昃



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易上四句見是以聖人

不敢當盛，如行則讓，長不疾先，如在輿而遇三人，則

下之，遇二人，則式之。式車前可憑也調其盈虛，不令自滿，所

以能久也。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

曰：不可。昔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為內私

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亦非清節之義也。蒼梧

嬈娶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然非禮之讓也。不

慎其初而悔其後，嗟何及矣。言事至而後悔今女欲

舍古之道，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不以是為非，以非為

是乎？後雖欲悔，難哉！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怒，建疑作捷舉也大杖以

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頃，乃甦，欣然而

起，進於曾皙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

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令曾皙聞之，知其體

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內。曾參自

以為無罪，使人請於孔子，子曰：女不聞乎？昔瞽叟有

子，曰舜，舜之事瞽叟，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

之，未嘗可得，小捶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叟不犯

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



暴怒殪殪計切也而不避既已身死而陷父於不義

其不孝孰大焉女非天子之民耶殺天子之民其罪

奚若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

荆公子推介子季十五而攝相事孔子聞之曰使人往

觀其為政焉使者反曰視其朝清淨而少事其堂上

有五老焉其堂下有二十壯士焉孔子曰合二十五

人之智以治天下其固免矣况荆乎言不及於夫也

云云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兩二十五人之智云云况荆乎

子夏問於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

於丘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於丘曰子

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曰子張之為人

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子夏避而問曰然則四子

何為事先生子曰居吾語女夫回能信而不能反言不

必信惟義所在也賜能敏而不能訥言人雖敏辨亦由能勇

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言雖於莊亦宜兼四子

者之有以易吾弗與也說死兼此四子此其所以事

吾而弗貳也

孔子遊於泰山見榮聲期聲宜為啓或行乎郕之野

鹿裘素琴瑟而歌新序作鼓孔子問曰先生所以為

樂者何也期對曰吾樂甚多而至者三天生萬物唯



人為貴吾既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  
故人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  
日月不免襁衽者吾既以行季九十五矣是三樂也  
貧者士之常處者人之終處常得得宜終當何憂哉  
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

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義弱於受諫怵  
於待祿怵怵待宜為得也慎於治身史鮪有君子之道三焉  
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已而曲於人曾子侍曰  
參昔嘗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  
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有善若

已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與  
同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行是  
以自知終不及二子者也二子顏回史鮪也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  
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子夏好與勝已之人相處賜也悅  
不若已者處子貢好與不如已者相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  
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  
皆以皆以彼知此也孟子觀遠臣以其故曰與善人居如  
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其香氣與  
化矣芝蘭居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鮑魚鮑魚也



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亦與鮑魚俱化也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

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曾子曾子

固辭將行晏子齊大夫名嬰送之曰吾聞之君子遺人以

財不若善言今夫蘭之本本謂根也三季湛投物水中曰湛以漉醕漉酒曰漉以酒漱口既成敬之則

易以匹馬非蘭之本性也所以湛者美矣願子詳審

其所湛者夫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方仕必擇君擇

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脩道遷風移俗者嗜慾移性

可不慎乎孔子聞之曰晏子之言君子哉依賢者固

不困依有者固不窮馬駘百足蟲斬足而復行何

也以其輔之者衆也

孔子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尊以富貴而愛人何

人不親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言而衆嚮之可謂知

時矣是故以富而能富人者欲貧不可得也以貴而

能貴人者欲賤不可得也以達而能達人者欲窮不

可得也

孔子曰中人之情也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

無度則逸逸放也從從用切欲則敗故鞭朴之子不從



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令此言疾之難忍急之難行也故君不急斷不急制使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積有數車器有限所防亂之原也夫度量不可不明是中人所由之令令教也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攻攻攻也勇而好問必勝智而好

謀必成以愚者反之是以非其人告之弗聽非其地

樹之弗生得其人如聚砂而雨之言易入也非其人如會

聾而鼓之夫處重擅雁克實也專事妬賢愚者之

情也位高則危任重則崩可立而待也

孔子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則沒君非民不治民犯

上則傾是故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整一也

齊高庭問於孔子曰庭不曠山不植地曠隔也植根也

以山為隔不以地為著而自遠來也衣襍而提襍草衣也提持也贊精宜氣以問事君子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

幹之貞正也易曰貞固以幹事敬以輔之施仁無倦見君子則舉

之見小人則退之去女惡心而忠與之效勉也其行脩

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行不效禮不脩則對門不

女通矣夫終日言不遺已之憂終日行不遺已之患

唯智者能之故自脩者必恐懼以除患恭儉以避難

者也終身為善一言則敗之可不慎乎



辯物第十六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使問於孔子

曰吾穿井於費而井中得一狗何也孔子曰丘之所

聞者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蜺蝮水之怪龍罔象

土之怪羶羊也曰大首

吳伐越墮會稽吳王夫差敗越王勾踐棲于會稽吳

切獲巨骨一節專車焉吳子使來聘於魯且問之孔

子命使者曰無以吾命也賓既將事乃發幣於大夫

及孔子賜大夫幣孔子爵之飲之既徹俎而燕燕息

伊甸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如為大孔子曰丘聞

昔禹致群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

其骨專車焉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神言何以為

猶句龍氏列山氏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

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為公侯加封五鎮以東鎮山

川之祀為諸侯言所守之皆屬於王加封五嶽以東

類客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者

也汪芒國名為漆說苑姓在虞夏為防風氏商為汪

芒氏於周為長翟氏翟一作瞿今日大人周之初與孔子

○按後第二十四篇孔子答康子五帝之問曰五行

佐成上帝以大皞之屬配之而亦從帝號之論參看

其義較明蓋天地以五行成萬物必有尸之故生

而有功德於民者沒而祀之以主時事亦從其號而



曰帝也。正與此互相發。客曰：人長之極幾何？孔子曰：樵僂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類之極也。昔邵子有元而以其論亦以物開成，為物閉與佛氏增劫減劫之論相似其論亦以人之長短為言，所以與聖人之以理言教異者，蓋彼專以氣之消長言教，故也。

孔子在陳，陳惠公賓之上館。哀公六年，吳伐陳，楚救陳，蔡之問使人聘孔子，孔子至陳。時有隼鳥集於陳侯之庭而死。

也。方集而歿，楛矢貫之，石罍。楛，木名，箭筈也。其長尺有咫。

惠公使人持隼如孔子館，而問焉。孔子曰：隼之

來矣，此肅慎氏之矢也。肅慎，北夷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

九夷百蠻，九夷，東方百種；百蠻，南方百種。使各以其方賄來貢。

而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罍，其長尺有咫。

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物也，以示後人，使永鑒焉。

故銘其楛，箭羽之間。曰：肅慎氏貢楛矢，以分大姬配胡公。

而封諸陳，大姬，武王之女，胡公舜之後。古者分同姓以珍玉，所以展

親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服也。天子服

之事，故分陳以肅慎氏貢焉。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

其可得也。公使人求得之，金鑽牘，一作如之，子如孔

鄭徒監切。子朝魯，魯昭公十七年，魯人問曰：昭子也。孫

少昊氏以鳥名官，何也？以金德，主天。下號金天氏，玄囂

脩大昊法，對曰：吾祖也。我知之。祖也。我知其以鳥名

故曰：少昊對曰：吾祖也。我知之。

祖也。我知其以鳥名

名







民芸者也秋意竊藍趣民收斂者也冬意竊黃趣民  
 蓋藏者也棘意竊丹為巢驅鳥者也行意嗜為民  
 驅雀者也○宵意賣賣為鳥之夜驅獸者也老意嗜為民  
 趣民收麥者也○嗜噴鷄以鳥之聲言也○正也九  
 者正民使無淫於首也○趣千木切唯言也○凡切  
 古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  
 民事顓頊黃帝孫以國高陽故曰高陽氏代少昊以  
 四子重為木正曰句芒該為金正曰句龍為土正黎為  
 為水正曰玄冥又曰共工之子句龍為土正黎為  
 正曰祝融以國語所謂命火則不能故也以其不能紀遠  
 遠瑞孔子聞之時二遂見郟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  
 故也孔子聞之時二遂見郟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  
 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郟子小國也故吳伐  
 國不振旅蠻夷入伐吾亡無日矣孔子稱官學在四  
 矣疾時之廢學也郟子少昊之後以其世則遠矣以其  
 也矣然其知禮不若郟子故孔子發此言疾時之不學  
 國則小矣魯周公之後以其世則近矣以其國則大  
 也矣然其知禮不若郟子故孔子發此言疾時之不學

邾隱公朝於魯子貢觀焉子貢時為魯大夫邾子執玉高其  
 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聘于王所以子貢曰以禮觀二  
 君者將有死亡焉夫禮生於存亡之體將左右周旋  
 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  
 月相朝君相朝而皆不度禮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  
 朝聘為嘉事不也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  
 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定公先亡  
 又邾子出奔哀公七年魯伐邾執隱公八年季歸孔子  
 也矣然其知禮不若郟子故孔子發此言疾時之不學



子曰賜不幸而言中是賜多言

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遊焉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

司鐸官名及宗廟以告孔子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陳

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

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不

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

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今知之可

矣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

陽虎既奔齊自齊奔晉適趙氏孔子聞之謂子路曰

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本不在焉豈能為亂孔

子曰非女所知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有寵於季孫

又將殺之不克而奔求容於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

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

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

螽何也孔子對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螽者畢火大火

螽也今火猶西流司歷歷曆也過也季康子曰所失者

幾月孔子曰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

吳王夫差將與哀公見晉侯吳子魯哀公十三年

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天子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



王伯王官伯也侯牧方伯也王官伯合諸侯伯方則

侯帥子男以見於伯今諸侯會而召會諸侯而君與

寡君見晉成為伯矣謂待晉以諸侯且執事以伯召

諸侯而以侯終之侯以魯君見晉君則從諸侯矣何利之

有焉謂自吳人乃止既而悔之遂囚景伯景伯謂太

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鬼故人信

祭祀恐之季辛而畢有事祭所何也伯名世有職焉助祭

自襄以來魯襄公未之改也若其不會祭則祝宗祝

宗將曰吳實然謂告神以嚭言於夫差歸之子貢聞

之見於孔子曰子服氏之子拙於說矣以實獲囚以

詐得免孔子曰吳子為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實是聽

者之敝非說者之拙也

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子車士持車者采薪於大野

獲麟焉按春秋經魯哀公十四

狩大野今澤在魯西獲麟傳曰西

薪而獲麟也麟瑞物野若車士子鉏商非狩者米

下黃高丈一麟瑞物野若車士子鉏商非狩者米

義音中鍾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遊必擇主翔必有

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祥不祥折其前左足載以

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郭外郭外將以賜虞人也使

人告孔子曰有麇而角者何也麇麇也孔子往觀

之曰麟也胡為來哉胡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衿



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  
麟之至為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哉  
聖人之瑞夫子傷焉蓋自感也公羊傳顏淵曰吾  
噫天喪予路曰子欲死何自感也祝子西狩獲麟子曰  
道窮矣夫則麟鳳龜龍先為之祥今宗周將滅天  
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為之祥今宗周將滅天  
下無主孰為來哉遂泣曰予之於人也猶麟之於  
麟出而歿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  
其時來何求麟  
兮麟兮我心憂

### 哀公問政第十七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也受策竹書載古聖王之政多矣曰文其人存則其  
武者蓋自其近稱之亦憲章之意也其人存則其  
政舉其言文武存則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其文武既沒則

天道敏生兼動物之速地道敏樹言敏生則樹在其中  
地也於人道敏政夫政也者蒲盧也蒲盧陸佃作果  
樹言之蒲葦為是譬之敏生則果蘊亦通埤雅果蘊  
連泥作房如併竹管取桑蟲負之七日而化為子其  
祝聲可聽法言曰祝之曰類我蓋其音待化以成  
云也一名蒲盧○果古火切蘊却果切待化以成  
則政成矣故為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脩道以仁  
道也而脩道以仁者道體甚大在人心仁者人也親  
親為大大於親親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大於尊賢親  
親之教作殺記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孟子親親也尊  
而斯二者禮者政之本也為本也以禮是以君子不可以  
不脩身為政在人取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脩道以

此聖人吾國



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必欲盡親親之仁思知人不可

以不知天親親尊賢也天下之達道有五其所以行之

者三曰君臣也有君臣義父子也有父子親夫婦也有夫婦別兄弟

也有兄弟序朋友也有朋友信五者天下之達道上文五者共

由之也智仁勇體此勇所以強此也三者天下之達德

也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

生知也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困知者及

其知之一也合三者而行之者皆知若或安而行之安行者

也也或利而行之利行者或勉強而行之勉強行者其成

功一也合三行而言皆仁者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

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孔子曰好學近乎智力行

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

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

家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為天下國家

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

也子重一作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夫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

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

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

天下畏之公曰為之柰何孔子曰齊明盛服非禮不

禮

禮

禮

禮

禮



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財而貴德所以尊賢也  
 爵其能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篤親親也官盛任使  
 所以勸大臣也足盛其官屬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忠信  
 者與之車祿也時使薄斂所以予百姓也日省月考既稟稱  
 事既稟稍事也謂食所以來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  
 而矜不能所以綏遠人也繼絕世舉廢邦治亂持危  
 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治天下國家  
 有九經其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  
 言前定則不貽也贖事前定則不困行則定則不疚道  
 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于上民弗可得而治矣獲

于上有道不信於友不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不順  
 乎親親不信乎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身不誠不順乎  
 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  
 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夫誠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  
 容中道聖人之所以定體也體一作誠之者擇善而固  
 執之者也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  
 教之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而貴用命既孝於親  
 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可公曰寡人既得聞  
 此言也懼不能果行而獲罪咎



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所謂敢問

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魂氣與魄非二也充於四肢

魄精氣之寓魂有魄魄精氣之寓氣魂魄會謂之生氣聚則魂魄

氣者神之盛也魂為神魄為鬼魄者鬼之盛也魄為鬼夫生

必有死死必歸土此謂鬼魂氣歸天此謂神合鬼與

神而享之教之至也合鬼與神而事之者孝道骨肉

弊弊與同于下化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者此神之著

也聖人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極中也制明命鬼神以

為民之則民尊而事之也而猶以是為未足也故

築為宮室設為宗祧宗廟也諸侯謂始祖天子謂春

秋祭祀以別親疎教民反古復始不敢忘其所由生

也衆人服從自此聽且速焉聽之又教以二端二端

既立服以二禮二禮謂氣與魄也建設朝音招事謂初

時事燔燎羶鄉謂取臍骨雜以蕭蒿焚之使羶羶上

香肺肝心所以報氣也薦黍稷謂饋熟時則薦羞肺肝謂進其

首之饌加以鬱鬯鬱香草鬯王曰博也所以報魄也此教民脩

本反始崇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民能不忘其所由

上下謂尊卑君子反古復始吾之所始稱也尊祖親稱

用情謂親也所以報氣也

事不敢不自盡也此之謂大教昔者文王之祭也事

古復始也

事不敢不自盡也此之謂大教昔者文王之祭也事

古復始也

事不敢不自盡也此之謂大教昔者文王之祭也事

古復始也



死如事生思死而不欲生欲猶得也忌日則必哀稱諱則

如見親祀之忠也祀盡心事思之深如見親之所愛祭欲

見親顏色者其唯文王乎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則文王之謂與此小夜之辭也假此詩以喻文王明發

祭之明日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敬而致之敬記作饗又從

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樂其必來已至必哀

哀其終注○以祭之明日二十一字在孝子之情也

文王為能得之矣

孔聖家語圖卷之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孔聖家語圖卷之六

武林後學吳嘉謨集校

顏回第十八

魯定公問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

東野民名畢莊

子作稷御又作馭使馬也

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

佚與逸同

定公色不悅謂左右君子固有誣人也顏回退後三

日牧來訴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駮曳兩服入于廐

駮馬在外服馬在中曳謂曳足而行不任重也易曰其于馬也為曳○音武結切

公聞之越

席而起促駕召顏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

東野畢之善御而子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不識吾





子奚以知之顏回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

民造父巧於使馬造父周穆王時人以善御幸於王得八駿馬遊行天下舜不

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

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轡馬韁也銜馬勒也體馬體也

言馬正當車也步驟馳騁朝禮畢矣謂集其馬步驟

盡朝廷之禮也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

以此知之公曰善哉若吾子之言也吾子之言其義

大矣願少進乎顏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

攫撲取也本從人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

言說苑作觸是也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說遂以告孔子孔子對

曰夫其所以為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

孔子在衛昧旦也早晨興顏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

子曰回也知此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哭聲非但為

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別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

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於四海其母

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

以音類而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

子以葬與之長決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

顏回問於孔子曰成人之行若何子曰達于情性之

理通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覩游氣之原若此可



謂成人矣既能成人而又加之以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若乃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顏回問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

哉顏回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

稱也武仲為季氏廢適立庶好言兵計而挫銳於邾

是智不足名也君武仲與邾戰而敗績國人頌之曰我

於邾討夫文仲身雖歿而言不朽惡有未賢立言不朽

賢以為孔子曰身歿立言所以為文仲也然有不仁者

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回曰可得聞乎孔子

曰下展禽展禽柳下惠也下謂知置六關六關關名

以文仲置之妾織蒲傳曰織蒲蒲席也言文三不仁設

虛器蔡天子之守龜非文器縱逆祀夏父弗忌為宗伯

而上文仲也祀海鳥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之三不

智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田以避其難難一作亂是

智之難也武仲奔齊莊公與之田武夫臧武仲之

智而不容於魯抑有由焉作而不順施而不恕也夫

不順不恕謂欲以廢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

顏回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博愛於人則度近智量

則其事而後行為已不重無私為人輕厚待君子也

夫回曰敢問其次子曰弗學而行弗思而得質美而



小子勉之勉謂學也

顏回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為辯不惟不能愛也狡訐

懷詐以為智不惟不能度也幸人之有過不惟不能為也恥人之

學而羞人之不能不惟不能厚也小人也

顏回謂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盍慎焉

孔子謂顏回曰人莫不知此道之美而莫之術術猶行也

莫之為也何居為聞道者盍日思也夫

顏回問於孔子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不

察也孔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故君子於為

義之上尚同與相疾也退而相愛急令為義是以相親小疾而其情實相親小

人於為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樂並為亂是以相愛而情實不相親

顏回問朋友之際也交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於朋友也

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謂不忠告也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

父德不忘父怨仁矣夫仲孫何忌問於顏回曰仁者

一言而必有益於仁智可得聞乎回曰一言而有益

於智莫如豫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夫知其所不

可由斯知其所由矣

叔孫武叔見未仕仕疑於顏回回曰賓之武叔多稱

人之過而已評論之顏回曰固子之來辱也宜有得

於回焉吾聞諸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已言人



之枉非所以正已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顏回謂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於人  
身不用德而望德於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

子路初見第十九

子路初見孔子子曰女何好樂魚教切對曰好長劔孔

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

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有益也哉說苑作學亦有孔子

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術

狂馬不釋策御狂馬者不舍轡策然後可控制也操弓不反檠檠與檠同所以

正弓也弓不反檠然後可折折屈曲也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

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成其問毀仁仁一作人惡士必近於

刑謗毀仁者憎惡士人必主於刑也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

竹不揉自植斬而用之達于屏革以此言之何學之

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括箭筈羽所以揚之鏃箭羽礪所以利之

振切其入之不亦深乎此學之益也子路再拜曰敬受

教

子路將行辭於孔子子曰贈女以車贈女以言乎子

路曰請以言孔子曰不強不達強毅也達道遠也不勞無功

不忠無親忠我盡心于人不信無復近義之信言乃可復不恭

失禮禮以敬為主慎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



敢問親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為善事而無  
犯若何孔子曰女所問也在五者中矣親交取親其  
忠也言寡可行其信也長為善士士宜作事而無犯其禮  
也

孔子為魯司寇見季康子康子不說康子當為桓子孔子又

見之宰予進曰昔予也嘗聞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

則弗動夫子之於司寇也日少言居位不久也而屈節數矣

屈節謂數見季孫也不可以已乎孔子曰然魯國以衆相陵以

兵相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其聘我

者孰大於是哉言聘我使在官其為治大于此者也魯人聞之曰

聖人將治何不先自遠於刑罰自此之後國無爭者

孔子謂宰予曰違山十里聽蛄之聲猶在於耳故政

事莫如應之聽蛄蟬屬也去山十里猶聞其聲以其鳴之不巳也言政事須慎聽之然

後行之也聽字疑闕誤大抵使聞而改之之意

孔子兄子有孔篋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篋

而問之曰自女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

亡者三王事若龍龍宜為龍言前後相因也學焉得習不暇也是學

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踈也公

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之道闕也所亡者三

即謂此也孔子不說往過子賤問如孔篋對曰自來



仕無所亡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共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友問疾是朋友篤也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指子賤也魯無君子者則子賤焉取此明魯之明

賢見子賤之能取友以成此德也

孔子侍坐於哀公賜之桃與黍焉哀公曰請食孔子

先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

雪桃雪試也非為食之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然黍者

五穀之長郊宗廟以為上盛在器曰盛果屬有六而

桃為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丘聞之君子以賤雪貴

未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之下者是從上

雪下臣以為妨於教害於義故不敢公曰善哉

子貢曰陳靈公宣嬀於朝靈公與卿孔寧儀行父共通大夫御叔之妻夏姬

泄冶正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而死同可謂仁乎孔

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報之心在於

宗廟而已固必以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將悔悟其

本志情在於仁者也泄冶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

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

國之姪昏死而無益可謂捐捐委也詩云民之多僻無

自立辟此大雅板之辭僻邪也辟法也其泄冶之謂乎



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齊人恐魯國成霸者之道欲敗其政乃

選好女子八十人乃選美女衣以文飭而舞容璣文衣

容璣之衣舞及文馬四十駟駟四馬也以遺魯君陳女樂列

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陳列所貢之物季桓子微服

往觀之再三將受焉告魯君為周道游觀觀之為周

路遊行之名因出觀齊之女樂終日怠於政事子路言於孔子曰夫

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若致膳肉大夫若猶

分於大夫是則未廢其常則失常禮吾猶可以止也在我未可

去者桓子既受女樂君臣淫荒三日不聽國政郊又

不致膳俎俎半肉在且上禮孔子遂行宿於郭屯地名

在魯師已魯大夫名送曰夫子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

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謁陰晦也○

可以歿敗言婦人之柔暗其言足優哉優哉聊以卒

歲言士之不遇聊優優以終歲也

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

之辭而智不克其辯孔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輿相士

以居言必考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

取人則失之宰予言一作辭

孔子曰君子以其所不能畏人小人以其所不能不

信人故君子長人之才小人抑人而取勝焉



孔蔑問行己之道問修身行己之道也子曰知而弗為莫如弗

知既知可為而不知親而弗信莫如勿親既親於人又

相親勿與樂之方至樂而弗驕喜之方來不患之將至思

而弗憂患難方來當孔蔑曰行己乎行己之道如子

曰攻其所不能言己有不能備其所不足已有不足

毋以其所不能疑人勿以我不能母以其所能驕人

驕人之不能而終日言無遺己之憂言無口過故終日

行不遺己之患行無怨惡故不惟智者能之惟明哲

此如在厄厄二十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昭王之禮命路出

於陳蔡行路出於陳蔡大夫相與謀曰陳蔡二國之

孔子聖賢夫子乃聖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諷

諫皆切中諸侯之失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

不得行乃用其徒舉兵絕糧七日孔子不食外無

所通外無間藜藿不充藜藿亦不從者皆病隨從之

而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孔子知弟子有愠色

不少息乃召子路而問焉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詩

雅何草不黃之辭率循也言匪吾道非乎奚為至於

虎兕何為使循曠野而不安也君子之窮困意者

此乎子路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何所窮困

九

卷

六

論語



夫子未仁與乃夫子未能人之弗吾信也故人不意

者夫子未智與能盡智乎人之弗吾行也使通不

而窮困也且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為善者天報之以

福天能以福報之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為不善則天

今夫子積德懷義今夫子外積於行之久矣行亦已

矣奚居之窮也困若此子曰由未之識也爾未知此

理吾語汝汝以仁者為必信也汝言仁者之人乎則伯

夷叔齊不餓死首陽則夷齊仁者也汝以智者為必

用也汝言智者必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則比干不

殺汝以忠者為必報也汝言忠臣必則關龍逢不見

刑則龍逢亦不汝以諫者為必聽也汝言諫臣必

伍子胥不見殺則子胥不當見夫遇不遇者時也有時

遇與不賢不肖者才也才者有賢不君子博學深謀而

不遇時者眾矣世之賢者多何獨丘哉豈獨我且

芝蘭生於幽林夫芝蘭之草生不以無人而不芳豈

無人往來而君子修道立德君子將明其不為窮困

而改節豈以一時之窮困為之者人也在人為生死者

命也有生有死是以晉重耳之有霸心生於曹衛重耳晉

公子時出越王勾踐之有霸心生於會稽越王有

會稽於曹衛越王勾踐之有霸心生於會稽越王有

也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在下位而無患難



已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處身而務逸則其志小庸知其終

始乎庸用也汝何用知其終始子路出召子貢告如

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是以不能

容夫子蓋少貶焉夫子何損抑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

能稼種曰稼口積良農能稼種稼良工能巧不能為

順良工能巧不能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能修

明其道有綱不必其能容之能容其人今不修其道而

求其容而今乃不修其道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

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

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

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世不能容乃孔子

欣然嘆曰夫子問顏回言有是哉誠有如顏氏之子

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宰主財者為之

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齎貨竊犯

圍而出告糴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於

壞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

望見之不說以為竊食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

改節乎孔子曰改節即何取於仁廉哉子貢曰若回

也其不改節乎子曰然子貢以所飯告孔子子曰吾

信回之為仁久矣雖女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



故乎女止吾將問之召顏回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  
或啓祐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進也也焉對曰向有埃  
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弃之則可惜回即食之不  
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顏回出孔子謂二三  
子曰吾之信回非待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子曰無也君子之  
修行也其未得之也則樂其意既得之又樂其治治  
也也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故君子常小人則不然  
反是小人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  
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故小人常

曾子敝衣而耕於魯曾子耕於魯之野而魯君聞之而致  
邑焉固辭不受曰曾子堅辭不吾聞受人施者常畏  
人者我聞受人之與與人者常驕人有物與人者見  
君有賜不我驕也雖使魯君有賜吾豈能勿畏乎我在  
豈不不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入官第二十一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入官謂當官子曰安身取譽為  
難子言居官身安得子張曰為之如何子曰已有善  
勿專其善譽者難也教不能勿怠教民未能已過勿發已  
有失有失無所失言勿倚人有失言勿不善勿遂已有不可



透行 行事勿留 不可留滯 君子入官具此六者 能居官  
此六者 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 且夫忿怒者獄之所由  
生也 忿怒不常則事多抑枉 距諫者忠之所以塞也  
言不聽 故訟獄自此而生也 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 輕忽於事  
惰者時之所以後也 則失其時 奢侈者財之所以不  
足也 財不能節用則 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 自專而  
成則事不 君子入官除此六者 去此六者 則身安譽  
至而政從矣 故君子南向臨官 之 所以德也 大域  
之中而公治之 大域猶 精智而略行之 思之極其精  
合是忠信考是大倫 在是美惡 在 察進是利而除是

害無求其報焉而民之情可得也 夫臨之無抗民之  
志 治民而無抗易 勝之無犯民之言 以慎勝民而言  
量之無佞民之辭 庸人之敏者曰佞 度量而施之 養  
之無擾於其時愛之無寬於刑法 惜其力而不困 若  
此則身安譽至而民德也 德一不作得德感也 得服君  
子以臨官 自此以下言民 所見於邇故明不可蔽 察  
微也 所求於邇故不勞而得也 邇 在 所以治者約故不  
用衆而譽立 所守者約則 凡法象在內故法不遠而  
源泉不竭 有本 是以天下積而本不寡 積謂事之所  
餘 有 長短得其量人志治而不亂政德貫乎心藏乎

凡聖家語圖



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而身安譽至而民咸自治矣  
自治謂德化行則不止民德矣是故臨官不治此以下本諸則亂亂  
生則爭之者至爭之至又於亂又甚也小亂則爭明  
君必寬宥以容其民慈愛以優柔之而自得矣行者  
政之始行為政始言民從行而說者情之導也說言  
以達其善政行易而民不然政易從言調說和則民  
情而已善政行易而民不然而民說言調說和則民  
不變言達其情故法在身則民象之後民則之明在  
已則民顯之已無私蔽而若乃供已而不節財則財  
利之生者微矣惟供財已欲而不知微矣貪以不得則善政  
必簡矣得則志不暇於脩政矣苟以亂之道苟則善言

必不聽也詳以納之則規諫日至言之善者在所日  
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為故君上者民之儀也儀法式  
民之法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臣為民倡邇臣便辟者  
群僕之倫也近臣者衆故儀不正則民失若儀不正  
失表不端則百姓亂臣表不立則邇臣便辟則群臣  
汗矣臣言近臣不可不與邇臣便辟則群臣  
三倫表紀也君子脩身反道察理言而服之行也則身  
安譽至終始在焉故夫女子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  
擇完材賢君必自擇左右勞於取人佚一作勤於治事  
君子欲譽則必謹其左右申言譽為上者辟如緣木

禮記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焉務高而畏下滋甚也滋益六馬之乖離必於四達之

交衢多岐故也萬民之叛道必於君上之失政則事多岐矣上

者尊嚴而危民者卑賤而神愛之則存惡之則止有君

愛惡之心感於民則民應之神長民者必明此之要故

而位之存亡以之故謂之神供宜為共有本而能

南而臨官貴而不驕富而能供古恭字也圖末脩事而能建業久居而不滯情近而暢乎遠察

一物而貫乎多治一物而萬物不能亂者以身本者

也申言身安之道君子涖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達諸民

之情既知其性又習其情然後民乃從命矣故世宜世

德作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涖民不臨以

高不抗揚也不導以遠不責民之所不為不強民之所不

能以明王之功功之大不因其情則民嚴而不迎大立

民將而不因民之情則功而篤之以累季之業業之久不因

其力則民引而不從引也若責民所不為強民所不能則

民將強而不從其教也○云胡肱切若責民所不為強民所不能則

民疾疾則僻矣邪辟之心生古者聖王上古聖德之

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所以蔽其紘統充耳所以掩

聰也充實也紘纓從下而傍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

無徒人太明察則狂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

自求之寬和待民揆之度之使自索之揆度其法以



自索求之也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當求其善處  
 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當惟原其所以犯處  
 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若死罪而求生之故德  
 者政之始也政不和則民不從其教矣不從教則不  
 習不習則不可得而使也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莫善  
 乎先虛其內虛內則情順萬民而欲政之速行也莫  
 善乎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也莫善乎以道御之故  
 雖服必強言民雖服而必威強自非忠信則無可以  
 取親於百姓者矣內外不相應言不則無以取信於  
 庶民者矣此治民之至道矣此乃治民至極之道

官之大統矣居官之大統亦無子張既聞孔子斯言  
 遂退而記之

困誓第二十二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賜也怠於問  
 願息而事君可乎願少休息出仕孔子曰詩云温恭  
 朝夕執事有恪詩商頌那之事君之難也焉可以息  
 哉安得曰然則賜願息而事親又言願休息所孔子  
 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雅既醉之辭事親  
 之難也焉可以息哉安得不學而事親則必不能事親矣  
 曰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



兄弟以御于家邦

詩大雅思齊之辭也刑法也寡適也

妻子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

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亦大雅既醉之辭也言朋友相攝佐者皆

有威儀也朋友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耕

矣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

播百穀

詩幽風七月之辭也于往也綯絞索也亟急

復始播穀有不暇也耕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將無所

息者也孔子曰有焉自望其廣則畢如也

廣宜為壙畢列子作

宰高貌壙而高冢也視其高則填如也

填塞也言冢高而塞實也察其從則

隔如也言其隔異不此其所以息也已子貢曰大哉

乎死也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大哉乎死也

孔子自衛將入晉至河間趙簡子

名鞅殺竇犢犢名字

除切鳴犢及舜華

一作華乃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

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

按孔子去衛入晉事大畧與史記同而劉向說苑載簡子

聘孔子而將殺之語似非無為姑記之以備參考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

也孔子曰竇犢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

得志之時須此二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也而殺

之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

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

子違

違去也

傷其類者也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



况於人乎遂還息於陬陬河之東北隅也一陬下作

繁操以哀之按繁操琴曲名史記作陬操其詞曰周

我將焉顧之慘焉心悲升車命駕將適晉都黃河洋洋

春焉顧之慘焉心悲升車命駕將適晉都黃河洋洋

子路問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

胼胝以養其親而名不稱孝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

敬與辭不順與色不說與古人有言曰人與已與不

女欺言人與已事實相通不相欺也今盡力養親而無三者之闕何

謂無孝之名乎由女志之吾語女雖有國士之力而

不能自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矣夫內行不修身

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行修而名自立故

君子入則篤行出則交賢何為無孝名乎

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絃

歌夫子絃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合禮者乎

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琴罷曰由來吾語汝爾言焉君

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懼也其誰之子

不我知而從我者乎猶言以誰氏之謂子路子路

說援戚戚斧也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貢一作楚昭

王興師迎孔子乃得免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

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惡何矣惡何猶言夫陳蔡之

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惡何矣惡何猶言夫陳蔡之

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惡何矣惡何猶言夫陳蔡之

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惡何矣惡何猶言夫陳蔡之

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惡何矣惡何猶言夫陳蔡之

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惡何矣惡何猶言夫陳蔡之

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惡何矣惡何猶言夫陳蔡之

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惡何矣惡何猶言夫陳蔡之

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惡何矣惡何猶言夫陳蔡之



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也吾聞之君上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在

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匡人有簡子以甲兵阻路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子路發怒持劍戰欲與匡人相戰孔子止之曰惡

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為咎

者如述先王道古人法而見此則非丘之罪也命之歌

使子路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子路乃操琴於路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而歌夫子於

觀高崖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

人之失身豈不在此三者乎士能慎此三者則無累於身矣言事能戒

此三者之失也則亦不失於顛墜亦不失於沒溺亦不失於風流何者而能累其身哉言此以警二三子及子路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既為人下矣而未知為人下之道敢問之子曰為人下者其猶土乎相與同之深則

出泉汨渥汨四伏涌出貌樹其壤則百穀滋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則出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無其

意代有功而無專成地通也恢其志而無不容含弘光大為人下



者以此也

言當如地道也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外或人

史作鄭人姑布

子卿也

謂子貢曰東門外有一人焉其長九尺有六寸

河目隆額其頭似堯其頸

史記項似

臯陶其肩似子產

然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儼然

懶辯貌一

如喪家

之狗

喪家狗主人衰荒不見飯食故羸然不得意也

韓詩外傳曰喪家之狗不得食而啼

子貢以聞孔子欣

然而歎曰形狀末也如喪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

孔子適衛路出於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

史記

作蒲人孔子弟子有公良儒者為人賢長有勇力以

私車五乘從夫子行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於匡

伐樹於宋

孔子與弟子行禮大樹下今史又字遇困

於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仍遇於難寧我闔或挺劍

而合眾將與之戰蒲人懼

史記懼下謂孔子三字

曰苟無適衛

吾則出子以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

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衛侯公靈孔

子來喜而郊迎之問伐蒲對曰可哉公曰吾大夫以

為蒲者衛之所以待晉楚也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

男子有死之志

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國故男子欲死

之志句蓋婦人恐懼也吾之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矣

欲保西河無戰意也

與



公叔同叛者公曰善卒不果伐史善下有然字為他言其易伐也

日靈公又與夫子語見飛鴈過而仰視之色不說言猶

不孔子乃遊行也

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

驟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

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其君也生而

不能正其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

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

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命公殯

於西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

曰古之列諫者死則已矣未有如史魚死而屍諫忠

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五帝德第二十二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吾聞諸桀伊曰黃帝三百季

請問黃帝者迺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季乎

孔子曰禹湯文武周公不可勝觀也而上世黃帝之

問將謂先生難言之故乎言禹湯文武已下不可勝

生長老難之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采之辯

故問之乎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采之辯

卒終也采事也閤忽之意閤忽謂久非君子之道者

總上四言則予之問也固矣固陋不明也孔子曰可也吾略

句而言則予之問也固矣得固陋不明也孔子曰可也吾略



聞其說黃帝少昊之子史曰少昊之子通鑑作有能國君

子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生七言所曰弱未當能

也哲叡齊莊敦敏誠信又有此八長聰明及長則治

五氣理五行設五量五量推衡升斛撫萬民度四方

而安撫四方服牛乘馬擾馴猛獸以與炎帝戰于阪泉

之野與神農氏相三戰而後克之三戰方得始垂衣

裳乃服上作為黼黻白與黑相次曰黻若兩已相背也

命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或曰風后三力牧為將

相也常先大鴻事未聞今雍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

之故達有鴻冢世傳大鴻壘處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

仁厚及於鳥獸昆蟲考日月星辰考驗天文度數勞耳目勤

心力勤於視聽用水火財物以生萬民民賴其利百

季而歿民畏其神百季而亡民用其教百季而移故

曰黃帝三百季

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說三王用度帝五

宰我曰昔予也聞諸夫子曰小子毋或宿故敢問所有

當問即問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曰高陽

靜淵而有謀深沈有䟽通以智通達有養財財或

任地生養則任履時以象天法象天上依鬼神而制

七



義明鬼神而治氣性以教衆謂和其氣性潔誠以祭

祀蠲潔誠心以巡四海以寧民巡行四海北至幽都

南暨交趾西抵流沙東極蟠木動靜之生小大之物

日月所照莫不底屬莫不化也

宰我曰請問帝學孔子曰玄枵之孫喬極之子曰高

辛生而神異自言其名博施厚利不於其身普施利物不私

其聰以知遠聰聽足明以察微以察微明視足仁而威惠而

信以順天地之義尊卑順天地之義知民所急知百姓之所急修身

而天下服自修其身而天取地之財而節用焉取土

生之財節撫教萬民而誨利之歷日月之生朔而迎

儉而用之

之歷曆同行次也作曆以明弦望晦明鬼神之義而

敬事之其色也和其德也重其動也時其服也衷春

夏秋冬育護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化

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之子曰陶唐其仁如

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

降伯夷典禮夔龍典樂舜時而仕趨視四時務先民

流四凶而天下服四凶共工驩其言不忒其德不回

四海之內舟車所及莫不夷悅

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喬牛之孫瞽瞍之子曰有

虞孝友聞於四方陶漁陶河濱事親寬裕而溫良敦

漁雷澤



敏而知時

敦厚敏疾也

畏天而愛民

敬畏上天愛養子民

恤遠而親

近承受大命依于二女睿明智通為天下帝命二十

二臣

詳見舜典

率堯舊職恭已而已天平地成巡狩四海

五載一始三十年在位嗣帝五十載陟方岳歿于蒼

梧之野而葬焉

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曰夏后敏

給克齊其德不爽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

度疊疊穆穆為紀為綱其功為百神之主

禹治水天下既平然

後百神得其所

其惠為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

海任臯陶伯益以贊其治興六師以征不庭四極之

民莫敢不服孔子曰予大者如天小者如言民說至

矣

大者如天以下疑應前五帝用說之文今無可者矣

予也非其人也言不足

帝之德也

宰我曰予也不足以敬承矣他日宰我以語子

貢子貢以復孔子子曰吾欲以言狀取人也則於滅

明改之矣吾欲以言辭取人也則於宰我改之矣吾

欲以容貌取人也則於子張改之矣宰我聞之懼弗

敢見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孔聖家語圖卷之七

武林後學吳嘉謨集校

五帝第二十四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

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一歲三百六十七日

二日化生長育一歲之功萬物莫不受成其神謂之五帝五帝五行之

緯皆為之名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

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法五行終始相生以木德

轉相承而鄭說乃謂五精也故其生為明王者歿而配



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  
 顓頊配水康子曰太皞其始之木何如孔子曰五行  
 用事先起於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  
 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  
 承也水生土土生火火生金金生水康子曰吾聞句芒為木正祝融為火  
 正蓐收為金正玄冥為水正后土為土正此五行之  
 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  
 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  
 帝從其號屬類也舉太皞以該五帝也天地以五行  
 成萬物必有以尸之故生而有功德於民  
 亦從其號而曰帝也亦從其號而曰帝也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

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  
 收脩及熙為玄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  
 之子曰句龍為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為官職  
 各以一行之官為職業之事生為上公或為貴神別稱五祀不得  
 同帝五祀上帝不及天神故不得稱帝蓋五正不及五  
 之遠矣且土與火水俱為五行是地康子曰如此之  
 言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有所統則其所以相變  
 者皆主也尚也何事在木家而尚也孔子曰所尚則各從其  
 所王之德次焉木次火而木家尚赤者以木  
 德仁之著脩其母兼其子也夏后氏  
 以金德王色尚黑金之次水大事歛用昏昏時色黑



戎事乘驪驪馬也牲用玄玄水色也殷人用水德王色尚白水色尚白

宜尚青而尚白避土之尚青也蓋土者王於四季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故尚青大事歛用日

中日中戎事乘翰翰馬也牲用白白周人以木德王色尚

赤木之次大事歛用日出日出時戎事乘騂騂馬也

騂馬也牲用騂騂赤也此三代之所以不同康子曰唐

虞二帝所尚者何色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火

次土舜以土德王色尚青土之次金宜尚白而土王

尚青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獨不配五帝意者

德不及上古耶將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

播殖百穀者衆矣唯勾龍氏龍氏無配也猶食於社而棄為

稷神易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可與等故自太皞以

降逮于顓頊其應五行而王數非徒五而配五帝是

其德不可以多也多加多猶也

執轡第二十五

閔子騫為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

者衽民之具猶衽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

也馬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子騫

曰敢問古之為政孔子曰古者天子以內史為左右

手按內史掌王之八柄以詔王治及叙事之法受納

凡訪以詔王聽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

凡替辭也方版也讀之賞賜亦如之故王以為左

凡替辭也方版也讀之賞賜亦如之故王以為左

凡替辭也方版也讀之賞賜亦如之故王以為左

凡替辭也方版也讀之賞賜亦如之故王以為左

凡替辭也方版也讀之賞賜亦如之故王以為左

凡替辭也方版也讀之賞賜亦如之故王以為左

凡替辭也方版也讀之賞賜亦如之故王以為左

凡替辭也方版也讀之賞賜亦如之故王以為左



也 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以刑罰為策以萬民為馬故銜天下數百季而不失善銜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銜民者壹其法也壹專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之為天地以而兆民懷之懷歸也夫天地之所德兆民之所懷其政美其民而眾稱之今人言五帝三王者其盛無偶威察若存其威與明察常若存其故何也其法盛作盛疑其德厚故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并聞於天上帝俱歆好也用永厥世而豐其季不能

銜民者棄其德法專用刑辟譬猶銜馬棄其銜勒而專用箠策其不制也可必矣夫無銜勒而用箠策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用刑辟民必流國必亡治國而無德法則民無脩也飭民無脩則迷惑失道如此上帝必以為亂天道也苟亂天道則刑罰暴上下相誅也誅莫知念忠上俱無道故也今人言惡者必比之於桀紂其故何也其法不聽易曰順也其德不厚故民惡其殘虐莫不吁嗟朝夕祝之升聞于天上帝不蠲除也降之既罰災害竝生用殄厥世故曰德法者銜民之本古之銜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



道統家宰太宰均四職天官所以成道也司徒之官以成

德徒教衆也五典擾兆民衆地官所以成德也宗伯之官以成

仁春治神於時為首春是官所以成仁也司馬之官以成聖

曰兵事莫重於馬夏官是卿也掌邦禮也司寇之官以成義

司寇之官以成義卿也掌邦禁誅寇主寇賊刑暴亂而

於成義者義主司空之官以成禮也主國之空土冬官卿

也禮利而非事不立故曰司空事官六官在手以為轡有車

如六轡以喻六官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司會均仁以為

納八納法同駟馬內轡以繫軾前者司會掌邦之六典

當六轡止故曰衙四馬者執六轡衙天下者正六官是

故善衙馬者正身以總轡均馬力齊馬心回旋曲折

唯其所之故可以取取音長道赴急疾此聖人所以

衙天地與人事之法則也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

六官為轡已與三公為執六官均五教齊五法仁義

信之故亦唯其所引無不如志以之道則國治冢宰

以之德則國安司徒成德以之仁則國和宗伯掌禮

以之聖則國平司馬掌兵平以之禮則國定司空掌

物有制故以之義則國又司寇掌法禁刑此衙政之

術也過失人情莫不有焉過而改之是為不過故官

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則飭

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則飭

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則飭

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則飭

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則飭

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則飭

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則飭



冢宰飭謂整攝之也地利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饑寒教訓不

行風俗淫僻人民流散曰危危則飭司徒父子不親

長幼失序君臣上下乖離異志曰不和不和則飭宗

伯賢能而失官爵功勞而失賞祿司勲之職屬之司馬士卒疾

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則飭司馬刑罰暴亂姦那

不勝曰不義不義則飭司寇度量不審舉事失理都

鄙不脩財物失所曰貧貧則飭司空故衙者同是車

馬或以取千里或不及數百里以其所謂謂一進退

緩急異也夫治者同是官法或以致平或以致亂者

亦以其所為進退緩急異也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

德正法以觀治亂德盛者治也德薄者亂也故天子

考德則天下之治亂可坐廟堂之上而知之夫德盛

則法脩德不盛則飭法與政咸德而不衰咸皆也衰減殺也左

傳皆有等衰是也謂法與政皆合於德而後不減殺之也○殺所賣切故曰王者又以

孟春論吏之德及功能德法者為有德能行德法

者為有行切丁孟能成德法者為有功能治德法者為

有智故天子論吏而德法行事治而成功夫季冬正

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

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

各有奇耦氣分不同易主天地以主萬物物之受氣各有分數不齊同也而凡



人莫知其情唯達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

三三為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

生日從一而生陽數奇也其數至八九七十二偶以

從奇奇主辰辰為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也二偶

從奇奇主辰辰者時也陽生於七九六十三三主斗

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斗魁衡杓也魁斗首四星衡

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四星

五九四十五五為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五音

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律

角徵各六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三九二十七

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星二十八宿餘皆以七為紀

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而生風主八

廣清明景涼閭闔不周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於

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遊於水鳥遊於雲故立冬

則鷺雀入海化為蛤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蟬

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夏食而冬蟄介甲

齧吞者八竅而卵生禽鳥之屬齧齧者九竅而胎生

人獸屬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

膏無角無後齒者脂淮南取此義曰無角者膏而無

謂其銳小者也皆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是以至

脂羊屬無前後皆

謂其銳小者也

皆

晝

生

者



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聞老  
聃亦如女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為緯南  
北為經直曰經緯山為積德川為積刑山專生育高者  
為生下者為死高受陽丘陵為牡谿谷為牝丘陵形  
形蚌蛤龜珠與月為盛虛盛一作盈盈虛謂肉是故  
堅土之人剛強稟之土為堅弱土之人柔輕輿之土  
也糾墟土之人大曰墳墟沙土之人細勃壤之土為沙  
招切也息土之人美黏也慮黑而疏也耗土之人醜耗與  
鹹馮曰耗也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  
不息息不喘也食木者多力而不治多氣血不理淮南子曰

之意食艸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  
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知慧而巧不食者不  
死而神故曰羽虫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毛虫三  
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甲虫三百有六十而龜為之  
長鱗虫三百有六十而龍為之長倮虫三百有六十  
而人為之長按羽離宮火屬鳳鷄火之禽毛兌宮金  
宮水屬龜玄溟之使鱗震宮木屬龍角亢之精倮中  
宮土屬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  
几三其數亦如之於天地者萬物之靈故其身之骨  
節氣息運動屈信皆與天地五行九解相准則不  
五藏九竅亦與天地四時五行九解相准則不但長  
倮虫此乾以古坤之象之美也殊形異類之數王者



動必以道動靜必以道靜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主主一作生謂之仁聖焉子夏言終而出子貢進曰商之論也何如孔子曰女謂何也對曰微則微矣然非治世之待也待猶也孔子曰然各其所能言固世之急務然亦各言其所能知

本命解第二十六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道之大原出於天賦之性謂之性易曰成之者性也謂氣已形而理寓於氣則陰陽剛柔各一其性矣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精氣為物聚有象故生化窮數盡謂之歿魂

為變散入故命者性之始也易曰原故知歿生之說性由命而始生以歿而終也有始則必有終矣人始生而有有不具者五馬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及生三月而微煦煦晴轉也王曰晴然後有見七月一作八月而生齒然後能食暮而生臙臙膝端也然後能行三季顛合顛頂門然後能言十有六精通然後能化化施也陰窮反陽故陰以陽變陽窮反陰故陽以陰化是以男子八少陰月生齒八歲而齟齟毀也二八而化女子七少陽月生齒七歲而齟二七而化一陰一陽奇偶相配陰數奇偶然後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



於此也公曰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  
 以生民矣而禮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有夫  
 也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  
 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  
 於此而往則自婚矣羣生閉藏乎陰以作而為化育  
 之始陰冬也萬物翁聚於冬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  
 女窮天數之極時謂婚也而後合偶者窮天教之極也一說時即霜降而婦功  
 成嫁娶者行焉李秋霜降嫁娶者始於此詩冰泮而  
 農桑起婚禮而始殺於此乘桑婚禮始殺言猶未止

也至此二月農事已起乃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奔者期  
 盡此月故也詩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言如欲使妻  
 歸及冰未泮也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始乾大  
 散之盛時也道可知為知不可為知可言知不可言知可行知不  
 可行者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謂之知所以效匹夫  
 之聽聽宜為德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坤物作  
 道也坤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  
 從夫夫死從子言無再醮之端飲無酬酢曰醮而命  
 之無再醮之端統教令不出於閨門言禮外也事在共  
 言不改事人也統無饋無聞外之非儀也人自專為  
 酒食而已易曰無饋無聞外之非儀也  
 與聞外之事詩云無非酒食是議也不越境而  
 婦人得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所宜也



奔喪事無擅為行無獨成孟行下切參知而後動可驗而

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效匹婦之德也孔子

遂言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者謂其棄德亂家子者亂倫其

世有刑人子者謂其棄於天也有惡疾子者謂其棄於天也喪父長

子者謂其無受命也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順父母者

謂其逆無子者謂其絕淫僻者族也謂其亂嫉妬者謂其

也惡疾者此以取而後有疾者多口舌者謂其離親竊盜

者謂其反義三不去者謂有所取無所歸也與共更三季

之喪也先貧賤後富貴也三凡此聖人順男女之際順

際通際交重婚姻之始也慎

孔子曰禮之所以象五行也有服之制其義四時也曰

密有四制變而從宜以順人情四制謂下之恩義節權故喪禮有舉焉有恩有

義有節有權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母斬衰三季

以恩謂仁也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掩義父母之喪三季不從政

門外之治義掩恩作斷恩不敢私服資於事父以事君

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季以

義謂理也制者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冠也毀

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喪不過三季齊衰不補墳墓不

脩除服之日記作大鼓素不漆琴示民有終也凡此

以節記曰節者禮也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



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故父在為母齊  
衰暮者見無二尊也疏曰齊衰之服期而除三季也百官備  
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此天子諸侯禮也言而後事  
行者杖而起此卿大夫身自執事行者面垢而已  
人身自執事不可許病故有杖此以權記曰權制者  
不用但使面有塵垢之容而已此以權者知也制者  
也此百官以下論所以設杖之義蓋為有爵者扶親  
始或三日不怠三月不辦此篇於本命無所屬暮悲號記作三季憂哀記  
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也錯簡疑在曲禮子貢

論禮第二十七

孔子閒居子張子貢言游侍論及於禮孔子曰居女  
三人者吾語以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言無不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子曰敬而不中下皆同禮謂  
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給捷口勇而不中禮謂之逆  
子貢曰給奪慈仁尤惡而非聖人子貢曰敢問將  
何以為此中者也子曰禮乎夫禮所以制中也子貢  
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領統子  
曰然然則何如問也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  
禮之行以敬必有愛而無私之心存焉所以禘嘗之  
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饋奠禮



射饗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鄉射鄉飲食饗之禮所以

仁賓客也燕會所以樂賓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

如指諸掌而已是故以之用之居家同下有禮故長

幼辨以之閨門有禮故三族和三族謂父子兄弟夫婦也以之朝

廷有禮故官爵序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閒記天子教田獵

以習五戎蓋田獵者所以簡集士眾教以戰法也閒習熟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

功成是以宮室得其度鼎俎得其象制器尚象物得其時

物一樂得其節不淫而車得其式式法等威皆為禮也

鬼神得其饗粢紀得其哀辯說得其黨黨類百官得

其體政事得其施施當加於身而措於前錯同凡眾

之動得其宜也言游退子張進曰敢問禮何謂也子

曰禮者即事之治也治理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

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俛俛俛俛無見貌又失道貌止良切乎何

所之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無

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

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

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勢宮室

失其度鼎俎失其象物物一作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

其式鬼神失其饗粢紀失其哀辯說失其黨百官失

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措於前凡眾之動失其



宜如此則無以祖洽四海祖始也率於衆而使之協也

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

四焉禮儀也九其四者待賓之禮其五者動靜之苟知

此其謂明矣雖在猷畝之中事其儀也之句聖人矣

言禮樂之道也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

縣樂器之懸於簋簠者興作也一也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主獻

賓卒爵而樂止二也下管象舞夏籥序興下管象舞之上句疑

省文耳下管堂下以管吹象舞曲也象武舞也夏籥

以籥吹大夏曲也夏文舞也序興謂夏籥與象舞更

迭而作也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王曰此四

以饗禮之四一是賓卒爵而樂闋二是賓酢而樂闋

而樂又闋三是升歌清廟四是下管象舞陳其薦俎

禮明其所得專也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此為天禮

則知行中規也旋中矩也鑿和中采薺采薺路外樂

也和之節也客出以雍雍周頌樂曲徹以振羽禮

而徹則歌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于禮焉入門

而金作示情也金聲始終若一故示情者此主賓獻

止言升歌升歌清廟示德也清廟所以頌下管象舞

示事也凡舞所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

禮樂相示而已欲其相讓示事者欲其相接示德者夫

禮者理也樂者節也無禮不動動而無節不作而

不能詩於禮謬其猶不能謬乎不能樂於禮素質朴於

禮記

卷之七

七

信



德薄於禮虛苟非其人禮不虛行欲子貢作而問曰  
然則夔其窮與窮不通也言夔通於子曰古之人與  
蓋許也也上古之人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  
而不達於禮謂之偏謂不能備也夫夔達於樂而不達  
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典樂之名古之人也重言凡制度  
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三子者既得聞此論  
也煥若發矇焉

子張問聖人之所以教孔子曰師乎吾語女聖人明  
於禮樂舉而措之而已子張又問孔子曰師爾以為  
必布几筵揖讓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

必行綴朱劣切非執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

可履禮也行而可樂樂也聖人力此二者以躬恭也

已南面是故天下太平萬民順伏百官承事上下有

禮也夫禮之所以興衆之所以治也禮之所以廢衆

之所以亂也目巧之室則有隙阼言日巧作室必有

隅之謂隙阼東階也隙於到切 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

竝隨立則有列序古之義也室而無隙阼則亂於堂

室矣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次矣亂於席上車而無

左右則亂於車上矣行而無竝隨則亂於階塗矣列

而無次序則亂於著矣著所立之位也昔者明王



聖人辨貴賤長幼正男女內外序親疎遠近而莫敢  
相踰越者皆由此塗出也





孔聖家語圖卷之八

觀鄉射第二十八

武林後學吳嘉謨集校

孔子觀於鄉射喟然嘆曰射之以禮樂郊特牲無禮字也何

以射謂何能容比於禮何以聽謂何能節於樂而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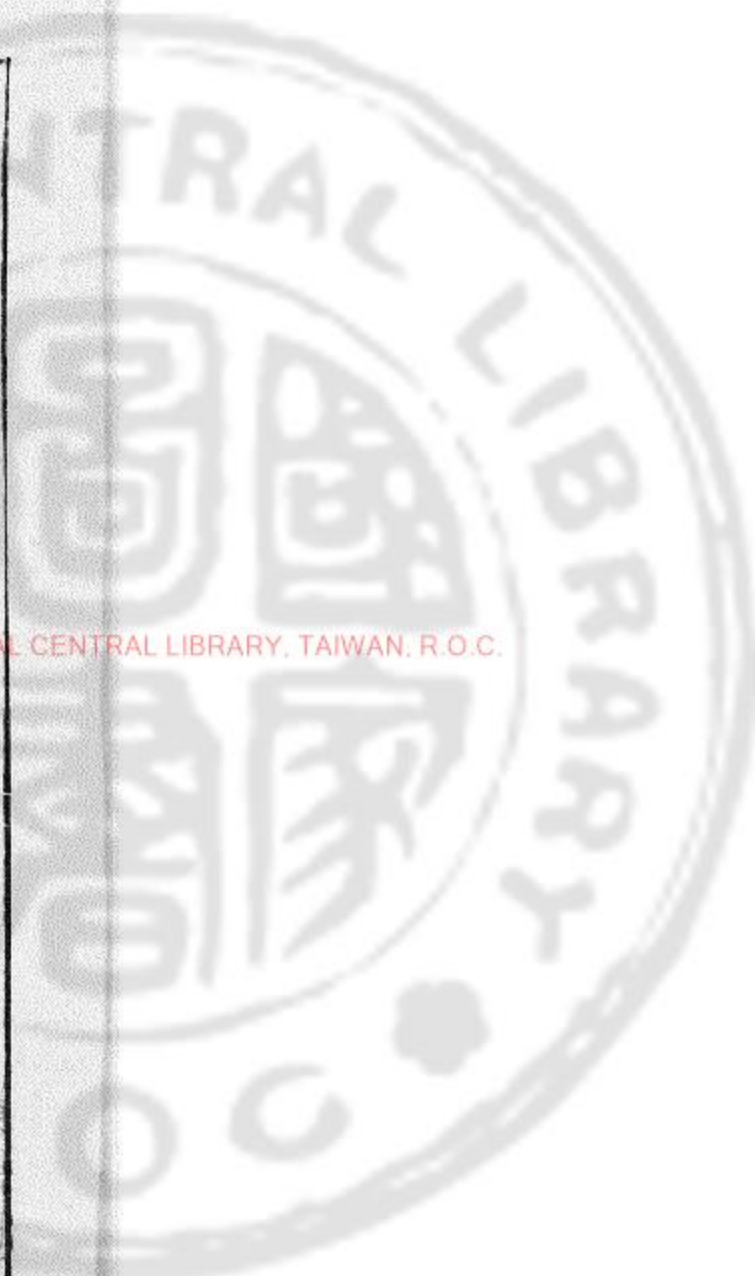
難而美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正諸鵠者其惟賢者

乎正鵠所若夫不肖之人則將安能以求飲詩云發

彼有的以祈爾爵詩小雅賓之初筵之辭的實也祈

祈求也求中所以辭爵故曰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

老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辭其養也讓之道也是





故士使之射而弗能則辭以病縣孤之義也男子初

以疾於門明必不能射事而未能今辭也於是退而與門人

習射於矍相矍相地名也矍厥之圃蓋也合觀者如堵

墻焉言圍繞而觀也射至於司馬鄉飲之禮將旅酬使

將射則轉使子路執弓矢出列延射者曰延進也誓

正為司馬奔軍之將奔一作賁與亡國之大夫亡

射之其君與切為人後者為人固後而又不得入

比耦以初在門外未入觀者既眾有賓主之禮故誓

惡者令不得入也奔軍亡國求為人後不忠不孝之

大者之其餘皆入蓋去者半記有入又使公罔之裘

序點公罔姓裘名之揚觶而語王曰先行射鄉飲酒

禮主人揚觶記疏亦

曰射畢則使主人之贊者二人舉觶於賓與大夫

二說似於射義未協按儀禮司射請射賓子弟納射

器後有司馬延射升二人揚觶二儀節其公罔之裘

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者老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

俟死者在此位蓋去者半記有處序點揚觶而語曰

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而不亂者在此位射

舉忠孝大端拱蓋僅有存焉射既闕子路進曰由與

二三子者之為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

以介也而衆賓從之至於正門之外主人拜賓及

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

也







子貢觀於蜡蜡索也歲十有二月索群孔子曰賜也

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言醉也賜未知其為樂也

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

古者民皆勤苦稼穡言百日者喻久也今張而不弛

一日使之飲酒為樂之見君子之澤也文武弗能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一張一弛文

武之道也

郊問第二十九

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上古五帝三王必祀其祖以配

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

大報本反始也報者酬之以禮故以配上帝萬物皆

反者追之以心故以配上帝天之所

生而人則祖之所生初與天皆吾有生之本始安天

垂象在日月星辰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公曰人

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周人迎而祭之日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天尊而不可

長故迎而祭之日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

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祈求也

穀于上帝月令孟春之月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是

也魯無仲冬大郊之事至於祈農與天子同故春秋

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故啓蟄而郊郊而後

耕說者不知推經禮指歸而妄為之說顛倒神祇變

位良可痛也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

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

子貢曰







獻王之誓命以申勅與祭將郊則天子皮弁以聽報

示民嚴上也皮弁視朝之服報亦以朝服臨之郊之日

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記掃清路郊特牲

即清路之義言反新上于上行者必止清路以新土

也記似凡有言三音通也弗命而民聽敬之至也不通結喪者

字具燎以照略也天子大裘以黼之按周禮王祀天被

化嚴上之教也天子大裘以黼之龍衮以襲裘以有

象天之文故彼之道乘素車貴其質也按虞書天子

路至泰壇而後脫之乘素車貴其質也五輅此素車

制以專其祭祀則此當為王輅旂十有二旒旒書作龍

章而設以日月所以法天也旂太常也旒十有二旒旒書作龍

背畫交節三辰之象也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衮以臨

柴積柴泰壇加牲戴冕璪按說文璪玉飾也以五采

繩也藻蓋言采絲切則天數也天數也天之大數臣聞之誦詩

三百不足以一獻祭禮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祭

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祭五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

祭天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學詩能言而言

之意其義深也

五刑解第三十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

子曰聖人之設防譽其不犯制五刑而不用所以為

至治也凡夫猶常也之為姦邪竊盜靡滅法妄行者生



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無度則小者偷盜大者侈靡  
各不知節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  
不犯故雖有姦邪盜賊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  
民不孝者生於不仁不仁者生於喪祭之無禮明喪  
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能教仁愛則喪思慕祭祀不  
解人子饋養之道也

言孝子奉祭祀不敢解

喪祭之

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弑  
上生於不義義所以別貴賤明尊卑也貴賤有別尊  
卑有序則民莫不尊上而敬長朝聘之禮者所以明  
義君臣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弑上之獄而無

陷刑之民鬪變者生於相陵相陵者生於長幼無序  
而遷敬讓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  
讓也長幼必序民懷敬讓故雖有鬪變之獄而無陷  
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  
義昏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男女既  
別夫婦既明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  
者刑罰之所以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  
以刑是謂為民設罪而陷之刑罰之源生於嗜慾不  
節夫禮度者所以禦民之嗜慾而明好惡順天之道  
禮度既陳五教畢脩而民猶或未化尚必明其法典



以申固之申令以固其教其犯姦邪靡法妄行之獄者則飭  
 制量之度有犯不孝之獄者則飭喪祭之禮有犯弑  
 上之獄者則飭朝覲之禮有犯鬪變之獄者則飭鄉  
 飲酒之禮有犯淫亂之獄者則飭昏聘之禮三皇五  
 帝之所以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不用不亦可乎孔  
 子曰夫罪有五而殺人為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  
 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謀議鬼神者  
 罪及二世手殺人者罪及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殺  
 人為下矣

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

下於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  
 不可以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銜其  
 心所以厲之以廉耻之節也故古之大夫有坐不廉  
 汙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汙穢而退放則曰簠  
 簋不飭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  
 別則曰帷幕不脩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  
 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  
 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言其下官不稱職不斥其身也有坐干國  
 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  
 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猶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直



其罪而正之也既而為之諱所以愧耻之是大夫之罪其在

五刑之域者按誼傳作大譴大聞而譴發罪聞於上

露之也按誼傳作聞譴訶則是大夫聞上之則白冠

釐纓之強曲者也盤水加劔明君法平而造乎闕

請室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

傳加當作行謂係引而行也其下又有其中罪者聞

命而自弛君不使人頸盤而加之也二十字此蓋闕

罪者聞命則壯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摔引引

之耳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

傳作抑摔持其髮抑按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

之則又甚於頸盤矣

其罪者教使然也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

事而不能克禮遽忽也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跪

然跪拜也免避也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退而記之

刑政第三十一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任刑則至政

無所用刑政善則刑錯也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

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

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

次以政事道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刑設而不用也化之弗

變道之弗從傷義而敗俗於是乎用刑矣顯制也五



刑必即天倫

即就也謂合天意也

行刑罰則輕無赦

行刑罰之官雖輕猶

不得作威福也

刑例也例成也

例與形同言不可變

壹成而不更故君

子盡心焉

人命至重惟刑不可不慎也

仲弓曰古之聽訟尤

罰麗於事不以其心得聞乎

王曰尤過也麗附也

相當不由其心也。一說有罪過當誅使罰與事相附麗乃刑當其罪孔子以下明麗事而不由其心也

孔子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

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

聰明正其忠愛以盡之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

必三訊焉

羣吏三訊羣臣二訊萬民也

有指無簡則不聽也

王曰簡誠也。有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為罪也。一說當決之罪三訊然後決其輕重若有發露之旨無簡

覈之實則不聽決也。附從輕赦從重。王曰附人之罪以輕為比。說不聽者難於出而附以罪則從輕使不失入可疑出而赦其罪則從重使不失出即前輕無赦之意疑獄則泛與衆共之疑則赦之皆以小大之比成也。猶

例也因其罪之大小各以其例是故爵人必於朝與察而成之惟其公也比此志切

衆共之也刑人必於市與衆弃之也古者公家不畜

刑人大夫弗養也士遇之塗以弗與之言屏諸四方

唯其所之不及與政弗欲生之也

言與衆弃之也仲弓曰聽

獄獄之成何官孔子曰成獄成於吏吏以獄成告

於正

吏獄官長正既聽之乃告大司寇聽之乃奉於

王王命三公卿士參聽棘木之下

外朝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古九



馬公侯伯子男位然後乃以獄之成疑定也○於王

王三宥之以聽命君王尚寬宥罪雖已定猶三宥之

不識二過失而制刑焉所以重之也仲弓曰其禁何

禁孔子曰巧言破律巧賣法遁名改作變言與執左

道以亂政者殺亂也作淫聲淫逸也造異服非所

設伎奇器以蕩上心者殺設○巧異眩耀人心之行偽

而堅守行詐偽而言詐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順其

澤滑以惑衆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殺此

四誅者不以聽不聽棘仲弓曰其禁盡於此而已孔

子曰此其急者其餘禁者十有四焉命服命車不粥

於市粥賣也珪璋璧琮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

市兵車旂旗不粥於市犧牲秬鬯不粥於市布帛精

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

於市文錦珠玉之器雕飾靡麗不粥於市衣服飲食

不粥於市賣成衣服非侈必偽故禁果實不時不粥

於市五木不中伐不粥於市鳥獸魚鼈不中殺不粥

於市凡執此禁以齊衆者不赦過也

體運第三十二

孔子為魯司寇與於蜡既賓徹俎而事畢乃出遊於

觀之上觀宮門外闕禮喟然而嘆言偃侍曰夫子

所謂衆魏者也



何嘆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此謂三皇五帝與三代

之英秀也謂禹吾未之逮也逮及而有記焉間而大

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賢能可選即

脩親睦不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所謂大道

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同鰥寡孤疾皆有所養貨惡其

弃於地不心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不必為人力言

惡其不出於身不以為是以姦謀閉而不興盜竊亂

賊不作故外戶而不閉謂之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

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則為加則為人大夫世

及以為常城郭溝池以為固禹湯文武周王周公由

此而選言刑大道而禮所未有不謹於禮禮之所興

與天地並如有不由禮而在位者則以為缺記有此

四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

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記有本於列於鬼神達

於喪祭鄉射冠昏朝聘故聖以禮示之則天下國家

可得而正矣言偃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

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幽厲二王者吾捨

魯何適魯有聖人之風夫魯之郊及禘皆非禮言失

而周公其已衰矣子孫不能行其禮義故也何孟

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伯禽受封傳世二十二至魯惠

王始有請郊廟之事平王使史角止之使成王時魯



已得郊則惠公奚用請之按魯史惠隱桓莊閔僖六  
 公相繼而立惠公之元季隱公四十六季乃周平王之四十九  
 季即隱公之元季隱公四十六季初獻六羽為周桓王之  
 元季至僖公魯頌有稱美郊祀之事僖公元季為周  
 惠王十八季去成王益遠矣要之郊禘之事惠公之  
 得請在平王之末季隱公攝位而改正之桓莊之後  
 傳公復僭用之詩與春秋乃孔子之所刑定良可考  
 也何孟春歷引魯頌君陳春秋以明成王無首壞周  
 公禮樂之事三經祀之郊也禹以夏后本郊鯨周公  
 之語宜皆不繆也杞之郊也禹以夏后本郊鯨周公  
 郊禹郊禹與廟制不同宋之郊也契是天子之事守  
 此以周公所制言也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周公攝  
 也宋得守而行之事祀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周公攝  
 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魯本難同於杞宋夫  
 美也如諸侯祭社稷記上有天子宗廟上下皆奉其  
 作也如諸侯祭社稷記上有天子宗廟上下皆奉其  
 典而祝嘏莫敢易其常法是謂大嘉也祥今使祝嘏辭

說徒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按周禮太宗伯召相王  
 辭說之意義是謂幽國於禮醜竿及尸君非禮也曰  
 相而行之義是謂幽國於禮醜竿及尸君非禮也曰  
 醜則尸與君不得用是謂僭君之君侈冕弁兵車藏於  
 私家非禮也大夫稱家冕弁祭服按禮曰天子諸侯  
 藏之也兵是謂脅君迫於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  
 車帶說皆具非禮也大夫家臣不能具官無田不能為祭器  
 有是為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季之喪  
 與新有婚者暮不使也君不使之所以使以衰裳入  
 朝與家僕雜居齋齒非禮也是謂臣與君共國不居  
 家是君朝為家也與僕並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  
 列於朝是與家臣同朝也



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

制度天子子孫有功者封侯餘分以畿內之田諸侯

夫不當割采地以與子天子適諸侯必舍其宗廟而

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天子福諸侯將舍

鬼神以將入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其宗廟必先告其

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讎戲夫禮者君之柄亦柄

秉所以別嫌明微擯同鬼神考制度列仁義立政教

安君臣上下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

倍小臣竊刑肅而俗弊刑峻則則法無常法無常則

禮無別禮無別則士不仕修職也民不歸是謂疵

國是故夫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言所藏於身不必

本之天效以降命所謂天以下教令命降於社之謂教

地所謂因地之利降於祖廟之謂仁義奉祖廟彌近

也尊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下命所謂祭山川者謂

所以藏身之固也藏身以固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

以治政也處其其指天地所存禮之序也翫其所樂

民之治也言聖人常法其所樂此民之所以治也天生

時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政記作用

之所以立於無過之地言在人君先君者人所明記

正其身也



則非明則人者也人所養非養人者也人所事非事

人者也夫君者明則人則有過失其師教之責故養人則不

足時君失政下能給其養事人則失位故百姓明則君以自治

養君以自安事君以自顯是以禮達而分定人皆愛

其死而患其生人皆愛惜其死而患其生之無禮也是故用人之智去

會也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國有

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大夫有去就之義未

必常死宗廟者其死宗廟者權變為之也變一作辨言得其正也凡聖人能以天下

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非意之必知其情不待測度自知其必

有此從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為之何謂

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

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

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

患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辭讓

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

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欲惡者人之大端人藏其心

不可測度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欲一以窮之會

禮何以哉禮有常度得失以之故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

神之會五行之秀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

山澤通氣播五行於四時和四氣而後月生五行一陰陽分王於四時



四時布四氣而溫涼寒暑各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

應其候言十二月而歲成也十五日滿也五行之動共

缺五月陰道不常滿故十日而月成也五行四氣十二月

相竭也竭盡也水用事盡則木用五行四氣十二月

還相為本為用事者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

商角徵羽也律陰陽各六也管候氣之管五味六和

十二月食還相為質有宜者春多酸秋多辛之屬是也

十二食者十二月之食質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

主五色青赤白黑黃并玄為六章十二月之衣如月

故人者天地之心矣人於天地間如一色而間雜成章也

行之端端始也五行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聖人作

則作為必以天地為本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

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

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以天地為本故物可

舉天地為本則萬以陰陽為端故情可睹之情以四

時為柄故事可勸四時各有事故以日星為紀故業

可別日故事可得而分別也月以為量故功有藝

成四時猶功業各鬼神以為徒故事有功鬼神不相

五行以為質故事可復也五行終則復始禮義以為

器故事行有考考人情以為田故人以為與也

治田不使邪之害正猶去莠之害苗四靈以為畜故

人知向道之方如知室之有與也

情如



飲食有由也四靈鳥獸之長其屬因四靈而至故飲食可山之而用也何謂四靈

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而魚鮪不滄驚散也式

在切鳳以為畜而鳥不獫飛去也呼決切麟以為畜而獸不獫

驚走也龜以為畜而人情不失易曰定天下之吉凶呼決切

善於著龜人先王秉著龜列祭祀瘞繪宣祝嘏瘞謂情不失也

之瘞繪謂若繪封太山之也設制度禮器祝嘏辭說禮文故

國有禮官有銜也職有序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故

饗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

禘祖廟所以本仁也旅山川所以備鬼神也祭五祀

所以本事也按五祀者戶竈中雷門行也春戶以木夏竈以火中雷以上秋門以金冬行以

水各木其所用事之神而祀之故宗祝在廟三公在

朝三老在學五更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著瞽侑瞽樂師也

輔也以辨樂侑四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

至正防後五者君之自是以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

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孝慈

為遠近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即上文制度之差

次降殺至庶人一故郊社宗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

禮之藏禮之藏夫禮必本於太一元氣也分而為天

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

即上所為命降其官於天也官謂職分也言禮之協職分皆從天而至也



於分藝

藝者理也藝上記有禮本於天動而之地列

於天地以至功

其居於人也曰養

王曰禮之於人身

有藝之意良是 按疏養作義而養下記有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

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者所以養生送死

事鬼神之大端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

唯聖人為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破國喪家亡人必

先去其禮禮之於人猶酒之有藥也

君子以厚

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

耨除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者義之實也協

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焉義者藝

事理之分仁之節則心之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失

之者喪仁者義之本也全體順也百順之體質得之者尊

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為禮而不本於義猶耕

之而弗種為義而不講於學猶種而弗耨講之以學

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不獲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

樂猶獲而弗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不肥

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

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



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滯積也並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不間言有理也連而不相及言有動而不相害此順之至也明於順然後乃能守危高而不危夫禮之不同不豐不殺所以持憤而合危也保合而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用納水火也以時入澤梁及澆灌用火季春出火季秋食各隨四時冬合男女春頌爵位必當季德男女之

德之用民必順使民皆所順也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是以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謂石中象龍在宮沼其餘鳥獸及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則是無故先王能循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此順之實也

圭璧璜

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卷一

七



孔聖家語圖卷之九

武林後學吳嘉謨集校

冠頌第三十三

邾隱公既即位

邾今交州邾城地隱公十三年即位將冠

禮男子加

冠於首也

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

孔子曰其禮如

世子之冠也

世子之冠

世子諸侯適子也

冠於阼階以著代也

阼階以明其

代醮於客位

醮之適子也

冠於阼階以著代也

阼階以明其

於客位而崇之以賓

是也

三加彌尊

始冠緇布冠次加

加禮於其有成之人

也

三加彌尊

始冠緇布冠次加

導喻其志

冠三加而稱也

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者古

衣履亦莫不然

以導喻其志也

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者古





童子雖貴亦名之而巳冠而後賓字雖天子之元子

猶士也其禮無變與士同天下無生而貴者有德乃故

也行冠事必祖廟以裸享之禮以將之裸用爵鬯之

神也享祭獻先以金石之樂節之金石者鍾磬也所以自卑

而尊先祖示不敢擅也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

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

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

冠異天子與惟天子無冠禮如孔子曰君薨而世子

主喪是冠也主喪已重於任與人君無所殊也亦諸侯

君與天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是時邾君已先

子無異而後因懿子而問焉懿子聞夫子之言而謂邾君之

冠非禮也以其不知夫子之所言也一作乎字

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夏之末世乃

有自來矣今無譏焉邾君之冠非禮也是即夏之末

異於夫子所言如天子冠者上及天子之事武王崩

成王十三而嗣立周公居家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

夏六月既葬周書曰歲有十三武冠成王而朝於祖

廟以見諸侯亦為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辭

達而勿多也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得民之心也遠於年

壽長齋於時不齋愛也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

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袞職天子龍袞



王賦 欽若昊天欽敬若順詩六合是天地四方謂之六合言為之法

也式率爾祖考備文武之道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懿子

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為賓主何如孔子曰公冠則以

鄉為賓無介公自為主迎賓此以下至乘馬皆言賓禮揖升自阼

立於席北其醴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儀禮曰禮賓以

一獻既醴降自階諸侯非公而自為主者其所以異

皆降自西階西階賓階也玄端與皮弁異朝服素鞞鞞蔽

朝服素鞞鞞蔽公冠四加公四冠加玄冕祭加玄冕其酬幣於

賓則束帛乘馬謂之冠而饗既饗與賓幣王太子庶子

之冠擬焉擬謂之天子冠禮也皆天子自為主其禮與

士無變說見前饗食賓也皆同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

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

綏也吾未之聞言人有綏未聞古之飾也今則冠而敝之

可也冠而棄之言不復用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

曰周弁殷冔夏收一也三代冠者時王所制以為三代之冠者也弁名出於繁縠

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母追夏后氏之道也委貌章甫

皆緇布冠三加始加之冠也皆曰道者先王制禮之

道寓焉其形制有不同也委貌玄冠委安也言所以

安正容貌貌章明也所以表明丈夫母發聲之辭母追

猶推也以其形各郊特牲比節在周弁殷冔夏收前

廟制第三十四



衛將軍文子名彌將立三將軍之廟於其家公孫靈

也公使子羔訪於孔子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

所及吾弗知子羔曰敢問尊卑上下立廟之制可得

而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者有王作分地建國置都立邑

分建置立有大有小設廟祧壇墀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

惟建置有大小尊卑之分故設祭有親疏是故天子

立七廟三昭三穆左為昭右為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始曰

太廟太蓋統七有一壇有一墀七廟外又立壇墀各

壇曰考廟父曰主考廟祖曰皇考廟曾曰顯考廟高

曰祖考廟始皆月祭之始祖百世不遷而高曾祖禰

以親故此五廟每月一祭

遠廟為祧有二祧遠謂三昭三穆親盡當遷者二祧

太廟之東西夾室至周則穆之祧享嘗乃止昭穆已

不以月祭之去祧為壇受祭而祭之於壇去壇為

墀祭不得於壇處受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祭之

墀祭而祭之於壇去墀為鬼去墀則祈禱亦所不諸

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諸侯太祖始

曰祖考廟蓋統五有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

皇考廟皆月祭之於天子也顯考廟祖考廟享嘗

乃止四時去祖為壇去壇為墀高祖之父雖遷主寄

此受祭若有祈禱則去祖而祭之於壇也壇墀有禱焉祭

壇高祖之祖則去壇而祭之於壇也

禮記卷之五



之無禱乃止去墀為鬼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

祖之廟而三始大夫太祖曰皇考廟蓋統三有一壇考

廟月祭王考廟皇考廟為始祖廟享嘗乃止始爵者

則為皇考廟始爵者為顯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

高祖以上則為始祖廟顯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

去祖去壇為鬼已上記王制祭法大抵同王制祭法

節祭法作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

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與

三者不相入以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適士上士二廟

曰王考廟蓋統二有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

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天子上中

侯之士古皆得立二廟士無封爵但親其祖考而已

朱子曰各有始祖廟以藏祧主如適士二廟各有門

而祭之去王考為鬼祖禩共一庶人無廟四時祭於

寢居室此自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凡四代帝

王之所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

之所及也虞郊以魯夏以蘇殷以冥周以稷虞禘應

為太祖者則其廟不毀不及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

毀矣諸禘享考無廟郊亦無廟后稷之所以有廟自

后稷而言殷人郊冥有大功契既為太祖之廟古者

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祖宗者

名其廟有功者謂之祖周文王是也有德者謂之宗

周武王是也是二廟自為祖宗乃謂之二禘又以為

信



配祀明堂之名亦可謂子羔問曰祭典云昔有虞氏  
不違聖旨寔事也 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  
 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或乃異  
 代或其考祖之有功德其廟可也若有虞宗堯夏祖  
 顓頊皆異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廟乎孔子  
 曰善如汝所問也如殷周之祖宗其廟可以不毀其  
 他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殊代亦可以無疑矣詩云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憇國風召南 周人之於  
 召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况祖宗其功德而  
 可以不尊奉其廟焉

辯樂解第三十五

孔子學琴於師襄子按史記有十日不進四字 襄子曰吾雖以擊  
 磬為官然能於琴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  
 丘未得其數也數○按宗吳淑作教 有間曰已習其數吳曰可  
 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  
 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孔子有所謬  
 然思焉然謬史作穆王曰謬 有所畢皇一作 然高望而遠  
 眺畢同視貌 曰丘迨得其為人矣近黠而黑黠黑貌  
 切頎然長頎長貌 曠如望羊曠用志廣遠 奄有四  
 方奄同也文王之時三分天下有非文王其孰能為



此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曰葉拱兩手薄其心也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

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

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

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

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暴厲之動

不在於體中心溫柔其舉動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

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一作厲微末居中以

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温和之動不存於

體夫然者乃所以為亂亡之風昔者舜彈五絃之琴

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

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得其時也唯脩此

化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一作泉流至於今王公大人

述而弗忘殷紂好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於今

王公大人舉以為誠夫舜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

帝紂為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各所脩之致乎

由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

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

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

矣乎



周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  
 備誠之久何也武謂周武備誠對曰病不得其衆病  
 恐不得其士恐詠嘆之淫液之何也淫液歌對曰恐不  
 逮事也言汲汲款及此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屬病  
 誠雖久至其對曰及時事欲令時事武坐致右而軒左  
 發作又疾也對曰及時事武坐致右而軒左  
 何也右膝至地左對曰非武坐也武人坐也言非聲淫  
 及商何也淫言聲歆對曰非武音也武王之坐也言非聲淫  
 苟貪孔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  
 也商也孔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  
 也也而實牟賈答也孔子曰唯丘聞諸萇弘亦若吾子  
 之言是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賓牟

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誠之以久則既聞命矣  
謂孔子是敢問遲矣而又久立於綴舞列也何也子  
 曰居吾語尔夫樂者象成者也象成功摠干楯也而山  
 立武王之事也山立不動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志在  
 武亂皆坐此坐非周召之治也武亂武治也皆坐且  
 夫武始成而此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反誅紂也  
 四成而南國是疆言南國以五成而分俠古洽切周  
 公左召公右分東西六成而復綴以崇其天子焉象  
 尊天子也象象挾振馬而四伐所以盛威於中國  
 挾記竹夾夾武王會振威武也分邾而進所以事登  
 四伐者伐四方與紂同惡者



濟分疏曰部分也郊記作夾言所以部分久立於綴

所以待諸侯之至也總卷年賈今汝獨未聞牧野之

語乎武王克殷而反商之政未及下車則封黃帝之

後於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又

封夏后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武王伐殷封其子

後周公誅之封微子於宋以為殷封王子比干之墓

釋箕子之囚使人行商容之舊以復其位商容商之

舊居也傳說多以商容為殷之賢庶民施政解其力

庶士倍祿既濟河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

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桃林西方塞也車

甲則釁史記作殺記作鉞而藏諸府庫以示弗復用

倒載干戈而包之以虎皮弓衣將率之士率記使為

諸侯命之曰韃居言橐盛矢器也將率之士力也故建

橐始乃順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

脩郊射郊有學宮左射以騶首右射以騶虞而貫革

之射息也騶虞歌以為節也禘冕搢笏而虎賁

之士脫劍劍解劍也郊祀后稷而民

知尊父焉配明堂而民知孝焉朝覲然後諸侯知所

以臣耕籍然後民知所以敬親親耕籍田所以六者

禮

禮

禮



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  
執醬而饋執爵而酌食畢以酒漱口以養冕而摠干  
舞位在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如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  
通則大武之遲久不亦宜乎申言遲久之意

問玉第三十六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君子  
王賤珉其為玉之寡而珉之多乎似珉石孔子曰非為  
王之寡故貴之珉之多故賤之夫昔者君子比德於  
玉潤溫而澤仁也王之溫潤光澤比于仁也縝密以栗智也王之縝密  
堅栗比廉而不剝義也有廉隅而不割傷比於義也垂之如墜禮

也佩玉如叩之其聲清越而長擊之其音清越不已其終則詘  
然樂矣及其聲音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瑕王之疵也王  
之美者曰瑜王之美惡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  
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  
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秦誓小戎之辭故君子貴  
之也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言入其國其教其為人也溫  
柔敦厚詩教也其為人溫良篤厚者疏通知遠書教  
也其為人該博平廣博易良樂教也易者乃樂教  
使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



秋教也

其人屬辭比事者春秋教使然

故詩之失愚

敦厚之失則近于愚書之

失誣

則知遠之失奢則近于奢易之失賊

精微之失

則害近于

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温良敦厚

而不愚則深於詩者矣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

者矣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矣潔淨精微而

不賊則深於易者矣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

矣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天有四時春

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

天之四時風雨霜露以生殺物者無非教也

地載神氣吐納雷霆流形萬物無非教也

地載一氣雷霆

流布成萬物之形皆亦無非造化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聖人清明之德在身則其

志氣如神也

有物將至其兆必先

物事也言有事將來必有其兆朕是故

天地之教與聖人相參

按天地之教發於詩書易禮春秋其造物之功一也而有失之愚誣

奢賊頹亂者猶天地之無全功也

其在詩曰嵩高

惟嶽峻極於天

惟嶽降神生甫及申

大雅嵩高之辭也王曰岳降神

靈和氣生申甫之大賢也

惟申及甫惟周之翰

世有大功於周甫

伊相穆王制祥刑申伯佐宣王成德教

四國於蕃四方於宣

言能蕃屏

天之德化於

此文武之德也

言文武聖德篤佑周家為

矢其文德協此四國

矢陳也此文王之德也凡三代

之王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

德也

二詩大雅江漢之辭本召穆公美周宣王而作與此註少異大抵皆發明聖人德教之意



子夏侍坐於孔子曰敢問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大雅洞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夫民之父母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酌之辭四方有敗必先知之以其憂民切也此之謂民之父母子夏曰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詩禮相成哀樂相生皆自然之致即下以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正視則明全傾聽則聰審然且志氣塞乎天地行之克於四海此之謂五至矣子夏曰敢問何謂

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敢問三無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此周頌昊天有成命之辭言文武謂之政而民以安寧故夙夜恭勤以肇基天命務行寬靜之禮也此邶風柏舟之辭凡民有喪扶杖詩作救之無服之喪也此邶風谷風之辭也言救子夏曰言則美矣大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謂其然吾語女其義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所願必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







爾也之何如故屈節者可以有待待人之也求伸者所以及

時欲伸其道者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雖受屈于

節志大而不犯於義及其得志所

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將欲為亂夫子在衛聞齊人

心而憚鮑管鮑氏管氏齊之卿因欲移其兵以伐魯

遂欲移齊國孔子會諸弟子而告之曰夫子會合眾

也事者魯父母之國不可不救今吾欲屈節於田常以

救魯二三子誰為使於是子路曰請往焉孔子弗許

子張請往又弗許子石公孫也請往又弗許三子退為

子貢曰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吾三人請使

而不獲往此則吾子用辯之時也吾子盍請行焉子

貢請使夫子許之遂如齊說田常曰夫魯者難伐之

國而子欲之過矣田常曰魯何難伐也子貢曰其城

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其大臣為而無

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若移兵

伐吳吳王夫夫吳城高而厚池廣以深田段以新士

選選練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不使明大夫守之此

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

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吾聞之夫憂

存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子憂在內吾聞子三



封而三不成者事無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子又欲破

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是持鮑晏等帥

尊而子之功不與焉則交日踈於主是子上驕主心

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下恣史作

則爭是子上與主有卻隙也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

子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

大臣內空是子上無疆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

制齊者唯子也使主孤立而已田常曰善然兵甲已

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柰何子貢曰若緩師吾

請往見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

許諾子貢遂南說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

無強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

私有千乘之魯與吳爭強甚為王患之且夫救魯顯

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威暴齊而服強晉

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願王不疑也吳王曰

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槎之會稽越王名勾踐今若身養

士有報吳之心待我伐越然後可子貢曰越之勁不

過魯吳之強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必私魯矣

為齊聽用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存之國夫伐小越而

畏強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不窮若



者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絕世吳越春秋仁人不困厄以立其功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元諸侯以仁不窮救魯絕不  
 世伐齊威加晉國不避難時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  
 成矣若王必惡越惡猶也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  
 此則實空越而名從諸侯以伐齊吳王大悅乃使子  
 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  
 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  
 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心畏越曰待我伐越而後  
 可如此則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  
 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

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也越王頓首曰再拜曰孤  
 少失前人句踐父允章內不量力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  
 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  
 願也遂問子貢問計安子貢曰吳王為人暴猛群臣  
 不堪國家敝於數音朔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  
 變申胥以諫死申胥伍子胥也按越絕書太宰嚭用  
 事吳王佞臣也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此則報吳之  
 時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伐齊以徵射反射厭也  
 矣益其志而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則其伐  
 齊必矣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還



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吳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  
 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此聖人所謂屈節以求其伸  
 者也越王大悅頓首許諾送子貢金百鎰二為鎰四  
 一良矛二子建於春秋作馬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  
 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  
 失前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國  
 為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備祭祀死不敢  
 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王悉境內之兵使大夫種  
 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勾踐使者臣種敢脩下  
 吏問於左右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救弱困暴齊

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披堅執  
 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入藏器甲二十領  
 鐵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  
 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失空  
 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  
 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發九郡  
 之兵以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晉定公名午曰慮不  
 先定不可以應卒音促兵不先辨辨集也不可以勝敵今  
 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  
 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柰何子貢曰休



兵備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  
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  
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黃池衛地今陳留  
濟水吳晉爭疆左傳哀公十三年公會晉定公吳夫差  
水曰於姬姓我為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因之涉  
伯乃先晉人也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  
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  
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左傳黃池之會無  
是年越入吳歸與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疆晉  
越平越未滅吳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初願若強晉以救吳使  
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按左傳  
吳在哀公二十二年是時孔子卒已七年則非孔子  
所及言明矣而子貢使齊之事亦不經見惟韓非子  
曰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齊不聽而卒加兵於魯初  
無說吳越之事然則韓非之所記願可信歟吾從其  
理之可信者耳

孔子弟子有宓子賤者仕於魯為單父宰恐魯君聽  
讒言使已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故請君之近史二  
人與之俱至官宓子戒其邑吏令二史書方書輒掣  
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魯宓子  
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免而歸矣二史歸報於君曰宓



子使臣書而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之所以去之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為諫乎公寤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為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曰敬奉詔遂得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躬敦厚明親親尚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

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獲傳傳也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寇逮逮行將及也于麥季孫康子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民寒耕熟耘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可以告者三而子不聽非所以為民也宓子蹙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獲是使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疆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傷也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三年孔子使巫馬期遠觀政焉巫馬期陰免



衣衣

上如字下既切

敝裘入單父界見漁者得魚輒舍之

巫馬期問焉曰凡漁者為

為于位反

得何以得魚即舍之

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鱮

鱮魚除留切

吾大夫愛之

其小者名為鯁

鯁切

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

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間

同暗

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

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刑乎彼宓子行此術於單

父也

孔子之舊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將助之以沐擲子路

曰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

改夫子憚矣姑也且已若何孔子曰凡民有喪匍匐救

之

邶谷風之辭

况故舊乎非友也吾其往及為擲原壤登

木曰父矣子之不託於音也遂歌曰狸首之斑然執

女

忍與反

手之卷然

卷好貌達員反

夫子為之隱佯不聞以

過之子路曰夫子之屈節而極於此失其與矣豈未

可以已乎孔子曰吾聞之親者不失其為親也故者

不失其為故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聖家言圖

八九卷

三



孔聖家語圖卷之十

武林後學吳嘉謨集校

正論解第三十八

孔子在齊齊侯

景公

出田

按左傳昭公二十年齊侯田於沛田獵也蒐苗獮狩必法

於田故謂之田也

招虞人以旌不進

折虞人掌山澤之官旌也

使執之對曰昔先君之田也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

皮冠以招虞人

諸侯田服皮冠故以招掌山澤之官

臣不見皮冠故不

敢進乃舍之孔子聞之曰善守道不如守官

君招當往道之常

非物不進官之制

君子避之

避是也

齊國書伐魯

國書齊卿事在哀公十一年

季康子使冉有率左師





禦之樊遲為右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乎

言康子德不信素為民所信請三刻而踰之與眾要約三刻而踰溝知之遲要

約之言衆從之師入齊軍遁齊軍冉有用戈故能入焉

孔子聞之曰義也用命既戰季孫謂冉有曰子之

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學之季孫曰從事孔子

惡乎學冉有曰即學之孔子也夫孔子者大聖無不

該備也文武竝用兼通求也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

季孫說樊遲以孔子孔子曰季孫於是乎可謂說人

之有能矣

南容說南宮仲孫何忌既除喪除父僖子仲而

昭公在外時季孫意如執未之命也未命說忌定公

即位而命之辭句曰先臣有遺命焉先臣僖子也以

病已之不知禮不能答楚郊勞之曰夫禮人之幹也

非禮則無以立屬家老命二子學於孔子孔子曰能

補過者君子也詩云君子是則是做孟僖子可謂則

微矣懲已所病以誨其嗣大雅所謂詒厥孫謀以燕

翼子則法也做做也小雅庶鳴之辭詒遺也燕安也

謀使學安是類也夫

衛孫文子衛卿孫得罪於獻公居戚居戚也卒未

葬文子擊鐘焉延陵季子吳公適晉過戚聞之曰異



哉夫子夫一作逢夫切之在此猶燕子巢於幕也言至懼猶危也

未也又何樂焉君又在殯可乎文子於是終身不聽

琴瑟孔子聞之曰季子能以義正人文子能克己服

義可謂善改矣

孔子覽晉志志晉史也晉趙穿殺靈公穿晉大夫趙盾從弟之子靈公名夷

臯○按左傳宣公二年靈公不君宣子盾驟諫靈公患之設計飲盾酒伏甲將攻之盾車右提彌明知之遂扶盾以下闕且出彌明死之趙穿初靈輒德宣子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趙穿遂攻靈公而弑之

趙盾亡未及山而還山晉之境也史書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

君左有以示於朝六字盾曰不然史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聞

而返不討賊非子而誰盾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

感此邶風雄雉之辭盾引以自明言人多所懷戀則自遺其憂戚其我之謂乎孔子

歎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

夫也為法受惡為書法受弑君之名惜也越境乃免謂越境則不與聞乎

其故乃可免弑君之名也鄭伐陳入之使子產獻捷于晉晉人問陳之罪焉子

產對曰陳忘周之大德武王以元女大姬以配胡公而封諸陳介大恃

楚眾馮陵敝邑是以有往季之告告晉為陳所侵未獲命未

晉平陳之成命則又有東門之役與楚共伐陳也當陳隧墓道

者井陘木刊陘塞也敝邑大懼謂懼不競天誘其衷

誘進也衷善也○誘云天導其善啓敝邑心陳知其罪辱大

大報陳也○誘云九切

九口晉史晉圖

三

三



非陳侯女自四待命社授首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

侵小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誅法也且

昔天子一圻地方千里列國一同地方百里自是以衰差降也周

之制也言大國方百里從是乃周之制也今大國多

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其辭順晉人趙

也以其辭孔子聞之謂子貢曰志有之志古言以足

志文以足言之足成也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

遠有言而不遠也則晉為伯謂牧伯長鄭入陳非文辭

不為功小子慎哉

楚靈王怵怵與怵同侈右尹子革侍坐右尹官名左史

倚相趨而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

五典八索九丘三墳伏羲神農黃帝之書也○按漢

也又曰一曰山墳連山易二曰氣墳歸藏易三曰形

墳乾坤易而詳演其義五典少昊顓頊帝嚳帝堯帝

舜之書也說文曰典從冊以冊載帝王之事也八索

皆區也聚也區別其聚而志之也對曰夫良史者記

君之過揚君之善而此子以潤辭為官不可為良史

曰一作臣又嘗聞焉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將遍行天

下使皆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昭按左謀父

父司馬之官昭當作招其名也祭以止王心逸遊王

是以獲發於文宮言左作終也臣聞其詩焉而不知若



問遠焉其焉能知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昭

之愔愔乎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左

形體民之力而無有醉飽之心愔愔和樂也言德音之安和思王度之純

美能體民之力而無不厭足之心也王曰昭即徵招之招而以樂言刑以刑傷民力而反上文王度之義

言此又作靈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句則固

不能勝其情以及於難靈王起章華之臺為孔子讀

其志曰古者有志克己復禮為仁信善哉楚靈王若

能如是勝以禮豈其辱於乾谿子革之非左史所以風

撫鳳切也誦詩以諫順哉

叔孫穆子名豹避難奔齊豹兄喬如淫亂宿於庚宗之

邑庚宗寡婦通焉而生牛子名穆子返魯以牛為內

豎通內外之命相家及長命牛讒叔孫二子長子孟

仲殺之叔孫有病牛不通其饋不食而死遂輔叔孫

庶子叔孫而立之昭子既立朝其家衆曰豎牛

禍叔孫氏使亂大從從順殺適立庶又披其邑以求

舍罪南遺助牛殺仲壬牛取東罪莫大焉必速殺之

遂殺豎牛孔子曰叔孫昭子之不勞勞功也不以

可能也周任有言曰之賢人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

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雅抑之辭昭子有焉

晉邢侯與雍子皆楚爭田晉邑鄆地田叔魚攝理叔



羊舌鮒也理獄官名時士景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

伯如楚叔魚推攝景伯理事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

於叔魚叔魚蔽獄邢侯蔽獄也斷邢侯怒殺叔魚與

雍子於朝韓宣子起名問罪於叔向時宣子命斷舊獄在雍子乃問殺叔魚之

罪於向也叔向曰三姦同罪施生戮死可也謂行生者之刑戮死若之

刑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

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昏亂也取善為亂貪以敗

官為默謂貪污而不潔也殺人不忌為賊忌憚夏書

曰昏默賊殺夏書夏禹之書也殺謂咎陶之刑也姓

於市即臯姓陶請從之乃施邢侯行生者而尸雍子叔魚

於親三數叔魚之罪不為末減未謂曰義可謂直矣

平丘之會數其指叔賄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諸侯

歸魯季孫稱其詐給季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

平丘之會晉執季孫意如子服惠伯湫使穆子荀吳言於

韓宣子起將歸之惠伯責晉盟而遣之不欲私歸宣

子惠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曰不能鮒也何季

伯待遺禮雷惠邢侯之獄言其貪獄也以正刑書晉

不為頗頗偏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暴衛虐魯頗晉

利不頗三殺親益榮殺其弟而由義也夫

鄭有鄉校之士非論執政駸明大夫駸然欲毀鄉校

也



子產曰何以毀為也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否者吾則改之若之何其毀也我聞忠善以損怨為忠善則怨謗息不聞立威以防怨防怨猶防水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弗堯救也不如小決使導之不如吾聞而藥之導之使通又不如存治也孔子聞是言也曰吾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晉平公會諸侯於平丘齊侯及盟鄭子產爭貢賦之所承承貢賦之次曰昔日左無字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尊卑貢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甸服王圻之內與圻外諸侯異故貢重也

鄭伯男南也而使從公侯之貢南左傳作男古字作南亦多有作此南連言之猶言公侯也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自日中爭之以至于昏晉人許之孔子曰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也

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也本也子產君子之於樂者能為國之本則樂之且曰合諸侯而藝貢事禮也藝分別貢獻之事也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

死焉水濡弱民狎而翫之狎易也翫習也則多死焉故寬難子產卒子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掠盜抄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必不及此孔子聞之曰善哉



政寬則民慢慢則糾於猛糾猶攝也猛則民殘民殘猛政民殘

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寬猛相濟政是以

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汔危也勞民人病汔惠

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母縱詭隨以謹無良

詭隨不顧是非而妄隨人者式遏寇虐慘不畏明詩

小惡也亦母縱而小懲之命也故母縱詭隨小惡之人則無良之人肅而寇虐

止也人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

柔安也能順習也言遠者安而近者順而又曰不競

不綌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和之至也也競疆

綌也適聚也此子產之卒也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

禮頌長發之辭子產之卒也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

遺愛也

孔子適齊過泰山之側有婦人哭於野者而哀夫子

式而聽之曰此哀一似重有憂者使子貢往問之而

曰昔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子貢曰

何不去乎婦人曰無苛政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小

子識之苛政猛於暴虎

晉魏獻子為政魏舒子分祁氏及羊舌氏之田荀欒

祁氏羊舌氏故以賞諸大夫及其子成魏成舒皆以

賢舉也又將賈辛曰今汝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

周有子朝之亂行乎敬之哉母墮乃力一作孔子聞

賈辛帥師救周孔子聞



之曰魏子之舉也近不失親子可舉也遠不失舉遠不故

舉不可謂美矣又聞其命賈辛以為忠詩云永言配命

自求多福忠也此大雅文王之辭周公追述文王之德以戒成王欲其念爾祖之脩德以致福與獻子戒賈辛之意同為忠也○王曰言文王長配天命而行庶國亦當求多福人求多福忠也舉

少異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趙簡子晉大夫賦晉國一鼓鐵謂之石石四謂之鈞鈞四以

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按左傳范士句無刑書事乃趙宣子盾也事在

魯文公六年詳孔子曰晉其亾乎失其度矣夫晉國

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唐叔成王母弟始封於晉以經緯其民者

也經緯猶織也卿大夫以序守之序次也民是以能導其

道而守其業貴賤不僇僇同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

秩之官為被廬之法被廬晉地○按文公始霸蒐於

蒐官為晉法也以為盟主今弃此度也而為刑鼎銘在鼎

矣何以尊貴民將弃度而徵於何業之守也民不奉

守也無所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

夷晉地○按襄公六年蒐於夷以治軍師使狐射姑

為中軍趙宣子盾為佐靈公初季陽處父黨於趙氏

始蒐於董易宣子為中軍射姑為佐宣子於是

亂制射姑怨處父殺若之何其為法乎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神為崇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

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天子望祀天地諸侯祀江

境內故曰祭不越望也

江

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

境內故曰祭不越望也

江



漢沮

子余切

漳

止良切楚之望也

四水楚之所當祀也

禍福之至不

是過也

內山川不過境

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

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

求之於已

其不失國也宜

哉

楚為吳所滅昭王出奔已而復國

夏書曰維彼陶唐率彼天常

堯也率循也

在此冀方

中國為冀

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滅

而亾

謂夏

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

言善惡各有類

信出此則在此以能循常道斯可也

衛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以其女妻之

疾娶於宋子朝

其娣嬖子朝怒文子使疾出其妻而以已女妻之

疾誘其初妻之娣為之立

宮與文子女如二妻之禮文子怒將攻之孔子舍籬

伯玉之家文子就而訪焉孔子曰簞簞之事則嘗聞

學之矣兵甲之事未之聞也退而命駕而行曰鳥則

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遽自止之曰圍也豈敢度

其私哉謀度亦防衛國之難也將止會季康子問冉求

之戰冉求既對之又曰夫子播之百姓質之鬼神而

無憾也恨也用之則有名康子言於哀公以幣迎孔子曰

向人之於冉求信之矣將大用之

齊陳恒

齊相田常也

弑其簡公

齊君名壬

孔子聞之三日沐浴

而適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伐之公弗許三

請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也將若之何對曰臣



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  
公曰子告季氏孔子辭不告季氏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  
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季不言書無逸高宗下言乃

雍和有諸孔子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則世

子委政於冢宰三季成湯既歿太甲湯世子太丁先

子聽於伊尹武王既薨成王聽於周公其義一也

衛孫桓子良侵齊遇敗焉與齊師會為齊所敗齊人乘之執新

築地名大夫仲叔于奚以其衆救桓子桓子乃免衛人

以邑賞仲叔于奚于奚辭請曲懸之樂禮天子宮懸

懸軒懸闕一面故謂之曲懸也繁纓以朝繁馬飭大帶也纓當馬膺

馬背也許之書在三官司徒書名司馬書子路仕

衛見其故以訪孔子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

器與名不可以假人禮樂以器尊卑以名君之所司司主名以

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行其禮禮以行義義以

生利和也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

也政亾則國家從之不可止也

公父文伯之母文伯名敬母穆紡績不解文伯諫焉

其母曰古者王后親織玄統統冠也公侯之夫人加之

紘紘纓屈而上者謂之紘紘冠之上覆也卿之內子卿妻也為大帶紘命



婦成祭服

命婦大夫妻也祭服玄衣纁裳也

列士之妻加以朝服

庶士以下各衣其夫

積諸侯天子士女端委貌秋而成事

而獻功

一王曰男女

春秋而勤歲事冬祭而獻其功

聖王之制也今

帛之功

男女紡績憇則有辟辟憇罪也

我寡也爾又在位朝夕恪勤猶恐忘先人之業况有

怠惰其何以避辟孔子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

可謂不過矣

樊遲問於孔子曰鮑牽事齊君執政不撓可謂忠矣

齊慶剋通於靈公夫人鮑牽知之以告國武子佐武

子召慶剋而讓之慶剋告夫人怒國武子相靈

公以會於諸侯伐鄭高無咎鮑牽處守及公還將至

高鮑閉門索客以備夫人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

公子角遂則鮑牽足夫而君刑之其為至闇乎孔子

人靈公母聲孟子也曰古之士者國有道則盡忠以輔之國無道則退身

以避之今鮑莊子食於淫亂之朝不量主之明暗以

受大刑是智之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葵傾葉隨日轉故曰能衛

北

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法賦焉

按古法丘賦一乘一井

田賦則每井賦一乘也

使冉有訪孔子子曰丘弗識也冉有三

發卒曰

終乃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

孔子不對言亦不公

而私於冉有曰求來汝弗聞乎先

王制土藉田以力

二十者受田五十畝三十者受田百畝六十畝而砥其

孔子家語圖

卷

十

十一

而砥其







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

富貴世家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

未有遺季者焉高季者貴於天下久矣次於事親是

故朝廷同爵而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君欲問

之設席八十則不仕朝君問則就之而悌達乎朝廷

矣其行也肩而不竝不敢與長不錯則隨錯鴈行父

黨鴈班白者不以其任於道路而悌達乎道路矣居

鄉以齒而老窮不匱記作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悌

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役四丘為甸君田

五十始老頽禽隆之長者長者多賜而悌達乎蒐狩矣軍

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悌達乎軍旅矣夫聖王之教

孝悌發諸朝廷行於道路至於州巷放於蒐狩循於

軍旅則衆感一作以義死之而弗敢犯公曰善哉寡

人雖聞之弗能成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東益宅不祥東益宅名信有之

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自益身

之不祥弃老而取幼者不祥釋賢而用不肖國之

不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聖人伏慝愚者

擅權天下不祥不祥有五東益不與焉

孔子適季孫季孫之宰謁曰君使人假於馬將與之



乎季孫未言孔子曰吾聞之君取於臣謂之取與於臣謂之賜臣取於君謂之假與於君謂之獻季孫色然悟曰吾誠未達此義遂命其宰曰自今已往君有取之一切不得復言假也

曲禮子貢問第三十九

子貢問於孔子曰晉文公實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

晉文公會諸侯于溫召襄王且使狩於河陽因使諸侯朝天子作春秋云天王狩

於河陽何也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事天子而已

孔子在宋見桓魋自為石槨三季而不成工匠皆病

夫子愀然曰若是其靡也靡過侈也不如速朽之愈也

冉子僕曰禮凶事不豫此何謂也夫子曰既歿而議諡諡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

也况自為之哉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實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

失位去國也不若速貧之愈也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如此

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將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驟如孔氏以謝而後

循禮施式至切散焉

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饑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



子曰凶季則瘞駑馬力役不興馳道不脩馳道君祈行之道以幣君所祈請用幣及王不用牲也祭祀不懸不作樂也祀以下牲當用大牢者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

孔子適季氏康子晝居內寢孔子問其所疾康子出見之言終孔子退子貢問曰季孫不疾而問諸疾禮與孔子曰夫禮君子不有大故則不病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則不晝處於內是故夜居外雖弔之可也晝居於內雖問其疾可也

孔子為大司寇國廐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為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為有司故拜之

子貢問曰管仲失於奢晏子失於儉與其俱失矣二者孰賢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鏤刻而飾之朱紘天子冕之紘旅樹而反坫旅施也樹屏也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反坫在兩楹之間人君好會獻酬禮畢反爵於

其山節藻梲節上楹也刻為山雲梲也賢大夫也而難為上數其所為則有喻分之晏平仲祀其先祖而豚肩不揜豆言酒也一狐裘三十季賢大夫也而難為下即

所為則有不及分之者君子下不僭上上不偪下冉求曰昔臧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于今不亡可謂知禮矣孔子曰若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



祀而不止燔柴於竈以祀焉夫竈者老婦之所祭謂

祭報其功老婦主祭也盛於甕尊於瓶非所柴也故曰禮也者

由體也體不備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臧武仲率師與邾人戰于狐貽遇

敗焉師人多瘞而無罰古之道然與孔子曰凡謀人

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亾之謀為人謀之謀軍國

既敗危不能獨生也古之正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討詔君

也有君教則臣無討

晉將伐宋使人覘之觀宋陽門之介夫陽門宋城也介夫

被甲衛門者司城子罕哭而哀覘之反言於晉侯曰陽門

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民咸說宋殆未可伐也孔

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瘳匍匐救之比

風之子罕有焉雖非晉國其天下孰能當之言雖非

使天下有強者猶不能當也是以周任有言曰民說其愛者弗可

敵也

楚伐吳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弃疾曰王

事也子手弓而可商陽手弓弃疾曰子射諸射之斃

一人報其弓報丑亮切又及弃疾謂之又及弃疾復

謂之斃二人每斃一人輒掩其目止其御曰吾朝不

坐燕不與朝正朝燕燕朝不與言亦不在坐列也殺三人亦足以反命

禮記



矣孔子聞之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子路佛然進曰  
 人臣之節當君大事唯力所及歿而後已夫子何善  
 此子曰然如汝言也吾取其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  
 孔子在衛司徒敬之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  
 不盡聲而退蘧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夫  
 子辱相焉孔子許之掘中霤而浴室中霤毀竈而綴綴  
 拙足襲於牀及塋毀宗而躡躡行也按殷禮始歿于  
而浴浴畢毀竈甕明不有事于此也聯尸之足令勿  
強而辟戾可著履也既歿殯于廟及葬毀廟西垣以  
出礫壇上而行神位也出於大門及墓男子西面婦  
 人東面既封而歸殷道也孔子行之子游問曰君子

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喪  
 事則從其質而已矣殷尚質也

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而東門襄仲公子

卒壬午猶繹繹者祭之明日又祭以實尸也禮大夫

國卿卒而猶繹失遇子游見其故以問孔子曰禮與

孔子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季桓子魯康子練也熟絲而無衰子游問於孔子曰既

服練服可以除衰乎孔子曰無衰衣不以見賓何以

除焉

邾人以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將為之服因顏克而問



禮於孔子子曰繼父同居者則異父昆弟從為之服  
不同居繼父且猶不服况其子乎

齊師侵魯公叔務人昭公為也遇人入保負杖而息魯人避齊師將入保疲憊而負杖以息務人泣曰使之

雖病任之雖重於勞人樹魯人之困君子弗能謀士弗  
能死言在上者不能死難也不可也我既言之矣務人將踐

敢不勉乎與其鄰嬖童汪錡魯人往奔敵死焉皆殯魯  
人欲勿殤童汪錡問於孔子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

稷可無殤乎言童有成魯昭公夫人吳孟子卒不訃於諸侯孔子既致仕而

往弔焉適于季氏季氏不經孔子投經而不拜以季氏不

者不經焉禮也經故已亦不成禮也子游問曰禮與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則弔

公父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  
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上謂穆伯夫下

南宮縚之妻孔子兄之女喪其姑而誨之髻去纒露

曰爾母從從從音爾母扈扈爾從從高扈扈大也  
也盍榛以為笄笄音榛木為之長尺而總八寸總束髮垂

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啓當作顙於孔子孔



子曰拜而後啓顙顙乎其順顙與噴同順也啓顙而

後拜顙顙穎同誠也乎其至也三季之喪吾從其至

也拜以為賓摺顙以致哀先敬後哀為順先哀後敬為至

孔子在衛衛之人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

喪乎足以為法也小子識之子貢問曰夫子何善爾

其往也如慕其返也如疑不疑其親之情也子貢曰豈若速

返而虞哉謂之虞也祭子曰此情之至者也小子識之

我未之能也未之能行言其情不易言也

卞人有母死而孺子之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

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而變除

有期

孟獻子禫懸而不樂可記作御而不處內及當御而

子游問於孔子曰若是則過禮也孔子曰獻子可謂

加於人一等矣

魯人有朝祥祥一十四月之祭也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孔子曰

由爾責于人終無已夫三季之喪亦已久矣子路出

孔子曰又多乎哉又復也言去二踰月則其善

子路問於孔子曰傷哉貧也生而無以供養死則無

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心斯為之孝乎

斂手足形旋葬而無槨旋稱其財為之禮貧何傷乎



吳延陵季子聘於上國適齊於其返也其長子歿於  
 贏博之間贏博地名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  
 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斂以時服而已隨冬夏之其  
 壙掩坎深不至於泉其葬無盟器之贈既葬其封廣  
 輪廣橫也又東西曰廣輪從也又南掩坎其高可時  
 隱也記無時字既封則季子乃左袒右還其封還莊相與  
 又○還取絹切且號者三曰骨肉歸於土命也若菟氣  
 則無所不之無所不之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  
 禮其合矣

子游問喪之具孔子曰稱家之有亾焉子游曰有亾

惡於何一作齊記作劑量之意齊○才詣切孔子曰有也

則無過禮苟亾矣則斂手足形還葬還葬斂畢即葬

不換懸棺而封封破驗切○以手懸繩而下無碑緯

人豈有非之者哉故夫喪亾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

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祀與其敬不足而禮有

餘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伯高歿於衛赴與計於孔子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

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之寢朋

友吾哭之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今於野則已踈

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而見我吾哭於賜氏遂命子

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而見我吾哭於賜氏遂命子



貢為之主曰為爾哭也來者女拜之知伯高而來者  
女勿拜既哭使子張往弔焉未至冉求在衛攝也束  
帛瘞馬而以將之孔子聞之曰異哉徒使我不成禮  
於伯高者是冉求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孔子曰何不除  
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行道之人皆  
弗忍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企而及之  
子路聞之遂除之

伯魚之喪母也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也門人曰  
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非禮也伯魚聞之遂除之曰

衛公使其大夫求婚於季氏桓子問禮於孔子子曰

同姓為宗有合族之義故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  
食而弗殊君有食族人之禮雖親  
盡不異族食多少也雖百世昏姻不得

通周道然也桓子曰魯衛之先雖寡兄弟今已絕遠  
矣可乎孔子曰固非禮也夫上治祖禰以尊尊之下  
治子孫以親親之旁治昆弟所以教睦也此先王不  
易之教也

有若問於孔子曰國君之於百姓如之何孔子曰皆  
有宗道焉故雖國君之尊猶百世不廢其親所以崇  
愛也雖於族人之親而不敢戚君所以謙也戚親也  
尊敬君



不敢如其親也

曲禮子夏問第四十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苫

席苫覆艸也卷以覆枕干插也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於

朝市不返兵而鬪兵常不離於身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

何孔子曰仕弗與同國銜君命而使武至切雖遇之不

鬪曰請問從才仲切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

弟指其衆昆能報之則執兵而陪陪隨也其後

子夏問三季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初有

司為之乎有司當吏職也孔子曰夏后氏之喪三季既殯而

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既卒哭而致事致事還政於君

也卒哭卒無時之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士既葬而卒哭也記曰君子不奪人

之親亦不可奪親也親記作喪疏曰不奪人親喪之情

也孝子夏曰金革之事無避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

曰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伯禽有母之喪東方有戎

得不誅之今以三季之喪從利者記作從其利也吾弗知

也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

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蒞阼周公攝

政而治抗舉行也世子之法於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



臣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為人子者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者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者然後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之法於伯禽使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焉凡君之於世子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記有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行一物物猶事也而三善皆得唯世子齒於學之謂也世子齒於學則國人觀之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也其三曰此將君我

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則禮然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為臣居子與臣之位所以尊君而親親也在記作學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司業大樂正授教律業者也司成太少傅及師保有父道成生人者也一有元良萬國以貞王曰一謂天子也世子之謂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子也書曰一而有益於君則為之况于其身疏曰于讀若迂曲也王曰寬也大也即下優為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也



曰居處言語飲食行和樂爾於喪所則稱其服而已

謂容色與服稱情而已敢問伯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伯

母叔母疏衰期而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

地若知此者由文矣哉因情以為踊之輕重能用禮之節文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凡喪小功已上虞祭而祔祭也祔合祖祭也練

暮季祥三季祭也之祭皆沐浴於三季之喪子則盡其情

矣謂祥而後浴也孔子曰豈徒祭而已哉三季之喪身有瘍

則浴首有創平聲傷也俗作瘡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而

病君子不為也毀瘠而死者君子謂之無子句則祭

之沐浴為齊潔也非為飾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客至無所舍而夫子曰生於我乎

館客死無所殯夫子曰於我乎殯敢問禮與仁者之

心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館人使句式至反若有之惡

汪胡反有有之而不得殯乎夫仁者制禮者也故禮者

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異不豐不殺稱其義以為之

宜故曰我戰則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孔子食於季氏食祭主人不辭不食饗也亦不飲而殮

以飲澆也子夏問曰禮也孔子曰非禮也從主人也吾

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食祭作而辭

曰䟽食不足祭也吾殮作而辭曰䟽食不敢以傷吾



子之性主人不以禮客不敢盡禮主人盡禮則客不敢不盡禮也

子夏問曰官於大夫既升於公臣為公也而反為之服禮

與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之為公臣曰所與

游辟也原其所游相誘為盜爾可人也言猶可用也公許管仲卒桓

公使為之服官於大夫者為之服自管仲始也有君

命焉

子貢問居父母喪孔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

色稱情戚容稱服曰請問居兄弟之喪孔子曰則存

乎書策已言當依禮經所載而行若父母之喪其哀容體狀則經不備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殷人既窆而弔於壙周人反哭而

弔於家如之何孔子曰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

亾矣失之矣於斯為甚故弔之言不復得見其親哀於是為甚故弔之

於人卒事也殷以慤大質也吾從周殷人既練練替季祭也

之明日而祔于祖周人既卒哭虞而卒哭也之明日祔

于祖祔祭神之始事也舉新主人廟也周以戚言急於鬼事其

親也吾從殷

子貢問曰聞諸晏子少連大連善居喪其有異稱乎

求其所也孔子曰父母之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

哀三季憂東夷之子達於禮者也



子游問曰諸侯之世子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父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者也何服之有昔魯孝公少喪其母其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欲喪之有司曰禮國君慈母無服今也君為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喪慈母練冠以燕居謂庶子王為其母也遂練以喪慈母喪慈母如母始則魯孝公之為也

孔子適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綆以贈之子貢曰於所識之喪不能有所贈贈於舊

館不已多乎孔子曰吾向入哭之遇一哀而出涕吾

惡夫涕而無以將之

一哀而出涕情已厚矣則禮不可以不厚若不購則吾涕之厚

無以將之為無從也小子行焉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

甚年祭名

而杖禮與孔子曰

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為夫子無所不知夫子亦徒有所不知也子貢曰子所問何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杖禮與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止吾將為子問之遂趨而進曰練而杖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子謂夫子而弗知之乎夫子徒無所不知也子問非也禮居是邦則不非其大



夫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歛舉尸者出戶武孫從之出

戶乃祖祖宜改為祖○按禮小歛畢主人括髮而袒奉尸以出戶武叔尸出而後袒故子路疑之

投其冠而括髮子路嘆之孔子曰是禮也子路問曰

將小歛則變服今乃出戶而夫子以為知禮何也孔

子曰由女問非也君子不舉人以質士質猶正也不

如上不非其大夫

齊晏桓子卒平仲麤衰斬苴苴黎黑麻也經帶杖言

皆苴也按喪服小記曰苴杖竹也按疏曰苴者黜也則杖本用竹但以苴之色言耳惟經帶則直用黑麻也

以管管已漚艸也獲食粥居傍廬寢苦州也以覆

鹽切枕艸記作內土塊也○苦夫切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

子曰唯卿大夫曾子以問孔子孔子曰晏平仲可謂

能遠害矣不以已知是駭人之非遜同辭以避咎義

也夫

季平子名意卒將以君之璠璣歛按昭公初出於乾

璠璠璣故桓子贈以珠玉按禮當葬主人贈玄孔子

初為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歷級遽登階不聚曰

送而以寶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

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

忠臣不兆姦以陷君兆姦為姦之兆端也乃止



孔子之弟子琴張與宗魯友衛齊豹見也宗魯於公

子孟縶靈公之兄孟縶以為參乘焉及齊豹將殺孟縶奪

聞難而逃是僭子也使豹失薦已之信子行事乎吾將死以

周事子周豹薦已之事而歸死於公孟可也時公孟將祭於

魯駢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中公

孟宗魯皆死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孔子曰齊豹

之盜而孟縶之賊也賊殺也謂豹之為盜而縶之見殺皆宗魯許豹行事之故女

何弔焉君子不食姦食其祿食姦也不受亂許豹

不為利病於回回邪也以利故不能去病於邪不以回事人左

受亂也

待人以難不告不蓋非義周事於豹蓋不義也不犯非禮二心

犯非禮也女何弔焉琴張乃止

邴人子蒲卒哭之呼滅滅子蒲名王曰人少以滅名者又哭而名其父不近人情

野哭者哭者聞之遂改之謂以孤窮自子游一作曰若是哭也其野哉孔子惡

公父文伯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

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惡其

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人之欲供先祀言欲留不改嫁

請無瘠色無揮涕無拊膺揮涕不哭流涕以手揮也

哀容無加服有降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孔子聞

哀容無加服有降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孔子聞



之曰女智無若婦男智莫若夫公父氏之婦智矣剖情損禮欲以明其子為令德也

子路與子羔仕於衛衛有蒯聵之難孔子在魯聞之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既而衛使至曰子路死焉夫子哭之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已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言已為肉醬也遂令左右皆覆醢曰吾何忍食此

季桓子名斯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夫子不答他日又問子曰始死則矣矣或作以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女何疑焉

子罕問於孔子曰始死之設重也何為孔子曰重主

主神也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人徹重焉重平聲初殯而主也雖非主而有主道焉天子九尺以次損短士三尺綴連也殷禮殯於廟連其重而懸之周禮虞而作主徹重而理之重而請問喪朝喪將葬朝於廟而後行焉子曰喪之朝朝見於祖考廟也

也順死之孝心故至於祖考廟而後行殷朝而後殯於祖周朝而後遂葬

孔子之守狗死謂子貢曰路馬死路馬常所乘馬則藏之以

惟狗則藏之以蓋女往埋之吾聞敝幃不棄為埋馬也敝蓋張帛也不棄為埋狗也今吾貧無蓋於其封也與之席無使其首陷於土焉



曲禮公西赤問第四十一

公西赤問於孔子曰大夫以罪免卒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則葬之以士禮老而致仕者死則從其列

公儀仲子嫡子死而立其弟檀弓問子服伯子何居我未之前聞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人之道

昔者文王捨伯邑考而立武王按史記周同姓世家伯邑考文王舍伯邑

母兄第十人惟發旦賢左右輔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為太子文王崩子發立是為武王武王克

商封同母兄第八人而伯邑考已先卒後武王捨其孫臚立其弟衍微子適子先卒立孫也微子

子游以聞諸

孔子子曰否周制立孫

孔子之母既喪將合葬焉曰古者不祔葬為不忍先

死者之復見也詩云死則同穴自周公已來祔葬矣

故衛人之祔也離之有以間焉魯人之祔也合之美

夫吾從魯遂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墓而不墳今丘

也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識也吾見封之若堂者

矣堂形四方而高者又見若防者矣防上平旁殺南北長也又見覆夏

屋旁廣而者矣又見若斧形者矣吾從斧者焉從其

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虞門人後雨甚至墓崩

脩之而歸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對曰防墓崩孔子



不應三云孔子泫然而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及二十五月而大祥五日而彈琴不成聲十日過禫而成笙歌按禮二十五月而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也孔子有母之喪既練練暮祭也疑作斂陽虎弔焉私於孔子曰今季氏將大饗境內之士子聞諸孔子曰立弗聞也若聞之雖在衰經亦欲與往陽虎曰子謂不然乎季氏饗士不及子也陽虎出曾點問曰吾之何謂也孔子曰已則衰服猶應其言示所以不非也孔子衰服陽虎之言犯禮矣故孔子答之以示不非其言也顏回歿魯定公弔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

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

恩賜之施不有筭也筭與算同言不計也

原思言於曾子曰夏后氏之送葬也用盟盟記器示

民民之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民之有知也周人

兼而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言非有知無知之謂夫

盟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古之人胡為而歿其親也

言夏后氏不忍以無知待其親也子游問於孔子子曰之歿之歿送

也而致歿乎不仁不可為也送歿而極以之禮待之

歿而致生乎不智不可為也送歿而極以之禮待之

為盟器者知喪道也備物而不可用也是故竹不成



用謂蓬也而瓦不成膝膝檀弓作味沫也言質粗琴

瑟張而不平不可彈也笙竽備而不和有鍾磬而無篳簹

篳簹可以懸鐘磬者○其曰盟器神明之也哀哉歟

篳先尹切篳其舉切者而用生者之器不殆於用殉也殺人以從

子游問於孔子曰葬者塗車芻靈自古有之然今人

或有偶偶亦人也是無益於喪孔子曰為芻靈者善矣為

偶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

顏淵之喪既祥三季祭也顏路饋祥肉於孔子孔子自出

而受之入彈瑟以散情而後乃食之

孔子嘗奉薦而進嘗秋祭也其親也慤親謂親奉薦也其

行也趨趨趨音促以數言少已祭子貢問曰夫子之言

祭也濟濟漆漆漆音切焉威儀容止今夫子之祭無濟濟漆

漆何也孔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王曰言賓客漆漆

者自反王曰謂安容以遠若容以自反夫何神明之

及交必如此則何濟濟漆漆之有按記曰濟濟者衆

親親也漆漆者專致之容所以自脩整也反饋樂成

進則燕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反饋以下言天子諸

於是君子致其濟濟漆漆焉夫言豈一端而已哉亦

各有所當也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昏而奠逮昏未明終日不足繼



以燭雖有彊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任偏  
也倚以臨事其為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室  
事交於戶執事於室者交於戶之內外堂事當於階執事於堂者當於階之上  
下質明而始行事質明平明也晏朝而徹孔子聞之曰以  
此觀之孰謂由也而不知禮

衛莊公之及國也改舊制變宗廟易朝市高子畢問  
於孔子曰周禮繹祭於祊祊在廟門之西前朝而後  
市今衛君欲其事事一更之如之何孔子曰繹之於  
庫門內祊之於東市朝於西方失之矣  
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鐘鼓之音不絕冉有問

於孔子子曰孝子之祭也散齊七日慎思其事三日  
致齊而一用之積一而用之也猶恐其不敬也而二日伐鼓  
何居焉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才從祖母康子往焉側  
門而與之言曰皆不踰閭側門於門之側而與之言言不外出身不踰門限也  
文伯祭其祖悼子康子與焉悼子文伯始祖進俎而不授進俎  
不親授不親授徹俎而不與燕徹俎之後而不與燕宗老不具則  
不繹祀及宗族之事不具不在也繹不盡飫則退  
飲之禮而去也孔子聞之曰男女之別禮之大經公  
父氏之婦動中德趨度於禮矣



季康子朝服以縞曾子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曰諸

侯皮弁告朔然服之以視朝若此禮者也朝服以縞

孔子惡指斥康子但言諸侯皮弁以告朔卒然後朝

服以視朝朝服明不用縞也按張志夏尚黑絺尚白

周兼用之而皮弁縞服以告朔受聘故王曰朝服以

縞替宋禮也宋設之後也皮弁白鹿為之皮弁縞服

即禮器所謂至敬無

文以素為費者也

孔聖家語圖卷之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孔聖家語圖卷之十一

武林後學吳嘉謨集校

本姓解第四十二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  
 以圻內諸侯入為王卿士微子爵國名初武王尅殷封紂  
 之子武庚於朝歌使奉湯祀武王崩而與管蔡霍三  
 叔作難周公相成王東征之二季罪人斯得乃命微  
 子代殷後微子名啓史記作開作微子之命申之與  
 國於宋徒殷之子孫唯微子先往謂先抱祭故封之  
 賢向史記作故能仁賢其第口仲思名衍或名泄



嗣微之後故號微仲生宋公稽冑子雖遷爵易位而  
班級不及其故者得以故官為稱故二微雖為宋公  
而猶以微之號自終至於稽乃稱公焉宋公生丁公  
申申公生緡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  
祀方祀以下世為宋卿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  
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  
故後以孔為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是以  
子孫遂以氏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畢夷畢夷  
生防叔避華氏之旤而奔魯按左傳桓公元年季為宋  
父嘉之妻美欲奪之二季督殺孔父嘉而取其妻何  
孟春周杜預稱父嘉為孔子六世祖此云至防叔始

奔魯去華督殺孔父嘉三世矣於事不相次按宋世  
家華督弑逆為殤公十年而莊公立凡九季至潛公  
十一季宋卿南宮萬弑潛公因殺華督諸公子與萬  
黨爭弑立國亂疑孔防叔避亂乃在宋潛公末季非  
即宋殤公初季方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曰雖有  
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於  
是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微在顏父問  
三女曰暇大夫雖父祖為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  
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季長性嚴不足  
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二女莫對微在進曰從父所  
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微在既往廟  
見以夫之季大懼不時有勇而私禱尼丘之山以祈



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葬於防至十九娶於宋之亓官氏一歲而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曰鯉而字伯魚魚季五十先孔子卒

齊太史子與適魯見孔子孔子與之言道子與說曰吾鄙人也聞子之名不覩子之形久矣而求知之寶賢也疑有闕誤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淵海之為大惜乎夫子之不逢明王道德不加於民而將垂寶以貽後世遂退而謂南宮敬叔曰今孔子光聖之嗣自弗父何以來世有德讓天所祚也成湯以武德王天下

其配在文殷宗以下未始有也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讚明易道垂訓後嗣以為法式其文德著矣然凡所教誨束脩已上三千餘人或者天將欲與素王之乎與一作興之無一字夫何其盛也敬叔曰殆如吾子之言夫物莫能兩大吾聞聖人之後而非繼世之統其必有興者焉今夫子之道至矣乃將施之無窮雖欲辭天之祚故未得耳子貢聞之以二子之言告孔子子曰豈若是哉亂而治之滯而起之自吾志天何與焉



終記解第四十三

孔子晨作起負手曳杖逍遙於門而歌曰泰山其頽

乎梁木其壞乎為梁木主喆人其萎乎頽既歌而入

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

其壞吾將安仗呈兩喆人其萎吾將安放夫子殆將

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歎而言曰賜女來何遲予疇昔

夢坐奠於兩楹之間疇昔猶近昨夜兩楹之間殷人

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阼主殷人殯於

兩楹之間兩楹賓主相即與賓主夾之周人殯於西

階之上西階賓則猶賓之而丘也殷人也夫明王不

與則天下其孰能宗余言天下無明王莫能宗已余

逮將歿遂寢病七日而終時季七十三矣哀公誄曰

昊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魯也憇且也俾

在疚於乎哀哉尼父無自律不弔閔魯也憇且也俾

病也律法也言無子貢曰公其不歿於魯乎魯言不

尼父無以為法也夫子有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憇

失志為昏失所為憇生不能用歿而誄之非禮也稱

一人非名一人天子君兩失之矣既卒門人疑所服

夫子者按疏曰士弔服疑衰麻子貢曰昔夫子之喪

顏回也若喪其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



如喪父而無服於是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  
則由經也由用也子夏曰入宜經可居出則不經子游曰  
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經出則否喪所尊雖經而  
出可也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噲以蔬米三貝  
蔬嘉蔬貝海介也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珮  
象環徑五寸而緝組綬緝雜色組綬所以繫環象桐棺四寸柏槨  
五寸飾廕音牆也置翼音軟也設披周也設崇殷也  
綢練設旒夏也披板行夾引棺者崇崇牙列練為旒也  
也以素錦於杠首設長尋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  
備古也葬於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為

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柏為志焉弟子皆家於墓行  
心喪之禮既葬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貢謂  
之曰吾亦人之葬聖人非聖人之葬人子奚觀焉昔  
夫子言曰吾見封若夏屋者記夏屋上有封之若堂  
形中高而傍下也見若斧矣從若斧者也上狹難登又易為功也馬鬣  
封之謂也鬣鬣同馬鬣上薄封形似之今徒一日三斬板而以記  
已封板廣二尺長六尺斬板謂斬其縮尚行夫子之  
志而已何觀乎哉二三子三季喪畢或留或去惟子  
貢廬於墓六季自後群弟子及魯人處於墓如家者  
百有餘家因名其居曰孔里焉



七十二弟子解第四十四

古本皆大書見別本而古本未備者分註

下其

顏回魯人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季二十九而髮白

三十一早歿

此書久遠季故錯誤未可詳校○顏回歿時孔子年六十一歲然伯魚五十五先

孔子卒卒時孔子曰七十此謂顏回先伯魚歿而論語云顏回之歿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鯉也

或曰有棺而無誤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顏回為椁或以為誤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孔子曰鯉也

附之友能使門人益親夫子回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仁焉

閔損魯人字子騫少孔子五十歲以德行著名夫子

稱其孝焉

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惡疾孔子曰命也

夫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

少孔子二十九歲

生於不肖之父

以德行著名

孔子稱其可使南面

宰予字子我魯人有口才以言語著名仕齊為臨菑

大夫與田常為亂夷其三族孔子耻之曰不在利病

其在宰我

言宰予為利病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有口才著名

孔子每誦其辯家富累千金常結駟連騎以造原憲

憲居蒿蘆蓬戶之中與之言先王之義原憲衣弊衣

冠并日蔬食

既蔬食并日而後食也

術然有自得之志子貢曰



甚矣子之病也原憲曰吾聞無財者謂之貧學道不能行者謂之病吾貧也非病也子貢慙終身恥其言之過子貢好販與時轉貨歷相魯衛而終於齊冉求字子有仲弓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有才藝以政事著名仕為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聖師為性多謙退故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

仲由弁人也字子路一字季路少孔子九歲有勇力才藝以政事著名為人果烈而剛直性鄙而不達於變通仕衛為大夫遇蒯瞶與其子輒爭國子路遂成輒難孔子痛之曰自吾有由而惡言不入於耳子路為孔

子禦侮之友故惡言不入夫子之耳

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三十五歲特習於禮以文學著名仕為武城宰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子蘭相善使之受學於夫子

卜商衛人鄭玄曰溫國今屬衛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習於詩能誦疑作其義子夏所叙詩義今以文學

著名為人性不弘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之嘗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度河子夏曰非也已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已亥於是衛以子夏為聖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謚



國政焉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為人容貌  
資質寬冲博接捷從容自務居不務立於仁義之行  
子張不侮鰥寡性豈第寬冲然不務立孔子門人友  
之而弗敬

曾參南武城人武城魯邑有兩武城故稱南以別之字子輿少孔子四

十六歲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齊嘗聘欲  
以為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  
故吾不忍遠親而為人役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  
不衰及其妻以黎烝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

曰黎烝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况大事乎遂  
出之終身不取妻其子元請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後  
妻殺其子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  
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四十九歲有君子  
之姿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史記

此下有退而然其為人公正無私以取與去就以諾

為名此上疑有闕誤史記取與去就

高柴齊人高氏之別族齊敬仲高侯字子羔少孔子

四十歲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為人篤孝而有法正



一無正字少居魯見知名於孔子之門仕為武城宰

宓不齊魯人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仕為單父宰  
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孔子大之

樊須魯人字子遲少孔子四一作三十六歲弱仕於季

氏弱早季也或曰早氏原意仕季氏無考

有若魯人字子有若一子少孔子三十六歲為人彊識

好古道

公西赤魯人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束帶立朝開

賓主之儀

原憲宋人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清靜守節貧而

樂道孔子為魯司寇原憲嘗為孔子宰孔子卒後原

憲退隱於衛

公冶長魯人字子長為人能忍耻孔子以女之論

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繼之中非其罪也以其

南宮鞞魯人字子容以智自將世清不廢世濁不污

孔子以兄子妻之

公皙哀齊人字季沉一作次鄙天下多仕於大夫家者

是故未嘗屈一有人臣孔子特嘆賞之

魯點史記作藏曾參父字子皙疾時禮教不行欲脩之孔



子善焉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

一作浴謂居

於沂水之濱

顏繇史記作顏回父字季路

史記亦曰顏繇字季路回之家

父良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特好易孔子一

下右傳之志焉

漆雕開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

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報其書曰吾

斯之未能信言未能明孔子說焉

公良儒當作陳人字子正賢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

家車五乘從

秦商魯人鄭玄曰字不慈按左傳及史記正義引少

孔子四十歲其父董父與孔子父叔梁紇俱以力聞

顏刻史記作高字子驕少孔子五十歲孔子適衛子驕為

僕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梁參乘

使孔子為次游過市孔子恥之顏刻曰夫子何恥之

孔子曰詩云覯爾新婚以慰我心乃歎曰吾未見好

德如好色者也史記正義亦引孔子在衛南子招夫

司馬黎耕黎字無宋人字子牛牛為性躁好言語見兄



桓魋行惡牛嘗憂之

巫馬期史記作施陳人字子期少孔子三十歲孔子將近

行命從者皆持蓋已而果雨巫馬期問曰且無雲既

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史已而果雨在此句之下敢問何以知之

孔子曰昨暮月宿畢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史畢濁也月以此知之有若事

梁鱣一作齊人字叔魚少孔子三十九歲季三十未

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吾季三十八無

子吾母為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畱吾孔

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今一作果然吾

志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季而有子史記

曰魯人商瞿孔子使向齊國瞿季四十無子今復使

行遠路恐絕無子孔子正片與瞿母筮告曰後有五

丈夫子貢曰何以知之子曰封遇大畜艮之二世

九二甲寅木為世立五景行水為應世生外象生象

來交生互內象艮別子應有五子短命顏回曰

何以知之短命何知短命他

故也文雖疑有闕誤存以備考

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與宗魯友聞宗魯歿

往弔焉孔子弗許曰非義也

冉儒史記作孺魯人字子魚一字少孔子五十歲

顏辛一作魯人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伯虔字楷一字少孔子五十歲

孔子家語圖



公孫寵一作龍衛人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

曹卹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

叔仲會魯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璇史記作孺季

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孟

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

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

秦祖字子南鄭玄曰秦人

奚蒧多黍反字子偕史記作奚容蒧

公祖茲一作公祖字子之

廉潔字子曹史記作子肅衛人

公西與史記作與字子上

宰父黑宰作字子黑史記作子索

公西蒧字子尚一作上

穰駟赤字子從史記作穰作穰

冉季字子產魯人

薛邦字子從史記作鄭國避漢高祖諱鄭

石處字里之石史作后里之

懸匱匱一作豐字子象

左郢史記作左人字子行



狄黑字哲之一作子哲衛人

商澤字子秀秀史作季

任不齊字子選楚人

榮祈字子祺

顏噲字子聲魯人

原桃字子藉史記引家語桃作元正義元又作元

公肩肩一作有史記作公堅定字子仲史作中

秦非字子之魯人

漆雕從史作徒父字子文

燕級史記作級字子思魯人

公夏守守史作首字子彘魯人

勾井疆疆一作子

步叔彘字子車齊人

石子蜀字子明史記為石作蜀成紀人

邾選字子飲史記飲作邾人

施之常史記子恒

申績字子周史記作申黨或以為棠字之誤而以棠為楛魯人

樂欣字子聲魯人

顏之僕字子叔魯人

孔弗弗史作忠字子蔑孔子兄孟皮之子



漆雕侈侈史作字子歛

懸成字子橫橫史記作

顏相史記作字子襄

右夫子七十五弟子皆升堂入室者

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顏回及公孫龍顯有季名及受業聞見於書傳者三十五人而公伯寮與焉其無季有名不見書傳者冉季至公孫蒧四十二人共七十七人蓋孔子所謂受業身通六藝者史記身通下無六藝二字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是也小司馬亦謂家語數同今按家語止得七十五人中間

姓氏亦復差異史記有公伯寮秦冉鄒單家語不載而載薛邦申績又史記所無又索隱云文翁圖有蘧伯玉林放申振申棠今石室圖七十二人亦無所謂振與棠者考之孔廟弟子配享隋以前惟顏子一人東漢時雖嘗祀七十二弟子不出闕里唐開元中追贈十哲及七十子爵號天下始並從祀杜佑通典載開元贈典自史記七十七人外有蘧瑗林放陳亢申振琴牢琴張六人宋祥符大觀中加封從祀除去琴牢餘並因之懸豐今家語作懸亶字子象而祀典不及焉家語薛邦字子徒申



績字子周與史記載鄭國申黨同字此則邦即國也績即黨也琴牢琴張自是一人而傳者之誤耳論語釋文申張孔子弟子鄭康成云申績而績即績字之誤文翁圖有申張石室圖有黨無張是以黨為張也後漢王政云有羔羊之潔無申黨之欲是以張為黨也則黨固為黨而黨又為張也二申猶二琴本一人而二祀薛邦即鄭國而亦為一人以之竝祀不已瀆乎明嘉靖何職方孟春上疏言其事未即條別至嘉靖十季改正文廟祀典已補祀鄒單而申黨琴牢薛邦皆已除祀而前古之繆為之一正此特舉孔子及門之士有關於家語者詳附其末其他因革非所及也



孔聖家語圖跋

吳子蓋能讀古文辭好吳子者揚子也揚子亦能讀古文辭然兩人所讀裁損壹稟於孔氏其它恢諧曼冶恠誕之語不讀也幾何吳子鐫家語繪圖於卷首揚子覽焉曰嗟庠子迺今知吳子之能讀古文辭也曩予睹子語言狀貌規然繩墨恂又焚博雅君子也予迺今知吳子之能讀古文辭



也蓋得于是編者深也且予有直放予非  
觀於是編則殆矣吳子其振我哉不詎能  
讀古文辭已也予故志之俾讀是編者毋  
徒以古文辭同類而共眎之也

萬曆己丑攝提貞于孟陬惟癸亥仁和後  
學楊士經謹識